

筭位文鈔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昔讀周鄭山自序文引子與氏論世知人之說又曰後之君子閱諸篇悲我志焉嗚呼當鼎革之後抱故國之思情不自禁流露於行間字裏騷人幽客其致同也管邨先生萬戶部之冢孫也其父斯年嘗受業錢忠介之門預於江上義師其撰母夫人傳所謂東江兵潰盡室避之奉化榆林轉徙顛沛家道喪失樵蘇不繼借米而炊昔之辛苦艱難既如此洎夫預修明史欲借文字以伸己意忍氣覩顏之下又復時時倔強以致直道不容

管邨先生自序

一四明叢書
鈔圖刊本

奸人深計改外未久卽遭罪愆幾瀕於死多方拯救獲免後之困橫拂亂又如彼夫士不伸志於世又復因衣食憂患以廢日力做其精神學之所成往往不可得而管邨先生則所歷愈艱所蓄愈厚與諸同學講論經義衡斷得中序史表至謂于斯世之治亂生人之休戚淡然無與則雖積之至於充棟終無當於著書之數也其立論深切爲何如哉且卽以文論震川之古澹剡源之召澤黎洲許之者非虛諸父季野曰使我有汝筆班馬不難企也推崇之者亦至顧沈淪於今未見刊本則何

也攷謝山表西郭墓有云其開雕管邨文集尙未畢也
吾不知當時果有畢之者否又西郭先集告成文曰靡
遷散失篇多不全吾不知所謂不全者果盡由於散失
者否今就其文觀之如交司馬公於絕島四方有事於
某公與某公有事於四方云云皆不敢著其名則知其
時文字之禁一切有所顧忌而其未畢者蓋不能畢其
不全者蓋不敢全也非論其世烏乎知之余小子既得
先生文鈔於童君賡年藏之久矣更得馮君孟顛收藏
煙嶼樓舊鈔本手爲校勘付諸梓論其世可知其人讀

管邨文集內編

一四洲叢書
約圖刊本

其文益悲其志誠有合於周鄧山所云者爰述所見質
諸邦人君子是爲序時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後學張壽
鏞

萬貞一集序

余於里中最稱萬貞一之文後二十年矣貞一少事大父父得傳家學復從諸叔父學於黎洲黃先生之門先生初爲余言貞一古文兼有剡源震川兩家之妙其才不易得余以是益自信余嘗謂與萬氏父子孫三世交而俱心師之謂梅菴先生之風格季野之學問貞一之文筆是也其後貞一文日高其名日益盛十年以來余所見一時當軸諸公所在虛左以候其名版之至改席易衣然後請見上公則重其典冊高文將軍亦愛其飛

香林文集內編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走檄而貞一之文遂爲當世所重雖然余竊爲貞一惜之使以貞一之才得保其十世故宅西臯墓田裁足給衣食即可杜門蔽竹仰對屋梁著書月積歲成豈復可量今乃爲飢火所驅使陸陸道上一造記席便當役我妙筆曲寫他人所欲言卽爾酬世之作亦復軼倫足使諸公心折而不知貞一所可傳固自有在也且文章之事今日難言之矣余謂凡一切牋軸屏版應俗之文俱如置驛當衢供張候過客漿酒膾肉取足充具卽此人操觚亦未嘗自目爲古文思爭此一坐固不必復

論若夫得與文章之事確以作者自命斐然可觀其做亦有二自弇州極媚歷下推爲西京兩司馬至近日華亭陳大樽諸君益傳之震川力追唐宋諸大家首斥弇州庸妄至近日豫章艾天儲諸君益傳之然彼學兩漢者徒襲龍門蘭臺之詞固誠馬班之掾史也此學八家者徒襲廬陵南豐之詞則亦歐曾之掾史也此其做謂諫而無本至所傳駢耦工麗之文祖構於東漢而俊極於子山義山亦足備文章之一體然其學事不必究其始終人不可考其本末碎句斷章晉頭漢尾略取形肖

遂吐詞華雖復味調於聚鱗而色爛於合組然其做謂之側而不正若吾貞一之文則不然其學一本於通經一本於讀史服習聖賢貫串紀傳每有所作煥然而興無不發其識之所起縱其才之所至而止而自闡合於古人之法初未嘗取昌黎廬陵一大家之言爲之模範於前也吾每望見貞一文卽人馬辟易矣適貞一將客長安偶出其篋中所攜經余點定者一二卷先以問世當世詞家讀貞一之文必有歎服吟研十倍於余者余方與黎洲先生相視而笑曰諸君愛貞一之文固當但

後於吾兩人既二十年矣李文胤

此臬堂序言也臬堂更有與先生書並錄於首可以見先生學問淵源與夫老輩風流獎勉周摯之意云

壽鏞識

文胤頓首貞一萬兄足下僕聞古之學者莫重於得其師自夫子而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學轉相授受不絕至漢興專經之業亦必有所傳然後其學得立然一時學者能得其師之所傳固亦不易也方未得其師則有負笈相追躡屨千里之外者及既得其師則有願身為

香齋書影印

三四明黃書
鈔圖刊本

都養求給灑掃之役者亦有及門而莫見其面三年而猶未入其室者蓋得其師而事之與既從師而能得其傳其難若此自貞一與其諸父及里中十餘君子同事姚江梨洲黃先生而萬氏與先生更爲三世通家自貞一爲童子時輒聞其大父所教知先生爲海內模楷奉以爲師而吾鄉去姚江百里湖汐可通貞一時登先生之堂言侍從容極師弟子之樂而先生因授諸生以斯傳鼓山慎獨之學發古今說經諸書爲世所未傳者點定西漢唐宋及先輩大家文鈔不煩探索而坐辯于

載是非較然明白以脉古人前此得師之難與後此從師而得其所傳之難其爲勞與逸相去幾何斯真諸君子之幸也然貞一之才更爲先生□□□□每一下筆獨出冠時先生常稱其文謂有震川之古澹兼以剡源之色澤故每道貞一不容口若貞一由此而造於歐曾大家所去咫尺閒耳然貞一苦家貧自其年少輒已爲人師藉其資以自給僕意貞一所以教其門人不過如世俗之師作話訓章句工爲揣摩場屋之言以圖取富貴與其所得於師固判無一合者也夫貞一所傳於師

若此而其所授於門人若彼得無自背其學乎然貞一非以此教其門人卽人不奉以爲師不得更藉其資以自給僕謂以貞一之才但出其餘力卽足以答諸生之問非必與亶亶終日也僕願貞一忘其身之爲人師而謹守其師之傳常若身在弟子之列以學其所學而無反逐弟子之學徒相與共爲揣摩場屋之言以圖取富貴而自負其所傳之重此則僕所望於貞一者也頃者先生書來欲引僕與萬鄭陳范諸君子共與於文章之事使浙河以東斯文蔚起其所屬於貞一甚厚意先生

平日以此相勉固非朝夕而復以語僕亦謂僕與貞一其交殊不薄必當舉先生之言其相策勵使五經季興復續文章之統此真今日事也至先生於僕其引爲忘年之交已二十餘年閒辱先生之知以爲可教然以眎貞一師弟子之傳固大不同也獨僕以蚤廢不知揣摩場屋之言人不以爲師雖苦於夙疾猶彊從藥石之間稍著文章自娛閒有合處爲先生所許是僕雖不若貞一之得其師而猶幸其身之得不爲人師也敢敬列君師之言陳諸左右惟勉力自勵幸甚

傳一 寧波府志文苑傳

萬言字貞一鄞人泰之冢孫父斯年郡諸生從錢肅樂爲制義肅樂死收其文爲之立嗣言生而穎異特達與諸父斯選斯大斯同同學於黃宗羲善古文豪邁精湛宗羲屈指後起作者惟言與慈谿鄭梁二人同里講經之集彙諸先儒之說參酌異同議論每奪席康熙乙卯副浙榜貢入京師以教習期滿授知縣需次明史館開總裁徐元文特薦七人言與焉欽召纂脩授文林郎食翰林七品俸兼脩大清一統志在館五年多所撰著已

傳一 寧波府志文苑傳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授江南五河知縣縣瀕大河修築塘堰蓄洩以時又日與諸生講道論藝文教聿興訟獄平允苞苴屏絕各院司將以廉能首薦而制府嫉其剛直改置計典論罪仕路交游爲釀金贖免所學弗竟其遠且大者人咸惜之

傳二 鄞縣志人物傳

萬言字貞一號管村

萬承勳撰先府君墓志

斯年子生而穎異特

達

曹志

少與諸父斯大斯同學於黃宗羲

浙江通志

以古文明

國史附萬斯大傳

宗羲極賞之

錢志

謂屈指後起作者惟言與茲

徐鄭梁二人

曹志

斯同亦曰使我有汝筆班馬不難企也

錢

同里講經之集策諸儒先之說參酌異同議論每奪

席

曹志

康熙十四年中副榜考正紅旗教習期滿需次知

縣

墓志

明史館開總裁徐元文特薦七人言與焉

曹志

十九

年應召纂脩食翰林院七品俸兼脩盛京通志一統志

管郡文錄四編

一 西明集書
約園刊本

墓

志言在史館性鯁直不肯徇所干

全祖望撰陳

獨成崇

禎長編

國史附傳

楊嗣昌孫挾要津札乞於嗣昌傳少寬假

有運餉官以棄餉走死求入死事之列竝力格之以此

得罪貴人

錢志

二十七年授五河知縣

墓志

縣瀕大河修築

塘堰蓄洩以時日與諸生講道論藝文教聿興訟獄平

允苞苴屏絕各院司皆以廉能首薦而制府嫉其剛直

改置計典論罪仕路交遊為贖金贖免

曹志

竟以憂憤病

廢文亦播遷多散失

萬承勳先集告成祭文

所學弗竟人咸惜之

曹子承勳有傳

管邨文鈔內編目錄

卷一

與諸同學論尙書疑義書

易辨序

歷代史表序

先母周孺人傳

叔母陸氏孺人墓志

鄭漢州墓表

錢清溪先生傳

管邨文鈔內編目錄

塾庵記

古錢記

舅氏虛舟先生詩集序

趙漢章詩序

李重明墓誌

張叔先墓誌銘

祭董母文

公頤顧母文

鄭禹梅制義序

送周公慎歸吳門遷居序

寶刀賦

清正觀免租碑記

育嬰會置田疏

海會寺募建大殿疏

重校資治通鑑序

何伯輝小傳

陳十園六十壽序

盛仲山六十壽序

館本卷二

朱天木壽序

余吳野歷科程墨選序

上總督李公書

顧母華太夫人墓表

卷二

北郊配位議

擬祭啟聖公文

四配贊

十哲贊

擬御製天津海神廟疏

重修大悲寺三世諸佛殿碑記

寶積錄序

憲宗本紀贊

孝宗本紀贊

神宗本紀贊

諸王世表敘

內閣部院大臣年表序

功臣世表序

管部表序

遂安方氏族譜序

辨徐妙錦事

答范生書

黃周星傳

田訓導家傳

方技傳敘

張松溪傳

黃孝子傳

題御製范忠貞碑後

劉端勤公傳

掌詹少宗伯沈公家傳

李侍講家傳

公奠李映碧先生文

祭李映碧先生文

八景詩序

僧證聖募收遺骸序

寒邨集序

漁洋山人續稿序

宦邨文集目錄

四國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上張敦復掌院書

春秋災異之應

論漢初行夏時

論文帝除肉刑

論武帝祠竈祠太一

驃騎將軍梅和劉公行狀

一畝居記

茶星閣記

萊竹廬詩草序

黔中雜記序

送汪舟次檢討冊封琉球序

卷三

鄉飲酒禮

八蜡廟碑記

開古河議

與洪山至學博辭錦屏書

送陸舒成之任息縣序

書經集解序

節節本參自錄

鄭義門詩序

尊經閣記

西來庵碑記

歐孝子傳

洪燕男字說

黃詮庵雙壽序

祭徐相國夫子文

祭徐司寇夫子文

相國徐公逸事狀

跋相國夫子感煌賊後

與丁駿公太守書

平漠北頌

鄭母王孺人壽序

叔父公擇先生遺集序

雪汀詩鈔序

登高集序

南山唱和詩序

觀海唱和詩序

左都督藍公政績序

洪簡民闔戎壽序

董周池字說

九人圖序

贈俞君賓序

謝天愚先生詩序

文孝先生私諡議

趙玉峰先生文集序

陸公泉碑記

合選小學論序

雷州府祭雷神廟文

寇萊公祠堂記

管子卷四

七
約國刊本

管邨文鈔內編卷一

清鄭縣萬言貞一撰

與諸同學論尙書疑義書

言自七歲受書學庸論孟既畢家大人卽授以五經句讀稍長學舉業初治周易繼治禮記既復治尙書顧其解皆講章訓詁雖習其說意殊未愜嘗欲旁求諸家解經之書而貫通之自家叔輩與諸君設爲講經之會言時客袁州聞之亟歸共業毛詩戴記追隨朔望遂得聞所未聞年來浪游南北講筵之上知已將訖尙書此言

繫籍學宮之經而獨不獲負劍左右以爲憾事因追思嚮時記問所及暨臆度所見者以商于諸君聊欲自釋其疑非敢謂有得于遺經也竊以讀尙書之法當先正其篇章之真僞而其間同異之說乃可得而考焉所謂篇章之真僞者今古文是也所謂同異之說者如舜典之五刑揚州之三江商周之改正改時洪範九疇之非洛書周公之不殺管叔是也自秦滅六經伏生僅以二十八篇教齊魯間漢文時求治尙書者生老不能行使體錯往受之而歸其字皆當世隸書故謂之今文迨

西晉梅賾奏上孔壁尚書較伏書既多二十五篇又析

伏書爲三十三篇

分堯典爲舜典分臯陶謨爲益稷分

詁并書序一篇凡爲篇者五十九而以孔安國得自魯

壁承詔作傳遭巫蠱不復以聞之言爲據緣皆科斗文

字故謂之古文今按古文皆文從字順非若今文詰屈

聱牙至有不可讀者計伏生授經之時縱年九十有餘

不應記其所難曉而忘其所易知且伏書四代之文各

爲體製截然不可相亂而孔壁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

手故朱子嘗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焉有數百年壁中

之物不訛損一字者其可疑一也武帝表章六經孜孜不倦巫蠱雖興其獄始終不踰一歲經籍道息殊駭創聞就如所言安有因國家刑獄之事臣子受命輯書序傳旣成而可寢之不報乎其可疑二也易有施孟梁丘詩有齊魯毛韓皆各專一家守其師說所學不同而用於存經使古文誠爲夫子之傳則伏生雖毫忽善忘宇宙空闊當別有授受之人何至僅藉壞壁數簡以存此皇王大法耶其可疑三也朱子曰毛公傳詩何其高簡有疑卽闕尚書孔傳却盡釋之收拾灰燼之餘與口傳

相似兼之小序無一篇得肯綮卽如堯典自是紀堯一代之治乃云將讓于舜作堯典推此之類其他皆然又曰安國序文婉麗近晉宋間人手筆向來語人皆不解惟陳同甫信之不疑朱子蚤有此說自九峯書傳之行沿襲既久今人但知小序之爲僞而不知古文之非真其可疑四也故雖學記表記緇衣諸篇多引用伊訓太甲說命君陳之語而杜預韋昭趙岐所注左傳國語孟子尙皆以逸書爲言及古文旣出遂無字無句不有所本要而論之古書散佚其名言僞語時時爲人稱述有心者從而惜之牽合補綴使成完書蓋因有其語而後有古文之書非有其書而乃有所引之語也若舜典之首仿堯典而益以二十八字益稷篇與臯陶謨文義相接而不斷固其顯然可見無庸置辨者耳此言所謂篇章之當正者也舜典五刑之目自是因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制爲刑以齊之猶云五典之刑云爾故曰象以典刑言懸之國門以禁民背棄五典如天之垂象者然卽欲就經文求五刑之目則流宥一也鞭作官刑二也扑作教刑三也金作贖刑四也怙終賊刑五也本文明

明可據而後儒乃妄以墨劓刑宮辟當之殊不知五虐之法苗民所制以殺戮無辜帝舜既哀矜清問絕苗之世而復用其刑以教民祗德何異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曾謂虞廷之君臣而有是耶班固之志刑法既引孫卿之言以說者謂治古無肉刑禹德之衰乃制肉刑誠當闡明此意推廣文帝除肉刑之仁以合于唐虞惟刑之恤之意也顧詆說者爲俗論使後世解經之家求其說不得相與附會其事以爲事有作于亂人而不能廢于聖世者肉刑是也則苗頑豈聖人之師而五虐之刑誠

足爲五教之彌歟言嘗折衷論之德衰制肉刑之說亦止言其大概要自遏絕苗民其法廢而不用而其名尙在夏桀殷紂修而用之如炮烙之刑皆是夫後王不知守先世之法其謂之德衰也固宜吾觀武王之誥康叔亦以無或劓刵人爲戒則其時猶兢兢慎之本章非汝封刑人殺人恐其不衷于理也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恐其委柄于下也其解甚明後人誤移非汝封三字于下句又曰之下劓刵人之上以非汝封劓刵人作追穆王借五刑解遂若劓刵之刑爲當然者沿失至今之名定五等之贖末世因仍弊法不但取肉刑之贖兼施肉刑之刑沿而用之以迄于漢非舜時五刑本有然

者斷斷如也禹貢三江既入系于震澤底定之上說者遂謂三江爲震澤下流今既入海是以震澤得安寧而無憾也此與因陽鳥攸居系于彭蠡既豬之下指謂番湖之洲渚既平而禽鳥得遂其居止之見何異夫禹紀九州大約以三四言括千里內事儼如說者所云亦可以兗州之九河既道雷夏既澤而謂雷夏爲河水所鍾以雍州之弱水既西涇屬渭汭而謂涇渭諸水爲弱水所注乎彭蠡在揚上流震澤在揚下流巨浸各數百里爲眾水所灌既豬底定則其間小水不言可知來賓之

雁隨陽而南止于揚境不更過嶺而至閩粵今自南安贛州東至浙之溫處界以峻嶺如戶限然其處至霜降後所在棲雁無數而僅舉一彭蠡之洲渚爲言隘矣江漢朝宗于海雖已明著于荊州然併漢言之未嘗獨舉江言之也揚州之江自南康至于海門直下千五百里無緣不爲一及故余謂三江之一斷爲大江而其二則吳淞江浙江國語所謂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郭景純歸熙甫之解確不可易諸說紛紛當盡廢也就如說者必欲連其文于震澤則吳淞入海已足見具區之有所洩

又何必雜引東婁小派以爲底定之徵耶夫以東江婁
江爲吳淞支港近在數十里內而禹必及之則北如登
萊南如寧紹其川流與大海相通者不知凡幾何彼皆
不及而此顧斤斤道之也伊訓篇本序曰惟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太甲中篇本序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此後
人所據以定商周改正不改時者也夫伊訓太甲諸篇
本皆孔書不足深辨然卽以其言觀之亦安見商之建
丑爲改朔不改時乎其曰十有二月乙丑特是月之乙
丑日耳非指爲建丑之月也其曰十有二月朔亦以月
月所有之朔言非定爲改正之朔日也則撰古文尙書
之人亦不敢決于商之改正不改時而故影響其詞以
疑後世矣夫國君踰年卽位改元自是周禮尙文之制
商道尙質事皆直行其意伊尹以天位不可久虛卽于
湯崩之年奉太甲卽位何不可乎湯崩旣葬主禘于廟
喪祭旣畢吉祭斯行祠先王而見嗣王適值其年之末
奚待于明年正月也太甲祖桐克終允德乃伊尹所引
領望之者其時三年之喪甫除服冕奉歸有不可一日
俟矣又奚待于明年正月也夫旣云改正不改時則必

以建丑爲正月然後可云改正如說者之正月仍寅而
丑月仍爲十二月是正亦未嘗改也何以處夫爰革夏
正之言乎于伊訓太甲則主張不改時之說于咸有一
德則不能揜其革正之文爲孔書之學者何其自相矛
盾也曰商之改時與否本無明文可據第由秦以推之
周由周以推之商建亥旣不沒其爲十月建子自當不
沒其爲十一月建丑亦當不沒其爲十二月也是又不
然今之據以言周不改時者謂幽風七月小雅十月四
月諸詩耳詎知幽風所陳皆后稷先公之事其時尙當
夏世安得逆舉周時十月刺王召亂發端日食何必泥
于純陰之月況月當建酉雷始收聲而有震電之不寧
正可見其爲異也四月惟夏六月徂暑家叔學禮質疑
云卯爲首夏巳月宜漸暑矣而更若暑氣之已徂陽氣
衰息此其所以爲刺幽王之作是已且正月日至可以
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雜記孟獻子之
言固足爲周正改時之確證而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
朔日南至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左雖病誣
必不併其時日而亦以己意參之也學者寧可舍一成

不易之經而遷就于兩可之說以妄生疑義乎彼秦紀歲首之冬十月當始皇時要亦竟與商丑周子同爲正月特其書定于漢代故用太初曆法追改以復于夏時固不得因此而疑周併因此而疑商也九疇之作自是禹疆理天下之餘有見于天人合一之理而發凡舉要撮其大端以爲萬世不易之常法傳者見其數以九紀適與洛書之數相符遂指此爲洛書夫聖人相度九土得民用之至急察君道之當先豈不能直抒胸臆自成一書而必待龜紋在背依仿爲之何其視聖人太小耶

易之大傳明載孔子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言就使真有圖書之異亦爲八卦所憑以起無與九疇之事又不得而妄託也蓋自哀平之世緯書四出洛龜河馬競逞神奇撰孔書者旣因之以立傳作正義者更襲之以成疏自時厥後十數爲圖九數爲書之說旣由陳搏傳之种放种放傳之穆修穆修傳之李之才以及于邵雍又有九數爲圖十數爲書之說亦由陳搏傳之种放种放傳之許堅許堅傳之范諤昌以及于劉牧朱元晦取堯夫之說作易本義朱子發取劉牧之說作漢上易

傳二家之淵源則同而流派迥異使其爭勝負立亦寧
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也故莫若就疇言疇不附益
以洛書九數之惑則王道得而人事備矣世之傳周公
殺管叔皆起于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及周公居
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數語夫弗辟云者言我若不避位
而去則心跡不明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居東二年正
其避位之事罪人斯得者公既遜位而東管叔知流言
不行挾毀以叛成王別命人以計取而得之也周史恐
後人之疑故下既繼之曰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

曰鴟鴞蓋鴟鴞有取子之言可知管叔之早以叛誅而
恩勤悲育子之閔尤可知周公之未嘗推刃也則不特
周公無戕兄之事卽謂得罪人主名者亦緣未察上下
文語意而爲是含餽之解矣世之言書者以破斧東山
有周公東征之句謂居東卽東征之日認弗辟避爲弗
辟闕孔書蔡仲之序遂有周公位冢宰致辟管叔之言
嗟乎使周公卽爲庸鄙怙權之相亦無當謗讟繁興幼
君疑貳之際不顧形跡與師直前取其兄而殺之以爲
是足以暴其心之理也况其爲大聖人乎吾意當時設

使成王遣公公亦惟有遜謝以釋天下之謗而寧敢無所稟命竟行其意也于是有爲不得已之辭者則謂被謗爲一人之私討叛爲王室之公公雖欲以嫌自處而誅亂賊以安王室固義所不容諉者故討管叔而殺之王法也哀管叔而悲之私情也王法伸于上私情愴于下破斧常棣之詩夫子所以竝存而不背焉公雖殺叔庸何傷噫爲此說者祇見其滅倫廢紀而爲誣聖人之尤耳聖人之心以仁爲質立言措行皆本于斯惟其不與聞乎殺叔故原隰之求患難之急能悲號宛轉以曲

盡其情人亦從而信之也不然今日殺兄而明日哭之如後世所稱殺弟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之類雖極其裝綴發爲哀苦之言而語不由衷必不能動人于千載之下如今之常棣八章使讀者一字一隕涕也然則周公之不殺管叔而居東東征判然兩事可直據金縢之文而斷之矣此言所謂同異之當考者也凡此大倫大法爲明經者所必先言展轉于胸次亦既有年諸君者據旣博衡斷得中當有以豁我之蔽便中幸不靳指示其他字句之可疑者甚多尙容執卷前席徐徐問

之也

易辨序

易書之所包廣大悉備凡古今上下之理莫不咸載而究其大指無過天人二道後世言易之家雖極乎浩博微茫惟以發揮天道人道為事其主於天道者如京房之卦氣以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餘六十卦更直三百六十五日邵堯夫之皇極經世以諸卦配五行五音而乘乎元會運世胡仲申之卦運以六十四卦分統十二運乾坤否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為天地否泰之運震巽恆益坎離既濟未濟艮兌損咸十二卦統二千一

節節文鈔內編卷一

約園刊本

百六十年為男女交親之運大壯无妄需訟大畜遯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二年為陽品守政之運觀升晉明夷萃臨六卦統一千有八年為陰品權衡之運豫復師比剝謙六卦統九百三十六年為資育還本之運小畜姤同人大有夬履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四年為造化符天之運解屯小過頤四卦統六百七十二年為剛中健至之運家人鼎中孚大過四卦統七百六十八年為羣愚位賢之運豐噬嗑歸妹隨節困六卦統一千八十年為德義順命之運渙井漸蠱旅賁六卦統一千八十年為惑妬留天之運蹇蒙二卦統三百三十六年為真陽相搏之運睽革二卦統三百八十四年為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載今其書失傳故備

著之黃石齋之易象正以一卦值六十七年零一百五十一爻值十一年零七十七日有奇是也其主於人道者則如王輔嗣之注孔穎達之正義陸希聲胡翼之程

正叔楊誠齋之傳朱子發之集傳朱元晦之本義楊慈湖之已易吳幼清之纂言皆是也以人情度之天道難知人道易曉而余獨以爲不然言天道似難而實易也言人道似易而實難也何以明之天道幽深遼遠其陰陽災變不可測識人但牽合卦爻附會占象窮極其議論之所至以勒爲一書無論爲真爲妄有應有不應自非上智大賢鮮有能剖析其當否者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亦相與河漢其言而無紀極已耳故曰言天道似難而實易也人道則不然大之三綱五常之要小之一事

一物之微內之而窮理盡性殫其希聖之功外之而輔世長民抒其佐王之略皆易之所畢具也卽皆人之所共見也使非本乎人情該乎物理會通乎經史之異同以發之爲言則末學小儒皆得指瑕學以議其後故曰言人道似易而實難也譬畫家以天神阿修羅爲易繪而雞犬人物爲難工誠以雞犬人物家戶所有稍有不類卽競起指摘之而天神阿修羅則未經睹聞雖不類固無害也自非有卓識曠見而可輕以人道言易乎吾友浦潛夫自城步解組隱居吳之雁宕村垂三十年研

精覃思舍讀易之外無他事考索既久開悟益深舉三代以來下至漢唐宋明生民治亂休戚之故迨統明晦絕續之幾皆于六十四卦中發之斯其言易之深切明暢固有如畫家之人物雜犬纖毫盡態者矣夫於難工者既如是工之無餘憾尙何有天神阿修羅變怪莫測之難狀乎由是探京黃之幽深極邵胡之祕奧使淺學之士復見易道之大全斯亦甚愉快之事矣余且拭目以俟

歷代史表序

皇朝文獻通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史遷有言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夫窮愁者通樂之對也人幸而處通且樂之境四體既安百用具備天下之物日進而致取于前吾方寸之心肆應之猶不暇其得留餘地以自盡于文字者幾希矣窮愁者不然一身之外無可以役吾情則其志專一日之中無可以息吾體則其思苦專故所入者深苦故所遇者旨宜其透脫流露而悉併之楮墨之上也乃昧者猶以我之所無羨彼之所有而不自重其所得焉何怪彼之鼓其空腹利舌以日加于我乎然吾觀自漢以來儒之見用于時如賈

鼂董劉之輩既歿爲大篇獻其所可替其所否于以上
爲德而下爲民矣其在野者亦相與鑽研聖人之遺經
作訓故授之其徒以傳之于後毛伏而下皆其人也求
所爲流連光景抒寫性情如後世序記閒適等篇未之
前聞蓋晉宋之季始漸盛焉彼其撫時觸事非不可以
各見其志而于斯世之治亂生人之休戚竟漠然其無
與則雖積之至于充棟終無當乎著書之數也然而志
乎大者其爲力難志乎小者其爲力易故一輩學人其
陋者固惟程文是徇卽稍知撰述者不過闕異于泉石
之間爭新于投贈之際以自適己事而已吾甚慨乎古
立言之目必非此輩足以當之而思得有心者以一罄
此懷也先高祖中府府君向有有明經濟文錄一書分
開國保治六部及兩京十三布政司四裔諸條而以列
聖御製名臣章疏暨私家論說充之言因欲上溯宋唐
迄于兩漢益以儒林講學之說而去其重複削其附會
者以增于首簡又自秦漢逮明朝廟之樂章士大夫之
歌詠有得于感發懲創之義者亦合爲一編分爲正變
序而傳之其他游適自好之詩文則別爲外集以恣山

人游士之取擇焉蓄之數年以授經去家作輟未就叔父季野先生幼嗜史學于二十一史之紀傳書志貫穿歷落可指諸掌間以暇日爲東漢三國後諸王大臣年表以補舊史之闕而尤詳于明自內閣九卿以至卿貳督撫并留都亦備列焉以謂異日史館中傳其行事欲求其封拜遷卒歲月一舉目輒得之而以某人治以某人亂因之可考也嗚乎叔父處于世亦窮矣八歲喪吾祖母九歲喪吾曾祖母十有八歲祖父舍之適吳又明年亡于粵二十八歲始受室不五年而又死計三十三

管中交鈔四編 卷一

五十四明歲譜

約圖刊本

年中六徙其家兩更大亂今贅居東城傅氏敝屋兩楹右爲卧房左爲客坐雜時爨具雜然並陳壘敗瓦爲門竇至俯首而入質疑辨難如響應而莫窮旣退復手一卷不輟雖三女號饑叔母病卧呼藥聲率然勿郵也昌黎子曰使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至今無疑也則此轍軻困抑固天所以驅叔父而成之學者乎言曾有詩云窮愁聊著書書成頗自樂支將千載富慰此一朝約則謂不以無窮之歡適輕去其且暮之寂寥者猶未爲著書有得

之言而吾叔姪固已日享太牢而奏九韶矣

先母周孺人傳

先母姓周氏諱嗣英字日完祖諱應治湖廣按察司副使考諱元孚光祿寺大官署署丞世居鄞之新莊憲副始遷城西月湖故吾母生於月湖里第焉萬曆丁巳先曾祖解閩鎮歸與憲副公爲詩酒社日久先母以是歲六月十二生吾父以是月二十五生兩家生男女同月社中人爭置酒賀因相與約爲婚姻年二十來歸當時吾祖以名士始登賢書文譽益駸駸盛所交盡一世

鉅公凡以使命過浙與諸致政省覲歸者必渡江見訪吾祖朝夕應接不暇一切中饋事悉聽之先祖母聞夫人夫人上侍陳太夫人下撫吾叔吾姑七八輩旁奉諸祖姑之返在室者而賓客雜遝到門杯盤肴核皆修飭合度佐之者惟吾母一人也每夜分客未散諸婢及乳媪悉倚屏風僵寐廳事後呼酒茗聲相屬祖母與吾母爇火爐中抱酒甕汲泉水置諸側承應不少緩俟客去相與滌諸器具秉燭前後料檢然後已明且復然一日祖母謂先祖曰使他日娶諸婦盡得如此吾家其昌乎

蓋我諸叔方年少未娶吾母以孀長婦承事最久也後八年甲申北變聞又一年乙西南都失守盡室避地五鄉其冬又避之光溪明年六月先祖母歿於旅舍是日報東江兵潰又盡室避之奉化榆林於是吾母年甫三十轉徙顛頓家道喪失鬻時諸僮僕多逸去者而吾祖吾父時復往來城市榆林去郡中百三十里家中食指尙二十餘人樵蘇不繼多從民家借米而炊吾母以長婦持門戶柴水舂簸之事皆躬親之一病七月幾死者數次而曾祖母陳太夫人復以次年十一月薨明年山中亂隻身走西臯以旱故盡留其帑踰月盡燬於火郡邑下教速諸大家之竄處於外者吾母奉吾祖命先驅入城謂榆林之篋篋既喪其留邑中者尙可收合爲繕完計也比至則已於城降時爲饑民所掠掃地無餘矣破甌敗壁敝幃穿榻非復向時之舊吾母顧而憂之鬱鬱成疾困卧三年迨癸巳七月初二日而卒吾母事先曾祖母先祖父母暨吾父俱克盡其道潔飲食時起居手箴紉佐讀其在親戚之老者猶能言之然非吾家所以盛衰故不詳方吾母病時言已十五歲應試郡邑歸

皇文先祖先祖頰稱之謂日後可望成立其言傳於吾
母病爲之少間時適中秋節強起玩月庭中舉杯屬諸
母曰未知明年再聚此否耳因泣數行下諸母皆泣疾
亟起坐命侍婢啟衣箱閱視某帛製某郎綿衣某布製
某郎綿袴速持就鄰媼縫之轉眼暑退涼生毋令我死
後諸郎忍凍也今言輩俱已長大有授室舉子者而母
則不在矣子四人長卽不肖次世培次世澤次世懋女
一芝蚤殤子婦錢氏孫女孟芳

論曰子家以開國功列爵勳衛例得推封其室故自曾

祖母以上十世俱膺誥命爲蒸人或夫人暨先祖以文
章起家祖母聞夫人所遭遂與前世一變然策名賢書
其榮寵亦何讓焉獨吾父丁此喪亂遂失其官迄今猶
以布衣教授而言輩殊碌碌無聞斯其負於吾母者深
矣惟律以吾母之孝或未必遂多惡志也哀哉

叔母陸氏孺人墓誌

崇禎九年丙子先王父昌一府君舉於鄉時邑中同舉
之士八人有爲其子求婚於周明陸翁者翁罵之曰虎
女豈與犬子配耶必以新貴人宜婚如萬君者乃可媿

氏以告先王父因以季父充宗請故孺人歸於我孺人幼喪母其弟在襁褓孺人卽能任養杖行男子禮哭泣拜跪賓族爲之出涕事繼母崔能得其歡一切家事皆任之翁故奇士痛先世食祿二百餘年國亡思以緇力強支一綫始奉忠介錢公於江干繼交司馬某公於絕島卒以島上事牽累而死當某公未敗時四方之有事於某公與某公之有事於四方者往來皆主翁家翁典衣廢產以供行李室中絲縷俱盡終不爲倦孺人悉翁意凡遇賓客雜還輒帕首紫袖措置諸供具不令翁有一

飯十起之感而平時黽勉有亡聚醢醬擷蒿薤百計爲不時備故賓客至陸氏遇翁不在與翁在無異饌然孺人故不以語人他日吾師德冰先生謂余曰子里陸周明近世朋友中不易得者吾嚮者至鄞更深抵城下時方用兵鈴柝嚴警倉卒投周明田舍周明他出其家飲食供帳如常時茲事吾迄今念之也言歸訊之叔母叔母始言曰我爲之也然此常事何足異戊戌孺人始歸季父是時先王父旣喪吾家一切交游禮際力有不逮俱已謝絕室中酒漿薇核之事歲不數舉孺人一斂其

烹食供饋之能而小心敬慎以周旋於上下間吾祖姑董夫人復返在室吾諸弟及諸妹皆賴其撫養孺人奉之無違言事無鉅細請而後行吾母及諸母多早亡孺人止及與五叔母董孺人七叔母李孺人八叔母莊孺人處其和好蓋烝烝如也吾家單傳十世至吾父輩生齒始盛今吾從兄弟男女凡九人孺人皆慈之若己出吾在諸猶子中爲最長朝夕以請業侍吾叔父因得侍叔母然丙舍湫隘書卷與鍼篋雜置十年中未嘗見叔母發齒一笑也吾叔父性剛直無所留隱少拂意輒怒孺人必多方調劑使不至橫發於人叔父亦以孺人之言痛自省改遂和平多款曲故嘗謂言曰吾數年來不妄怒不得罪於人微室人相我不至此吾家家教頗嚴叔父止一子教之尤力始八歲讀四書尙書已成誦旁治他經及六書字義業稍怠輒痛箠之孺人不少護惜方陸翁之被逮也繫省獄者數月孺人出簪珥衣物促叔父至省營救其事竟得解翁竟脫械出獄而死死則與叔父葬之嗚呼使孺人移其事父者以待子則潔中饋佐賓客居然陶母之截髮剝薦而卒能令叔父脫其

父子冤獄則又淳于意之有緹縈也可不謂賢乎哉惜其不獲逮事吾王父王母而天又奪之年以死也哀哉孺人諱令嫺生三子一女存者一子經卒于丁未九月二十八日距生甲戌得年三十有四以其年十二月二日槨葬于西山應壽祖塋之側

鄭濮州墓表

嗚呼公之逝于今百五十年遺文散失故老淪亡余末學寡聞何能以表公也夫然余與公之孫梁生同學事同師何能以不表公也夫吾聞古人有言曰不知其人

視其友方公之舉弘治壬子鄉試也以儒士赴省布政劉忠宣大夏首拔入闈與孫忠烈燧王文成守仁胡端敏世寧爲同年友澗河有四傑之目當是時劉公不敢以文士目之而端敏亦語人曰如鄭君者真今世偉人吾輩不能及也夫忠宣爲孝廟元臣而忠烈文成端敏其節義其文章其道德事功又已彪炳國史在千古耳目間則不知公者寧不可以信四公者信之乎鄭邑憲副陳公槐故與公以學行相劇切而文成公之擒宸濠也陳公以撫州知府爲前行及平思田復以右江兵備

推穀陳公陳公爲性命交而文成始終篤任之如此不又可以信陳公者信公平公幼喪父以孤童自奮于學與其兄鑿力耕養母一切聲利不以動于中焉其時羣從祖父子瑚以賢良徵德馨以明經顯其他諸兄鍾鐵鎔鉉兄子重或起上舍或著武功或以高第躋侍從一門之內文譽翕赫冠蓋相望親黨皆奔走恐後公視之漠如也及旣通仕籍家世貴盛當路不乏汲引之士又嚮所與同年三數公皆身都大官負海內重望公昔與雁行相齊名以故宦轍所到撫按監司不敢以州

縣遇之而公竟以彬寧用事憤嫉不能堪旋得請以去矣以余所聞公之佚事如此要而論之公大都情操篤行樂善忌惡之君子也余嘗登公之堂榭梅巋然勝畝如畫梁開東閣待余其父平子翁諱添于公爲七世孫出所作詩文相示歲晚風霜儻然行墨間時方暮春老樹森翳鳴禽上下酒酣推窗視之見赭山大江流峙左右彷彿公之靈爽往來可接焉公姓鄭氏諱滿字守謙號勉齋慈谿人歷官臨清州學正道州知州濮州知州所至皆有善政詳都御史李公堂誌中茲不更載墓在

本邑李家畧

錢清溪先生傳

先生諱啟忠字沃心清溪其自號也其先自宣城徙鄞入明有靜能者爲韓王紀善始以節義著於永樂朝三傳至奐歷仕廣西左布政使爲成化名臣奐之子瓚廣西按察副使瓚之子崑江西信豐知縣崑之子鳳午封禮部主事鳳午之子若選封南康府推官卽先生父也世以清操醇德發聞當時至先生克紹厥緒而家聲益顯先生天性樸朗外不務爲矜飾而其中湛然自幼讀

書耽于經史不沾沾以舉業爲事天啟辛酉登賢書崇禎改元賜同進士出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五年補江西撫州府推官七年陞刑部福建司主事差南直隸審決便道省覲明年丁內艱十二年冬服闋轉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十三年陞山東布政司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嘗總計先生一生政績大約爲其所當爲而出於有識有膽始釋禍時值思陵新政誅崔魏之亂定爲逆案以垂世戒先生上疏請復書院其略曰凡節義必從理學中出故能烈烈轟轟致身君國忠難當前生

死不愧臣觀崔魏擅政一時乾兒義子黨邪害正無所
不至拆書院建生祠頌德稱功侈鳴得意皆由平日理
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故但知有奸邪不知有君父
今妖氛盡掃清議凜然各直省所毀書院應盡行修復
俾師徒聚講其中則聖經賢傳之理倍晰必於亂臣賊
子之恨愈深疏入羣小側目諸君子特深喜之在南康
主白鹿洞教事尊學舍簡生徒每月朔望雖甚風雨必
至濂溪紫陽之學百年以來蕪沒于講章時藝中迄先
生乃復闢其戶牖刻一貫編仁孝訓二程語要朱陸問

答陽明傳習錄龍湖閒話虛言參同諸書示學者而學
道所得施諸政事一皆井井囚之被繫者夏施糜藥冬
給衣被其有輕繫則亟斷之無留獄復養濟院清贍產
之隱沒者以佐其費郡自鼉沙至黃沙迤邐百丈江潯
衝岸坍塌不時往來舟艦尤無所于泊商旅苦之先生
施巨石爲柱聯以鐵纜繫石斃土每相去十丈卽爲橋
以殺水勢蜿蜒湖濱狀若垂虹卧龍逮今尙蒙安瀾之
福在郡四年謳歌盈路當事交章論薦而逆黨餘孽終
以前疏嫉之坐勘建昌欠糧事後時鐫級然未幾卽爲

吏垣劉公大器吳公磊齋公疏所雪補任撫州則是時
正直之氣猶未盡絀于讒邪也及上刑曹疏陳八事其
間停新派惜人才獎清吏勸勞臣恤義烈諸條鑿鑿皆
思陵對症之藥惜其言未得盡行又他所論讞悉能以
平反爲主如陳公秋濤之諫宗室換授也湯公開遠之
請分別功罪也郭公昭封之因草廠失事也先後下獄
郭幾坐大辟陳與湯亦竝懼不測先生皆爭而出之夫
換授本思陵獨斷而陳公攫其逆鱗開遠爲總督盧公
所用武陵尼盧故先發於湯昭封則美命先生之于時
相方欲修師門之怨苦不得萌芽而草廠事適中之在
世之智士于三人必瞻顧依迴若爲弗聞也者而先生
毅然不恤卒得持平斯非其尤難而尤偉者歟己卯庚
辰間山空游饑流殍載道先生方起儀曹北上目擊其
慘疏留漕米十萬石爲振後督學赴任塗次李家莊遇
賊數千睨刃欲下閱封緘知爲錢公相率羅拜而散蓋
中多受賜全活之民也先生念二東兵燹之餘士皆離
散失學必先以安輯乃可加之教誨故所至獎寒賤絕
薦剡專以矢公作士氣嘗行部至青適臨清有警各府

戒嚴先生曰吾雖以試事來豈可坐視此城之亡遂荷戈登陣身先郡縣青之民賴以無恙其臨難不苟又如此蓋先生家世簪韞九傳忠義之節得于門庭薰染者固多而更以南臯先生爲之師念臺先生爲之友自其戊辰筮仕卽與金正希朱震青劉與甌黃元公金伯玉林任先諸公立爲千秋不朽會以相切磋其平日淵源之正期待之高固非尋常苟祿者可及以故歷官所至聲蹟焯然而要之不過盡其職所當爲而止是知士大夫行事苟不本於學問而以識與膽自負鮮不償人家

國事也然吾聞先生里居之日築圃舍傍課僮僕更直其中詩松種豆皆有講究每謂子姪曰他人宦成必以園亭花木爲樂吾今治此豈不遠勝於彼乎在昔武侯有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之言而宋人亦謂嚼得菜根牢方可做大事則先生之藝菜圃其澹泊自處之本也噫過人遠矣

蠶庵記

大丈夫處世猶之龍也得志則天飛不得志則泥蟠況其在滄解之日乎東里錢蠶庵先生余室之諸父行也

余自甲辰就婚其家與螿庵比屋而居農父相過鵬詠
必偕一日謂余曰某向流寓海昌丙戌遭亂遷土歸來
於今十數載矣不能捐軀從先人地下尙留視息於世
吾滋愧焉其敢復出與時輩接乎漚田數十畝歲收藕
稻鄰人善釀倚其力作酒數百甕每當斜日銜山邨煙
四起吾攜一子一女開窗面太白峯引滿數十觴輒頽
然而卧不知身在困阨中也吾於是螿於酒先世以三
百篇起家吾少好吟咏自謂頗得風人之致喪亂以來
無時感事觸物興懷雖不敢效杜老曲江之哭而難憂
所積不啻過之亦遂積有篇什吾於是螿于詩傍舍有
地數畝吾日課僮婢藝麻種竹其間蔬韭所登足供一
歲七簪又以其餘給鄰族之求取因戲取佛經所言題
之曰被園吾於是螿于圃已矣吾長老于此矣吾不求
知于人人亦無知我者幸子爲我記之令後世知有螿
庵耳嗟乎螿庵方其隨侍宛陵往來三吳白下與當時
耆宿若張天如周仲馭梅朗三吳次尾陳玄備麻孟瑤
諸公交已而從黃石齋先生講學大滌書院南都初啟
致賤史道鄰相國速之出師其一時意氣奮發聲譽赫

奕何其盛也及夫退處海濱當兵燹之後頽垣破瓦彌望惻然無可與爲歡者問惟一二里膏田父話桑麻商畜牧淵醪邨芋爲歲時之會而已何其衰也然而橋邊野草巷口夕陽向之裘馬輕肥賔從絡繹者欲求其故處而已不可得計先生所遭惡風毒矢更有甚于他姓而匏瓜終繫碩果猶存卒自脫于網羅之外又何其幸也蘇子瞻云顛沛之餘愈自珍惜然則螿之義于今日爲宜于先生爲尤宜哉或曰家參政遺老之稱謝信州依齋之號彼皆有列于朝故深自晦匿耳錢子一布衣卽浮湛俗間亦寧有物色之者而何以螿爲余曰不然聚占德曜殞應少微吾黨之繫於天下也久矣彼視其身爲無足輕重於世者雖位兼將相吾目之猶奴隸等也螿庵家世通顯少負重名使其出伍時流爭長一日正自未必後人顧能不以彼易此而一鋤一笠終老江潭此固人所未易爲者第恐龍性難馴一旦雷電晦冥躍然有拳雲欲上之感則余方以此爲螿庵勗而謂其無所事螿哉旣以告諸人遂書爲記以復

古錢記

吾門曰公忠奇士也性狷介無時俗之好顧獨喜藏古錢聞某所有某錢某人得某錢輒多方購致之年十七遂致錢以數百種自秦漢迄先朝及遠方屬國其名號往往而備卧起與之俱行則衣袖間索索有聲余怪之因取視焉其文有小篆者有仿古籀者有隸與八分者有真楷者有行書者有行草八分兼者其色有紅若塗朱者有碧若糝綠者有蒼若漬藍抹青者有雜出乎朱綠青藍之間者其體製有輪廓周正者有無輪廓者有如刀而員其首者有方而稍長上連下分者有厚而于式無損者有薄而爲土所蝕僅存其似者參錯斑駁光昭几席間雖余之素無是好者亦顧而樂之因笑謂呂生曰昔皇甫玄宴嗜書楮中散嗜琴陶靖節嗜酒米南宮嗜石之數子所嗜皆與世無爭故得安然而終其身今夫錢乃舉世所趨走如鶩者而獨封之以爲玩吾見其不安于子也呂生曰不然吾惡夫富人之私其錢以與世市也故一反其所爲而以玄宴之書中散之琴靖節之酒南宮之石視之則是化有用爲無用也而又何患乎且彼之所私者皆當代通行之貨正使得吾此錢

亦復斥爲糞土而等之乎書與琴酒與石已耳余曰雖然使彼有子之好則出其貲以購之所得當百倍于子是子終不得不出其下矣故必求所以異者試與子卽錢而論其世焉于半兩知始皇并天下盡隳聖人制度使太公闔法周公泉府之遺不復觀于今日是皆秦之罪也于五銖知漢世立法之善輕重適宜行之永遠而無弊也于常平知兩京近古之政其民無凍餒之患也于大黃布刀大泉五十小泉直一泉貨泉布知莽之飾古懷詐欺孤寡以移其社稷也于開通知文皇之起義

兵除暴亂致貞觀之治而文德有以左右于內也于乾元知明皇之不終縱林甫私祿山而啟其子于靈武也于太平至道知棄金匱之言而趙中令逢君以惡也于景德祥符慶曆嘉祐知澶淵不盡用寇準卒受欽若天書之愚而韓范富歐陽之得君爲難也于熙寧元祐紹聖宣和知以君子小人之消長爲治亂而安石始其難于前蔡京成其禍于後也于建炎迨咸淳知始誤于和而眈湖山以偏霸終隱其敗而迷詩酒以速亡也于洪武以下知芟刈羣雄再立人紀而日月之揭于中天者

三百年也于大定朝鮮知宋道之衰而三光分曜明德之盛而薄海來王也嗚呼當其鑄是錢時豈不以爲子孫萬世之業乃倏焉秦易而漢漢易而唐而宋而明其降年不永如三國六朝五代者欲求其錢且不可得然則子所握者又不特玩好之是供而實爲古今升降之大契券也彼有天下且然而況富人者敢以其貲與吾子角哉子惟不自多其有而益求其所未有光天厚地之下安知不有進于此者葉公好龍期年而真龍至吾又將爲子他日之賀也

舅氏虛舟先生詩集序

余少時往來母家猶及見楊次莊全二何兩先生二何爲吾外祖母仲弟皆次莊甥也次莊又與吾外祖光祿公同學相好故嘗相聚一處云次莊身不及中人嘗以乙科爲高唐州守旣老致仕家居病僕背隆隆然方巾布袍狀貌甚古質二何長身多髯音吐宏亮好服鮮衣高屐雄談就席所至傾其座人有時吾外祖爲主次莊二何爲客吾諸舅以次侍酒酣笑語謹譁吾方五六歲行過戶外次莊未嘗不抱置膝上食以果餌摩頂呼之

曰將種也而兩先生皆好爲詩次莊之詩工組練善考
索一以嚴滄浪高國材之論爲宗二何之詩則天才橫
溢縱筆直書光怪突兀有韓侍郎蘇學士風槩其時余
舅氏虛舟年齒獨長英妙天成舉業之外間發爲詩歌
與兩先生上下其議論更唱迭和角奇爭勝兩先生亦
遂不敢以後進畜之每欲躋之朋友之列余時纔入小
學竊聞外祖之評兩先生與兩先生之許吾舅氏則猶
憶其如此也自嬰喪亂次莊老死巖穴二何亦卒于金
陵寓舍每過外家無復向時賓從之盛卽余亦忽忽不

覺爲三十許人前年庚戌表兄翮雲自東甌歸較錄數
音集二十卷畢舅氏因以示余且曰四世甥舅之傳今
屬于子矣幸爲我序其首余受而讀之其前數卷多與
兩先生讌游酬和詩覽余童時牽衣受食之處歷歷在
目退復自思考據典確對偶工緻吾不如次莊天姿豪
邁涉筆成奇吾不如二何雅韻鏗鏘諸體畢具吾不如
舅氏四世甥舅之傳亦何可易任也且楊氏當有明盛
時鉅公竝起誠爲文獻大家二何隨學士游宦京邸祕
府藏書中朝典故得之家學爲多未必盡由于次莊而

吾舅氏之學由外祖以邇之外曾祖督學公又爲吾見聞之所信獨余以拙味無似不能善承祖父之教方賴舅氏有以啟發我耳然自次莊以逮舅氏惟其不相爲授而山鳴谷應各以詩名此其甥舅之間所以爲足多也今世俗日做一輩親朋相爲徵逐者惟服食貨貝而已其最上者亦無過舉業時文求如承平時前輩之風尙寧可復得哉故余序舅氏之詩不禁縷縷于此也次莊諱德周二何諱大震舅氏諱嗣昇字長孺晚歲自號虛舟而余則萬言貞一也

趙漢章詩序

歲丁未客游南潯于吾友楊步光坐上始識慈水趙漢章步光曰是能詩善飲館此間十餘年每一篇成輒把酒自賞頽然不知在驛旅中也余識之漢章又善余居停沈翁玉汝他日以沈翁壽詩至余拉之入室細詢其里居家世則在慈水南山下十九都而比部日乾先生其世父也因念余自昔受學姚江黃先生徒步百二十里下車廐岡行平疇中北臨大江南山羅立如屏風邨落數處皆峻宇雕牆遭亂多毀敗者最後近陸家步得

一所修竹蒙密晚煙裊然雖蕭索不減諸落而藍水出其右蜀山峙其陰其景物爲尤勝意其中有隱君子焉恨不卽而與之語故每過必爲之流連時刻然後去今日與漢章相對恍如身出其間日前江聲石色歷歷在目始歎吾兩人相見之晚也漢章寓角里橋余寓鎮中相去六七里漢章時就余譚論余輒爲之解愁既去則悒悒不自適一日置酒相招余造其室漢章因出詩稿索序余受而讀之大都以和平恬雅之音寫其羈旅無聊之況所謂怨而不怒得風人之旨者而尤長于律

夜分劇飲既醉起行門外時方初夏新月欲沈桑陰覆地慨然各起故鄉之感因相與道喪亂以來事同行者已困卧余兩人復發火熱酒更酌漢章鼓琴三四曲爲侑比就寢則隔籬已喔喔雞鳴矣嗟乎漢章方其與從子女集讀書作文時固將出其所學爲國家定傾扶危豈意行年六十尙負書躡屨客授七百里外哉一旦玄集天死漢章形單影隻踟躕異鄉不復知其爲故家子然猶能彈琴賦詩飲酒以爲樂則漢章固有以自得者又不在乎人之知與不知也昔永嘉東渡其時大家著

姓類多轉死溝壑有能誦習大學者卽得以教授自給
今漢章推舉比橫經講說諸弟子滿前其言論風采足
以壓君東之士而下之以此見漢章之才無施不可而
承平時諸前輩教誨子孫之澤爲甚長也余旣書此復
漢章且因以自慨焉

李重明墓誌

余少習舉業弱冠出與郡中諸大家子爲文會于時會
者城南沈氏四人城東李氏九人月湖徐氏二人比閭
黃氏五人其他高氏葛氏傅氏水氏陳氏各一人及家

鍾部文鈔

卷一

三五四明墓誌

約園刊本

叔充宗允誠季野凡二十九輩皆年少勤學更十日或
十五日一會會試二義必劇飲盡歡而散郡中傳爲盛
事卽他邑多聞而效之者余獨念吾輩相慕而友豈僅
以文字爲事固宜敦氣誼重然諾如古書傳中所稱始
爲無負察其可語于斯者因以告之其人多心喜余言
凡余所指目多不爽蓋于李氏中得三子曰重明敬夫
平子乃踰年而敬夫死余輩爲之輟會者累月又五年
而重明死會遂罷又二年而平子亦死于是李氏之風
流幾盡矣豈歐陽公所謂善人君子難得而易失者果

信然耶重明諱胤丁祖某父文繩娶殷氏無子卒于癸卯某月某日年二十七敬夫諱美繼于重明爲三從弟祖某父文純未娶卒于丁酉某日某日年二十二平子諱胤奇于重明爲再從兄俱出封都御史德先祖某父文緒娶陳氏子三某某卒于丙午十一月某日年三十四始家叔允誠爲李杲堂先生甥就婚其家杲堂買道南大宅居之敬夫爲其再從子與家叔讀書大宅後樓余時時起居家叔輒得與敬夫誦古今文章披露肝鬲語相親厚如兄弟而重明之母全夫人吾母亦全出

也以中表之雅得時入其臥內所居書閣下臨水列以疏竹閣中極其修潔琴書圖畫皆備余過必相與痛飲倚檻俯視行旅相歡笑以爲樂獨平子於余無所屬而歡厚則視二子無間焉一日敬夫命余曰親老貧無以養諸兄多失學所恃者某也君其視我文亦可倖得否余笑謂有子之志卽文不佳且必酬況若此乎敬夫爲之色解丙申中秋同人爲會于其室夜半酒酣眾方朋耦爲戲有以言觸敬夫者敬夫拂袖而起余輩咸責此友曰敬夫謹愿人必子言之激也此友亦謝過不遑其

爲人所推服如此重明爲人美容儀慎言謹進止必敏
飭合度雖造次無所苟其爲文如其人世俗爲舉子業
者筆墨几案多草率取具獨重明所蓄皆楚越有法說
病五月其衾席猶無垢汗余三人問疾言笑如平時最
後舉手謝曰本與諸兄共驅中原今已矣言訖淚下余
輩皆不禁失聲其時平子同在也而不意繼其後者卽
平子平子故負氣人貌魁傑多髯然又善病前歲甲辰
瞻邑學久廢集諸生共新之事已垂竣爲同事者所賣
乾沒其貲平子故不察也一日怨家發之平子以爲已

實無所私而橫被詬惡因歎憤嘔血又室中有以積憾
緣飾他事誣其弟者而省試旣得復失於是病轉劇而
卒噫三子今死矣余適李氏每過臨河小樓倚徙牆外
若重明尙在呼之或出者稍轉而北見七十老翁扶杖
而來趨前問訊則兩耳俱廢蓋敬夫尊君而益加憊矣
須臾升堂有五六歲童子疏衰帶經而嬉笑于門傍察
之平子之孤也嗚呼余輩爲文會不及十二四年而已
有三子者奄然而逝豈天之生才升者顯者如其難
而沈者晦者如其易耶余深哀之以三子之未葬也

爰書以貽重明之弟長明他日刻諸其兄墓石使後者
知重明者卽有以知二子也悲夫

張梅先墓誌銘

嗚呼余不幸五年之中三哭其友而未有如今日梅先
之痛者辛亥夏黃吳仲允璘死年三十有六癸丑冬錢
漢臣魯恭死年二十有七兩人吾黨之秀豈不甚痛然
皆奄奄牀箚間醫藥不效日漸困頓以至于死余猶得
與之永訣也今梅先一旦涉江而逝急訃乍來驚惋欲
絕余之痛尤無以自解則爲述其行事以誌之雖余文

卷一

美州明華書

未必可傳顧其爲人好讀書無膏粱之習事繼母能盡
其道誠有足傳于後者亦聊以寄吾情已矣梅先姓張
氏諱九英郡庠生世爲鄞之大嵩所人曾祖某祖某贈
某官父翼壬辰進士仕至刑部郎中母李氏贈宜人傅
氏封宜人梅先孝出也傅宜人以孤女嫁郎中郎中旣
貴宜人迎其母弟以居爲之買田娶婦以封殖之梅先
年方總角已能善承宜人之志而奉其舅甚恭余少嘗
交傅天敬欽旻爲言與其甥同事一先生爲制舉之學
凡衣服食飲必諄諄舅氏是先迄十數年如一日也郎

中既喪梅先卽去其郡城新居返于大窩而躬耕以自給傅宜人憐其弟之難于從遷也獨留城居需饋養以及之焉每方春農事作梅先則挈其妻課耕于故居農事既登復攜之入城以視宜人之養大窩去郡八十餘里越崇山峻嶺而後得賃舟以達計轉粟之勞一鍾僅致其半每歲人徒往返之費不與焉梅先不欲傷親之志約田畝所入不足于供則以教讀佐之未嘗有幾微倦怠之色郎中有故人居餘姚念梅先貧無以養屢書促之往見梅先雅不欲以菽水累人遂巡數年未果比

遭宜人之變喪事不舉往將爲麥舟之告而孰意竟以是捐其生也嗚呼梅先可謂之勤于孝者矣梅先自其貴盛時輒恂恂被服如素士惟日取諸經羣史之書與吾徒質疑問難以求得其指歸邇年以還窮巷短簷敝裘疏食老兵爭席市僧嘗門極人生不堪之境猶自信不以彼易此也生于壬午正月□□日死于乙卯正月二十一日娶陳氏壬辰進士樓霞知縣月卿治官之女孕子適四月梅先泊郁家灣榜人夜驚舟覆溺焉再旬信至僕洪某行哭求之得之河姥江邊友人史及遠大

進買棺以殮而致之大嵩其夕大嵩有海寇之警梅先
一妹被掠睨刃將及其婦婦延頸曰夫亡家破殺我甘
之如飴志不辱人手也其人義而舍之始傅官人之將
屬纊也婦方自大嵩抵郡聞之不俟輿從徒步揮涕以
入其姑卒視之而瞑卽此二事亦可以見梅先之道行
于其妻也余旣與同人聚哭江岸因以招魂之詞爲之
銘曰

潮生汜汨兮朝夕相迎潮落湯湯兮如接君聲一僮旣
去兮母乃伶仃魂兮歸來從祖父于先塋

管仲文錄內編

卷一

學一四明叢書

一約刊本

三閩沈湘兮殉國孤貞子安蹈海兮覲父遺形君今爲
母兮殞此江汀魂兮歸來猶墓穴之未扃

骨肉復歸兮命也所應氣無不之兮莫滯滄溟魚蝦可
侶兮蛟鱷猙獰魂兮歸來況戰伐其蠹騰

有婦方娠兮鋒鏑幾嬰有妹未笄兮倅執奚勝山頭望
夫兮海外思兄魂兮歸來寧忍然其無情

自君之出兮不聞告行君今雖以兮尙睇還旌何以爲
贈兮片石幽銘魂兮歸來其處我以傾聽

祭董母文

嗚呼交友之道登堂拜母歿而哀之祝生為壽今母之
亡倍焉心疚匪母之哀轉憶我友吾黨之游董氏四賢
辭揆高雲氣貫百川更能操行玉潔冰堅橫流砥柱繁
響孤絃何以臻斯庭闈之誥戶部公亡十三寒燠前惟
父訓後則母教歷歷于今至性可較負米為養養必盡
歟北驅棧車南泛航船或旅天雄或客汝南近數百里
陝石丹山爾出我入以娛慈顏一子而在如竝膝前羣
婦羣孫佐餽團圍衣無常主爨無異煙胡為吳仲返自
越中抱其所學遽掩泉扃如天四時獨去其冬如人四

卷一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智乃不充母也天只聲枯淚窮悲思所傷二豎寢攻
伯氏舉鄉嘶風之驥仲叔昂臧各懷利器重以聞孫峻
嶒拔地揆之人情可忘其季母意不然莫舒苑結科名
簪紱吾家故物孝友敦睦吾家恆節舉頭轉眼望此空
兀寧以所得置其所失嗚呼母今逝矣其何濟矣夜臺
吳仲倘能聚矣地上三子奚以慰矣祿不逮養恨靡既
矣某等同志為歛歟矣瓣香告哀望素帷矣獨少一人
斬焉衰矣心母之心形諸詞矣

公奠願母文

坤貞所向無非無儀相夫而外教子是惟母德克修陶
孟兼資爰啟令子儒林白眉吾黨之交不同流俗任重
道遠別寄心目自進在瞻絕江而北有如言游道南是
矚劉子遺書人譜學言其于聖道先河祭川在瞻習之
得意忘詮日邁月征如遵路然亦有狂禪肆其謬說金
溪建安竝加謗譎在瞻疑之雲斂霧釋斥若土苴視猶
鬼蜮崔嵬百尺雲在之樓元龍故聖過者凝眸在瞻假
館歲凡三周高吟苦思寒暑不休近世所攻時文活套
四子訓詁專經指要父以是期師以是教舍是之餘博
而寡效在瞻不爾動曰古人羣經講席執卷逡巡旁及
諸家唐宋明文下筆纏纏時稱軼羣母聞邑喜謂翁有
子翁曰余志勿讓永矢朝朝夕夕上下百里童子尺書
有誠無已翁從闕外母主中閨畫理征袍夜緝書帷丸
熊和藥并寄兒齋佐之清苦以慰翁懷胡爲九月風高
霜冷萱叢不芳粧臺遽扁偕老夙期中途分騁望子學
成心焉耿耿某等久通友籍未遂登堂或居郡下或滯
他邦後先聞訃盡焉同傷心在瞻心寓此哀章嗚呼死
兮本歸生兮本寄異鄉故土達人等睇有子才優寧翁

撫季母如恒德可以破涕

薄鄭禹梅制義序小洪前隨文

吾師黎洲先生之信道于南東也南之士從而游者數十人講席之暇先生取宋元明以來未釋表暴之文百餘家手爲批畫以授之吾黨而其問鄭子禹梅習之最敏嗟乎余輩何人輒敢侈口言理學豈日讀詩古文但以人生宇宙既觀然自號讀書則其所當誦習必不止時文一帙說約衷旨數卷而止而又無識者輩粗涉大全小注一二行便欲高談性命偶記伊維弟子一二氏

雷鄭之卷內

卷一
三四明後清

便欲遺附末流聖路榛蕪殆將無日湖是請之先生以乘證其旨乃察詳茫然方猶河伯之不見冰端雖欲下筆爲文章兩理不勝者氣不充徒相與三復遺編有志焉而未逮也不意悠悠之日遂以余輩欲立異詞笑訕否與有爲衆輩橫蒼田凡木之爲理學爲詩文者不不利乎場屋諸子信多才亦苟樂而爲此其與余輩助者斯固豈惟不利乎場屋行將寒餓之莫救起藉以終其身正復不足恤也雖吾黨之素稱傑然者往往因而疑之余嘗謂禹梅即使吾輩無志于此正未必遂驟料與

遂脫襪窮然而目不識臥曾爲何物耳不問性理爲何
語曰首端摩裏然一老生而止此其所得不知較今日
何似禹梅知我未嘗不首肯余言也今歲三月余歸自
豫章禹梅方與陳子藝獻讀書張氏別業遂攜書就之
其時去闈期已不數月士方息影收聲鍵戶爲制舉文
字禹梅則發黃晉卿莊定山唐荆川楊鏡川之文其讀
之神解意遇以常情論之意必艱澀枯奧無當于今日
制科之業也而每奏一義余與藝獻未嘗不歎其奇而
服其捷于是禹梅果以制義售矣吾知惜禹梅者固不

當郡文內編 卷一

四十四明齋書

約開刊本

敢信其言仇禹梅者亦遂將捫其舌不皆調理學詩文
無妨于場屋而禹梅之寒餓其自是可以獲免于吾觀
禹梅方攻苦茹澹力追古人寧復志爲苟得以白同于
流俗則其寒餓之得免與否固非愚所能知而有志讀
書者於此可確然以自信也始禹梅不欲以其稟問世
而余叔充宗與范子國雯亦竝沮之旣而御坊人之請
馳書索序于余余曰是亦讀書明道者之一助也爰書
此以引其端

宏周公慎歸吳門遷居序

今天下孰不可與言文哉三尺童子奉庸師愚父兄之教熟時文活套數十首挾四子一經講章各一編每遇私試輒指以鄙劣之解命以浮軟之詞以如題爲工繳不觸口爲入神始之稍有才識者猶出入常調之外經庸師愚父兄之點竄日剝月削盡易其童時肺腸非鄙劣浮軟不復下筆一日出以示人宗族誇之里黨效之甚至司文衡者亦從而收之世之無識者徒見其可以恣取捷得以爲金針祕藏之果在於是也夫孰知此宗族里黨司文衡者皆其庸師愚父兄之所浸灌而出乎

吾嘗憂焉思得一心明識高破除邊幅之痕離脫訓詁之習以無法爲法者而抱質寡昧不能任意爲之徒以言之無聽倡之無和常有獨力難支之懼嗚呼今天下孰可與言文哉先友黃澤望先生嘗謂吏治不屬有司禪理不屬和尙時文不屬秀才誠非虛語也辛亥五月余屏知于都督李公俾誨其兩子以文始獲交周子公慎周子爲人行安而節和接物無忤與之言古今之事亶亶終日不厭也其爲文一洗近今之習蓋不染於庸師愚父兄之教而能破除邊幅離脫訓詁者余與之處

三年矣而今年爲更親余書室居府西偏周子居東偏相去三百餘武月相聚爲文者六每日出發二題未午周子已脫藁而嬉余尙呶呶几視間不日晷不能止也有時簿書酬答盈其前者數尺周子俄頃檢閱輕重高下分別以授侍人便伸紙拈題略無煩擾之意余一事無所關營營終日當其思之未得未嘗不神搖而氣阻也周子又善飲酒能多而不亂彈箏度曲宛轉席尚雅有晉人風致余則銜杯引滿不及十三四行輒頽然其際矣班史載陳遵張竦博學贍文辭俱以列侯居長安

而操行各異遵嘗謂竦足下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于子而差獨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我而效子益病矣余嘗誦此言以周子況遵以竦自況周子笑而頷之以爲他日安得鉅筆如孟堅爲吾兩人合傳也嗟乎以周子之高才遠識曠襟偉度猶淹名太學頓躓不得一第坐視庸師愚父兄所教紆青被紫前後相望以夫顧獨受辟書違邑養遠適蛟海之上從事於羽檄戎馬之間則余之困蹇無聊又寧足悲乎然少陵有言文章

一小技於道未爲尊都督公控制十一州軍旅芻糧周子皆與其籌畫而終歲不輕赴一宴不妄受一錢敝衣蔬食不改儒生之舊余賦性伉率橫口論議往往爲人所憎愕周子獨容而取之酒闌文罷罄吐靡所不至蓋自定交以來未有一語之不相契合者然則余之不逮周子又不獨在文章矣癸丑九月周子暫歸吳門以塵市之喧將遷於上津新居期余以一月之別爰書此爲贈周子其懸諸齋壁使世子孫知吾兩人情好之篤且以得爲文之法焉

寶刀賦

歲紀重光序當中夏虎帳柝停鱣堂讀罷睹夕陽之在山快清風之入廈萬子方揜關獨坐都督李公太學周子相與款中庭而索話焉於是石欄竝倚茗椀再行揮晉人之麈尾卻唐代之歌聲論立身之大節惟報國以精誠爰有寶刀掣電其名出而其賞對之若驚恍吳門之匹練疑王屋之流星易水之白虹如在蜀山之積雪豈傾怪朗然而星漢倏風雨以交零乃絃歌之斗室亦霆擊與雷轟不然胡爲其飛空之矍矍而耀目之瑩瑩

者乎萬子肅揖而前曰噫我知之矣昔有仲謀劍名紫
電歷世千年今茲再見余嘗溯公之事蹟蓋若與仲謀
而合撰何以言之始公之開府維揚暨今者提戈兩浙
非皆仲謀所牧之封疆乎始之使江防無夜犬之鳴今
之俾海濱絕妖魺之舞非仲謀之北顧則老瞞奪氣西
望則蜀漢斂兵者乎然而被服儒雅敦說詩書公之於
仲謀固嘗過之而有餘也又何斯劍之稱號而不得與
之相符周子曰子之說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又一者
矣子不聞江南秉鉞等曹彬之不戮一人關內停車同

鄧禹之曰降千數者非公之父耶又不聞定漁陽而收
富平追大勳于耿弇撫百蠻而寧三楚比偉伐於士行
者非公之兄耶公方受兵法於家庭答君恩以一劍而
豈徒坐擁貔貅以自適其清宴故當其弱齡侍衛則出
入禁闥以此刀聯一體之歡及其壯歲總戎則馳轍疆
場以此刀寄九伐之權此固一生忠孝之所凝非若治
金範鐵以資夫擊刺之能者也萬子於是竦然而退曰
吾乃知此刀之重蓋猶衛公之帶而鄭公之笏也愚雖
不文敢失其實爰記所聞以當瑀筆

清真觀免租碑記

仙釋之廬徧於域中而屢代明君賢相未嘗遏其興作者非縱之也生人之情好日滋慾攻利誘雖國法無如之何而有人焉以清靜寂滅之道提唱其間或亦可挽什一於千百則不得不就闕闕之中聽衆徒以倡其說夫既藉彼之說以補吾治之所不及而復使營營終日供賦給公其有不陽趨陰背輟所務以逐於生業者幾人乎此宇內寺觀之址自昔每多優復者所以爲二氏亦所以爲斯民也崑山清真觀在宋以前爲放生池乾

道初方士翟守真過其地見有蛇蟠龜伏之勢首建真武殿繼以玉皇閣而三清太乙諸宇環列焉七年御書立額賜觀基二十餘畝復其租迨明洪武二十四年清釐天下田畝觀基除籍如舊嘉靖中始命起科諸羽士遂有賦役之擾彼時當國者因其君嗣人之統方日夜導以自私自利之說無怪乎上行下效寸寸而稅之無復有所留餘以爲方外者地也本朝康熙十七年巡撫慕公憫三吳賦役至重令所屬州縣清丈圩畝以甦影託之累而邑令曾君實董其役邑之好善者某某因稽

核城中寺觀其爲畝若干條列始初賜復之弘施及季世增租之弊政白之令而上於公清真觀之數十畝與焉任持某復從而申理其說公乃慨然允復厥初立取稅籍釐正之觀中百年莫挽之害始得甦息公可謂知所務矣嗟乎三神山在海中隨風上下可望不可至秦皇帝以尺寸所割之天下猶不靳使方士將童男女五百人生人日用之物無不備具以求之今以域中之臺觀稍似其處者顧不屑銖黍之蠲而必於取盈古今何不相及乎公之毅然命除其租亦以體朝廷之德意而務存其教也余寓居去觀甚近鐘磬之聲相聞他日得遠從疏傅近侶賀丞方將就方外有道之士求所爲清靜寂滅者以滌其夙昔之煩囂焉游行至吳或得重來是觀則公之舉不第有裨於諸羽士而行且及余矣邑例凡賜復者舊名公占余病其不雅馴故因某之請直書免租以列之於碑

育嬰會置田疏

蓋聞牛猶舐犢虎且顧彪鳴鳩以在桑而致其均平鷺雀雖處堂而極夫娛樂相彼鳥矣咸自愛其所生矧伊

人兮乃至棄其所出惟茲忍心之一啟遂致薄俗之相
乘爭訟日繁等父兄於萍梗兵戎益起視君長爲仇讎
原其始皆迫于饑寒塞其流在予之衣食故吳郡育嬰
之曠舉實我友維世之殷懷自此隘巷陋中不睹棄兒
之泣空桑陌上惟聞流水之聲顧地屬通都趙氏之遺
孤非一而乳當三歲丙相之履直奚窮向善者實繁有
徒好施者恐難爲繼或宦游遠道慮鴻便之無從且行
賈他方苦鞭長之莫及必圖一勞永逸之計始免有初
鮮終之譏用是博咨而廣詢謂宜醵金而置產在昔詩

昌常平之奏曾發公帑以備饑荒嗣後元晦社倉之條
亦斂私橐以謀存貯彼天災之流行莫定猶預爲賑恤
之方況稚子之飲歡有常當早規取給之策所願同心
善士慷慨樂輸慕義宰官踴躍從事務俾一易再易履
阡陌而雲連幸致斯倉斯箱穫稻梁以櫛比義田之莊
尙在可追文正遺踪胎養之粟不頒復睹孝章善政但
使廩多餘粟何憂野有棄兒况乎厚意所風將共敦孝
慈之俗義聲攸被且苾生仁愛之心此可見爲德之有
鄰抑以徵牖民之孔易良規事著盛事永傳謹疏

海會寺募建大殿疏

代文學上人

黃金布地祇園肇建于西方白馬馱經梵寺聿興于中
土始借鴻臚之署繼煩將作之營其在六朝時名藍著八
千餘所洎乎唐代披緇衲者十萬餘人畫棟丹楹要不
由於天降飯鐘粥鼓夫豈出於鬼輸念我葦山互稱福
地三佛著誕生之異名擅寰中四裔擅山水之奇勝甲
天下所在有旃檀之集是處多參講之流惟茲海會一
區寶當鄧西孔道自梅峯卓錫經始宋時暨中峯掛瓢
修治元世前拱趙王孫之墓石骨與石馬偕存后倚王

管郡文鈔內編卷一

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參政之墳好聲因華表更著鄭平章當國常頒戒牒千
章吳丞相握江遂枕腴田萬畝三百年之內迭廢迭
興二十葉以來旋傾旋復迨本朝鼎興之日賴陳氏聿
新之功法席崢嶸三十載克安龍象齋廚修潔千萬眾
曾給饗殮值今一世之方週迺遭大師之來泣派由臨
濟得見性成佛之真傳法受冰懷積搬柴運米之苦行
謂圖基於未毀爲力不勞而聚少以成多致功罔覺所
望檀那之曾施得成金碧之巨觀斗粟寸絲俱爲善果
一椽片瓦皆見良緣自此兩峯之法乳如新快靚雨花

琳瑯諸佛之金城永固其看貝葉葳層矣

重校資治通鑑序

立齋先生廬居無事得陽羨路氏資治通鑑版校而補之存爲塾中讀本校既竟門人萬言請曰吾師頻歲之勤惡得無一言以先之先生曰余何言乎司馬公此書其於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治亂得失之故亦既甚詳且悉矣余何言乎願聞昔人有云讀通鑑者須用一番記其人名更一番晰其地理此識記之法也每遇一事既備其始終條理而核之復取袁機仲紀事本末以相印

管部文鈔內編卷一

至三四明鑑者

約劉刊本

證庶免脫漏之患此貫串之法也又於某時遇某事某人處某事既已得其緣起不當卽爲究竟姑揜卷靜思設使我遇其時當其任應作何等措置若何而成若何而敗先有定見於中然後以古人之行事合之則其所得與口耳誦說者必有異此練事之法也但上智絕少中材頗多縱使篤志好學而歷時既久每患遺忘又必如司馬公稽古錄黃東發歷史紀要等書每人每事擇其關要筆而錄之隨地隨時皆可緝閱振綱挈領寓目了然此又備忘之法也晉溫公通鑑既成當時惟王勝

之曾起訖細閱一過他人讀未數卷已昏昏厭倦舍去
吾以爲是皆讀之無術以至此使得吾數法將有朝斯
夕斯寢食於斯而莫之教者又何人不可爲勝之而顧
以是貽司馬公羞乎然通鑑之所紀惟治亂而治亂之
所由惟人才他不具論卽以漢晉隋唐一統者言之蕭
張見用赤社斯興王謝秉成典午勿墜以至蘇高贊謀
議於開皇之世房魏效仁義於貞觀之朝莫不倚畀元
臣恢弘盛業比其後也五侯十常侍之輩塗炭兩京王
國寶司馬元顯之僑破壞江左楊素之與裴矩其操術
殊而逢君之惡則一李林甫之與田令孜其流品異而
誤國之罪則同讀史至此固未有不歎息痛恨於其人
者也吾黨誦法聖人抗言王道其于數千年中人品之
賢否尤必加意致詳勸戒旣明取舍一定庶幾坐而言
起而行不失爲善讀溫公通鑑者哉言對曰吾師標舉
讀史諸法詳盡無遺是卽可以爲序矣承命取金氏王
氏所編綴於前後而書其言於首簡

何伯輝小傳

何連城字伯輝松江上海人也世以詩書昌其家君少

不樂爲舉子業。塾師督課之，往往棄去。顧好誦，與帝岐伯書弱冠，遂以醫名。所至人爭延致之。君扁舟布袍，鬚髯灑然，左倚書卷，右列藥囊，接人不喜作寒暄款語。有求治者，問切而外，輒與藥，令去，貴與賤無二視焉。嘗爲諸症丸散以施人，乞之卽與，不責一錢。或詢其藥品，君笑曰：「人有不一之病，吾自有至一之藥。子第求其效可也。」何問爲得其藥者，頗多奇中，而尤長于治目。一日過崑山徐藝初之長子倣，患目眇已數月，淚濡眇合，諸醫治之百方不效。客謂藝初曰：「頃有異醫從雲間來，聆

其言似有異于盍，迎而試之。藝初如指以請君，睇視意曰：「公子之症，以積溼壅脾，清氣不上，因母貽子，遂致斯患。法當治脾，卽得平復矣。」傍有難之者曰：「聞之目系于肝，肝病斯目病。子以理脾爲說，得無稍偏乎？」君曰：「未也。吾且將計日而效于時。」邑中諸醫大譟，至期俱造藝初所候視，以爲不效，則可哄堂揶揄之也。倣晨起，方附衣驚謂乳媪曰：「吾在黑暗中數月，今何忽睹天明耶？」媪或以他物則皆辨，一門傳呼，謹然諸醫始歎詫而走。盍仰之瞳與珠本無所害，而病在于睥，目上下睥皆屬脾，向

所用疏肝之劑非經藥之正徒使土溼久鬱而兩啤益
閉君惟認症之真故期以七日而果愈也然君善治目
而自苦于目睫垂眵細似乎昏眊者然或問之曰子胡
不自治乎君曰吾年逾六十何以治爲且吾治人之目
可使之辨黑白而別是非不治吾目睹人之營營攘攘
逐于利而莫知止也識者知其有所蘊云

四明萬子曰近世之人無一事知求其本諸醫之以肝
治曰適得其常也而何君獨爲探本之論斯豈以術逢
世者乎余嘗爲當世陳本計人莫不以迂誕嗤之而藝
初之子何君獨深信不疑卒收其效焉則惟其愛子之
誠且迫也嗟嗟逐末之民安得如藝初者而一與之語
哉

陳十園六十壽序

自余客崑山卽得與陳子十園游戊午夏復來陳子方
適豫州時正其六十誕辰也比返則已仲冬其配徐夫
人亦屆六旬子斑娛舉雙壽之觴崑之親朋皆相率前
爲壽余雖交未久視陳子每有心託我亦將操文以獻
而難于措辭蓋近世祝嘏之言每以依迴諛佞爲工恐

其任乎我則戾於陳子而合乎陳子又未必適乎我也於是姑過而相揖陳子曰子無以我生日爲言我受弔不受賀也余曰何以言之陳子曰子寧不知邛人之處世猶赴宴然使其宴而太牢九个清酒百壺無筭釣天客皆廣平則我與子固樂窮日夜之歡而不厭也今有是乎其肴核則雜以草具也其觴酌則取諸醋甕也其優伶則皆烏言而夷面也其賓友則多屠僞而販夫也吾亦何所戀於此席而子令我酣宴不去乎又曰世俗每以閨歲爲終具吾與室人皆六十而適當小閨將求美櫛而沐之并吾二婢子爲四具焉室人曰如俗忌之爲奇不爲雙何吾謂是何難當更買一婢而成五則何所嫌也余聞之大笑曰是真可以有言矣夫陳子之憤世而不欲久居也猶爲崇志節尙退讓行古之道云爾天下何者復能循古道哉居官者不問其君之用否而惟以得位爲榮干澤者不問其主之喜怒而惟以求賄爲事客授者不問其禮之厚薄而惟以得館爲樂卽飲酒者不問其席之誠僞而惟以與酌爲歡舉今之世豈復有一人知志節退讓者況生死大事子奚獨斤斤於

此亦既以赴宴爲譬余請子泛其杯酒鞭其樂人罵其坐客直斥其無下箸之處據案拍几叫喚不去必求爲平原十日之飲嗣宗六十日之醉而後已彼造物者無以耐子自將出其清歌佳釀以徐慰子之渴飢亦何爲當嘈雜紛拏時遽欲言去耶吾聞遠行者未買舟而先束裝卽羈絆不得行子之美饋固適無何有之鄉之裝也顧乃先束之且并一夫人兩側室而其束之其故欲違禁蹈忌以使之皆不得行也亦已審矣方欲更買一婢以合於奇數而束裝子仁人也寧肯以六十老人妄誤一少婦者殆將使之奉卮區調竽瑟以俟夫清歌之發佳釀之傾而快然自適也則子又明示我以不欲去之情而胡謾我爲於是陳子忻然命爵曰吾請獨受子賀如子言固當以今日爲赴宴之始乎

盛仲山六十壽序

丁巳

震川先生之壽陸思軒有云吳俗爲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文故文不必佳凡橫目二足之徒皆可爲也余謂不然文章在世原非以供庸夫俗目之稱賞要使曠代絕識清流佳士泊

然與吾文相遭正不知我爲何人人落何許而心開神
旺意接情移有得於筆墨字句之外者而後可以爲文
也故微之不辨村校之訛之換心識旗亭之唱而歐陽
子之序廖氏集亦以有待於後不汲汲今世爲言然則
震川特深慨乎潦倒而言之士爲文固當以知言者爲
鵠不可徒求免于悠悠羣飲之人也究竟震川他日賴
有壁間之文見賞文長展轉以得當于禮闈雖其所重
不在一第而吾黨寧可漫然以文字應人乎丁巳讀書
玉峯盛子玉臣以其父仲山翁六十序見屬玉臣固習
聞乎震川之言者其以余爲橫目二足之徒而概以命
之乎抑將別有所取而誤及于余也余困頓舉業不得
肆力於文詞平居自量無論不敢作古人堂奧之想卽
欲稍窺其藩籬猶茫乎未知所嚮海濶僻處妄承親友
之責遂以充祝嘏封兆之用其實毫無所發明也今也
游震川之鄉得與其門人子姓上下其議論正如河伯
東行方旋面而作望洋之歎區區涇流兩涘久矣自愧
其拘墟也而尙敢以有言耶吾聞仲山翁自幼恬澹不
樂仕進孝親慈子友其兄珍示白首無間言所居茅屋

數楹名花按節修竹插天日惟啜茗攤書焚香禮佛而已暇則臨摹四體點染六法好事者持去輒相與寶之翁始可稱靜而好潔者歟世趨日下相習爲譚論訛訛之態凡官爵貨利所在雖泥塗腥穢不擇地而蹈之其害中於人心有挽河決海莫可洗滌之勢於是啟齒落筆卽有庸思庸句會萃其間父勉乎子師授諸弟今之爲文章者皆是物也仲山翁清修粹德固已盡闕時下之熟徑而日奉其身爲文士膏肓之砭矣余方挹取之不少暇更以何說佐翁百歲觴哉願玉臣殷殷之請先

朱天木壽序

以醇叔申之雲章雖鄙陋何敢固讓姑舉學文之意答之俟數十年後學于玉峯旣久得于震川者已探當翁杖朝問室時徐爲釐祝之詞以獻未晚也

往歲戊申己酉家大人設教于桃源書院桃源書院者宋慶曆中王說先生所講學處也王氏聚族而居迨今六七百年煙火凡千餘家隔河有朱氏者亦不下數百家衡宇相望世爲婚如有古朱陳之風焉時從家大人受業者王氏子弟居十之七朱氏子弟居十之三而朱

翁天水之子予先實在其中余客游袁筠歸間過書院
起居家大人予先邀余歸其家設雞黍具賓主之禮朱
翁長身多髯方巾布袍攜其幼子出而謂客飄然若神
仙中人後家大人去設教他所余亦浮沈世路與朱翁
絕不相聞今歲余自京邸歸見有朱子文開者來從家
大人講業于荒莊之上詢之則予先之弟天木翁向所
攜之幼子也頽然玉立質而有文蓋去予先歎余時九
年于茲聞朱翁已將拜六十矣近世父兄師友之教惟
以時藝速化爲工謂經史古文之書可以束而不觀而
家大人立教之法務使之研窮乎經旨綜核乎史要沈
酣乎古文諸家之言而後發爲藝詞可望其辭實之俱
茂焉然一時場屋虛聲之士從之者如水赴壑而吾父
子書笈所至講坐殊落落然朱翁顧好類侯芭嗜同屈
到始而命其長子繼而命其仲子殷勤受學歷久不渝
此其所見有大過人者天道雖遠正學必昌吾知狂飈
既息之後世之所尙斷乎在此不在彼也史遷有言物
賤極則反貴然則朱翁之課其子固爲越時之勝算逢
年之善物乎獨是余也萍踪痕跡條北條南不得晨昏

家大人之側且以肆力墳典竟其所學而予先兄弟乃能耕田讀書優游侍養以娛尊人之老揆之余心良足深媿故因陳子士寧之請聊書一言以佐翁壽觴兼志吾羨慕之情焉

余吳野歷科程墨選序

余子遜庵輯其父吳野先生所選歷科程墨既成介潘子次耕以問序於子予繙閱終卷不禁喟然曰嗟乎余子亦知尊先生所以爲選之意乎夫古之以時文進者其用功固不專於時文也必將萃六經羣史諸子百家

筆部文鈔內編

卷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書爲之探其本原別其流派窮極其名數象物之異同含英咀華伐毛易髓然後發爲文章以自列於科目而其間立心正大之士復能以其誦讀之所得措之於班朝治官而爲良有司爲名諫議爲賢公卿者皆於是乎出其或有偏頗回適精其術而反用之者必不免凶於而家害於而國焉然則士當程試既得之後其施爲次第又不繫乎時文矣而世之昧者方謂有明一代之魁人碩士莫不由時文以進舍是之外無可以享大名顯當世者於是父教其子兄勉其弟日取程試偶合之

作沾沾焉口誦心維繩趨而尺步之凡古聖賢人著作之所遺皆塵封蠹積皮置不觀遂至前不知有古後不知有今馬牛其襟裾而欲以勳皇王之大業宜其出而用世惟知弊國股民以自私也可不謂大愚乎然而國家取士既以此爲程度士之欲有爲於世者非此無以自見故雖高才絕學不得不屈首而爲之譬諸陸行之馬水行之舟其行者人也而得如其意以達者馬與舟也涉遠者不可以既達而忘焉與舟之勞決科者亦不得以既遇而廢時文之學此吳野先生程墨一選所以

爲三百年來人士留斯鴻跡也予獨於茲有感焉明初之文淳而簡中葉之文昌而博季世之文圓密而浮麗其間升降雖不一途而大要不過此數者夫至於圓密浮麗而時文之弊極矣是以嘉隆以前君子小人未始不相爲起伏然猶無心於樹敵也故當國事糾紛之會有從而傾之者卽有從而正之者迨定陵末造其小人固營私植黨以自便其所圖而君子亦往往執而不化始而國本繼而三案終而疆場一勝一負互爲排抑喧騰未定而國命已隨之矣則夫士子心聲之所發卽爲

斯世氣運之所關而學無根據者其貽禍爲不淺也後之讀是編者其亦知所戒也夫其亦尙知所法也夫

上總督李公書

今之轄地千里統兵數萬人舉境內文武官吏皆其所屬每日晨衙鼓吹三作盛服坐中堂傳呼啟門發文書數十通其收文亦如之屬吏之請事者鞠躬屏息而入逡巡以次致詞爲之畫可否示意嚮揮之使退有大事則鳴騶至公所與諸大僚商略以行謂之會議不然復鼓吹三作而入與其賓友陳觴列饌以嬉每遇節序或

管部文彙內編卷一

卷四十四 明教書
鈔閱刊本

壽日卽戒門下屬吏以饋獻至厚則納之其不及額輒斥去弗視而他日之黜陟卽據以定其高下如是者非督撫乎以如是之督撫而閣下在其間言甚爲閣下惜也然以千里之地數萬之兵與境內文武官吏皆歸于一人而惟是收發文書接對僚屬錙銖于饋獻之多寡已焉以如是之督撫而有閣下在其間言甚爲朝廷幸也夫閣下自甲寅以來貫甲冑冒矢石據危城之中與賊相撐拒幾及三年閣下之身亦殆矣峙芻糧繕器械皆倚辦于杭州千里外而伺敵間隙張機設謀以乘之

曾不得一夕安枕閣下之心亦苦矣卒能摧墜落銜使
賊不得過須江一步瀚河西財賦之進賴以無虞閩人
計盡力窮竟受約束閣下之勳又何其偉歟而侍衛稀
簡追羊太傅之風供御儉素著李將軍之節無論吏之
以例饋者畏縮不敢前卽施恩于人亦不望報嘗見一
縣令德閣下特薦貧不能具禮且知閣下不受禮乎太
平御覽文獻通考二書以獻閣下却之曰薦賢爲國何
用書哉卽其他可知矣閣下之守又何其廉歟然而一
品之秩雖崇三師之寵莫賈視嚴疆初任與中土坐鎮
諸公反逸不相及凡我浙土之大夫士庶莫不扼腕欣
望以爲閣下勞苦功高如此而頒賞獨後于人閣下得
無喟然思去而使吾此僑之民亦徬徨無所依也愚獨
以爲不然天下固有以賞爲賞者亦有以不賞爲賞者
今巖疆之上方圖進取非先賞無以勸之而中土大吏
能精於心計以佐軍興其進律也固當然使閣下遂與
之同科人將謂朝廷之禮秩勞臣固漫無所分別也故
且薄爲賚錫以俟西南之底定而策勳胙土焉閣下寧
不知天子之深意而遽以功大賞薄爲嫌乎使閣下而

管部文錄內編卷一

全五 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致嫌於此則與錙銖饋獻之多寡者亦無以辨而謂閣下爲之耶獨是閣下之得平經史者熟閱于事理者深自漢末三分以來如東晉如六朝如五代東西龍戰南北虎爭無日不尋于干戈亦未有設科置例盡一切苟且取盈之法靡不舉而行之者今一逆臣妄逞其凶暴乃聚天下之兵竭天下之財謀之五年待其自斃而後稍得伸吾尺寸焉豈可謂謀國之有術歟夫前事既不可追而事後之圖所宜亟講閣下必有預定于中者言等事外者既不敢言彼錙銖饋獻之多寡者又不能言

而清操偉伐老成見事如閣下者更以非其職而不欲言將使繞朝笑人以寂寂而謂我大清之無一人也故爲今之計無寧使言之而不用必不可默之而并無其言閣下其有意於斯耶近世上交之詞一以諂諛爲事未有能直陳其意者閣下非好諛之人言亦非獻諛之士遂不敢因仍流俗而以古道自處閣下儻能不督過之則士風丕變又未必不在言之一言矣

顧母華太夫人墓表

嘗觀夫子之繫易於坤卦象詞既贊之曰坤道其順乎

承天而時行而六三爻詞又贊之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引而伸之妻之代夫有終臣之代君有終亦並有順承時行之義自經學不明世教日失求其克修代終之職者蓋鮮而閨門之內爲尤甚乃今於無錫顧宜人之狀得其順承有終者數端焉宜人華姓系出南齊孝子父某母嚴氏宜人年十七歸于封公封公事親孝待兄弟友律己清儉處親戚鄉黨有恩意教子最嚴宜人與之齊垂五十年一一能如其意以出之當于歸之日封公之父念田翁方主家政整肅有準則子婦非歲時承祭不得妄御羅綺饋食賓筵品物少不中度正色叱之無所假宜人資送甚盛入門卽善體阿翁意盡屏嫁衣椎髻布裙與諸妯娌從事遇享祀宴會之日雞鳴而起兢兢惟恐失墜每食上必使女奴伺翁顏色色喜乃敢卽安是其佐子職之修而代有終矣念田翁篤於同氣諸女弟久出閤節物饋遺之外猶時其有無以左右之宜人黽勉待命有所呼取應聲出無後時其有貧乏者迎歸視養衣服禮秩不敢甚亞於翁也封公之於妯娌也亦然宜人帥其初不稍變

刑于所漸更能自厚其同產周氏妹死不克葬宜人畀
之費其孤盡諸酒食再畀之再盡宜人卒與其弟自葬
之是其敦孔懷之好而代有終矣封公儉於口體勤於
治家自得宜人一切米鹽瑣屑之事宜人皆躬爲簡括
不復以關封公以故得恣意絃誦上下千古成其博洽
之名晚歲以琴自娛客至四壁噲吟宜人輒具肴核出
酒茗以佐歡窮日夜不厭而自奉獨約每飯不過腐菜
一器至身先操作晝夜紡績靡休則雖既貴之後猶不
專談諸婢妾也是其勵儉素之風而代有終矣從妣談
衣食不給月必數過宜人禮待有加不以頻復少懈且
語諸子婦曰是其貴盛時固勝汝家遠甚人生興替何
常爾曹慎毋以驕致慢也姪貞女早孤不嫁矢志空門
宜人撫若己出歲供其常餼不更有無告之嗟妹之夫
孫糜孑幼失怙館諸家教之學既成而後與婚洎妹氏
早世復撫兩幼甥如其父今皆能屬文有時名是其廣
慈惠之德而代有終矣宜人有是四德固宜淑譽發聞
翟衣被體上邀綸綍之光再享大郡之養子子孫孫蠲
聯鵲起其弟祿之盛有加無已也彼世之託乎從夫從

子而罔或自樹於閩閩之中者其亦知以宜人爲法歟
余與袁州有同籍之雅適應召入都舟過惠山袁州搏
頰請表其墓遂撫實備書之封公諱某子五人長岱卽袁
州次密次番次岷王子舉人次嶰太學生其生卒歲月
與子孫婚嫁之詳具於諸石

管子文鈔內編卷二

清郵縣萬言貞一撰

北郊配位議

本朝稽古定制以冬至祀天于南郊夏至祀地于北郊俱奉太祖太宗世祖三聖爲配其配位之次南郊太祖居西嚮第一位太宗居東嚮第一位世祖居西嚮第二位而北郊亦如之太常徐元珙謂配位當一以正位爲準昊天之位南嚮則東爲左而西爲右三聖之配位自無可疑地祇之位既北嚮矣而配位仍視南郊爲

管子文鈔內編卷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序則由地祇視之是太祖居右而太宗反居左揆之人情似爲未安今當制作明備之時亟宜釐正以垂萬世爰密疏請之皇上慎重大典下內閣翰林院諸臣考古禮文斟酌以求至當臣某謹按自漢迄明其問天地之祭分合不一大抵合祭者固以地從天而壇皆南嚮卽分祭者亦以地視天而壇仍南嚮求其祀地之壇北郊北嚮如今制之得者惟宋之政和徽宗政和四年親祭地祇于方澤以嚮太祖位東嚮暨明嘉靖以後耳世宗嘉靖九年分祭天地于南北郊皆以太祖配北郊地祇北嚮太祖西嚮嘗考鄭康成之言禮記周禮以方

丘泰折社皆爲祀地之所而郊特牲篇社與郊對舉尤爲明悉其言社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其言郊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蓋言南郊之祭天爲就陽則北郊之祭地爲就陰可知言南嚮以祭地爲答陰則北嚮以祭天爲答陽可知古人互見之文往往如此奈何自政和乃發之嘉靖以後得大正其制至本朝始監觀盡善乎則地祇之當居北嚮此不煩再議者也至於配位則兩漢魏晉及南北朝多以太祖配天太祖之后配地迨

唐之中葉始以神堯太宗高宗並配郊壇而宋之藝祖太宗眞宗卽因之論者以唐高宋眞未有配天之德於此不能無疵必如我太祖太宗世祖之肇造寰區功德巍煥斯足以當之而允協焉則三聖之並居配位亦不煩再議者也獨是配位之次就今日地壇而論則如元珙之說臣誠不能以無疑以古之合祭者言之漢元始五年天地皆南嚮高帝高后皆西嚮宋皇祐二年天地皆南嚮藝祖太宗眞宗皆西嚮紹興十三年天地皆南嚮藝祖太宗皆西嚮明建文時奉太祖配天地于太祀

殿西嚮永樂中如之洪熙後益以太宗皆西嚮夫合地于天而正位南嚮配位西嚮則今地祇之正位北嚮者配位不當隨之東嚮乎以古之分祭者言之漢光武中元元年地祇位南嚮高后位西嚮此薄太后唐開元二十一年地祇南嚮神堯西嚮金大定十一年地祇南嚮太祖西嚮夫分地于天而正位南嚮配位亦西嚮則今地祇之正位北嚮者配位又不當隨之東嚮乎或者以宗廟有昭穆之位故郊壇配位緣之以興國初北郊之制坐太祖于東而坐太宗于西此其顯證也然臣考禮經昭穆之謂由廟中祫享太祖正東嚮之位三昭位北而嚮南取昭明之義故爲昭三穆位南而嚮北取幽穆之義故爲穆後以太祖之廟南嚮居中遂以其子孫之廟在左者目爲昭在右者目爲穆耳則是昭穆止可以左右言不可以東西言也今南郊之位天南嚮而太祖配其左居東太宗配其右居西則北郊之位地北嚮而太祖自應配其左居西太宗自應配其右居東矣顧乃左右互易如此則改而正之寧可以且夕緩乎但質之宋明之世其並配方位之可據者僅有藝祖太宗眞宗並西

嚮之文而絕無昭穆分配之典此蓋以祖宗之于天地
皆有爲主之義而不可同於廟中之昭穆將以爲子孫
承祭之序者也皇上儻毅然斷之奉太祖配位居太宗
之南更奉世祖配位居太宗之北則適合乎隨地而左
之義若以明世地祇北嚮而太祖配位仍西嚮則禮法
後王卽並奉三聖于地右亦無乎不可要之如前此太
祖位地右而太宗位地左則確然非禮之正也而推之
嶽鎮陵山海濱之從祀其下者其沿失亦可以是衡之
矣今北郊從祀列五嶽于右而永陵之啟運山福陵之天柱山及四海次之列五鎮于左而昭陵之隆業山

管部文鈔內編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孝陵之昌瑞山及四瀆次之是永陵山反遜于昭陵山福陵山反遜于孝陵山也時有聞臣之
說者作而曰然則南郊之配位亦何妨並奉三聖于昊
天之左乎此又臣所深願而不敢必者已謹議

擬祭啟聖公文

惟公系本神靈生稱瓊偉勇力聞於魯國皆道德所發
皇政事著於鄰邦悉文章所根砥篤生聖子代爲帝師
寰宇崇歲祀之儀不先父食古今奉斯文之統共指家
傳茲值東巡特臨曲邑溯三千年之世澤孰非厚德燕
貽撫七十葉之孫曾如見明神陟降用修彝祭之典代

以扈從之臣泗水環流知發源之有自防山聳峙占積
慶之無疆牲醴式陳格歆非遠以先賢顏氏無繇曾氏
子皙孔氏伯魚孟氏公宜配

四配贊

復聖顏子

伊誰好學不惰特稱四勿是凜三月以貞簞瓢陋巷墮
體黜明樂處斯在尋者其興

宗聖曾子

孝先百行曾得其傳明新止善忠恕達天省身無疚養

管邨文鈔內編 卷二

五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志斯全孜孜易贊猶見冰淵

述聖子思子

一堂師弟參以聞孫思誠之學獨扶天根位育其究戒
懼其門己百己千塗轍可援

亞聖孟子

羞道桓文特崇仁義遊梁適齊放淫距詖承彼三聖陳
以二帝厥有本原知言養氣

十哲贊

閔子子騫

出蒹葭中被洙泗教內勵孝行外陳王道蘆絮猶溫旃
裘非耀抗志強家蕭然高蹈

冉子伯牛

嗟哉伯牛危言正行小物欲謹聖猶取鏡惡疾奚傷令
名莫竟自牖之言千古同聽

冉子仲弓

見賓承祭求仁之樞居敬行簡臨民所趨斯旨旣立入
道有途誰謂主敬發於後儒

宰子子我

維德有言古無二道自進斯人始易其教近類斯取徧
聞則躁不辯而侍殆以身詔

端木子子貢

瑚璉之器不揜茅茨分庭歷聘宜廓其施學無可息治
不任機終焉至道一以貫之

冉子子有

世推以藝已遜其力從政何有見道而畫一自問行加
之鞭策日就月將其究則獲

仲子季路

具臣之器兼人之能不恥縕袍克悔琴聲祭禮一試蒲
政三稱志輕死亡正命結纒

言子子游

生於吳會仕於武城學道爲教絃歌發聲正適以經得
士於行吾道之南賴啟榛荆

卜子子夏

蓬戶而居彈琴以詠與皆賢已戰能自勝論達精微勇
戢暴橫詩教之傳於今爲盛

顧孫子子張

始雖干祿終克書紳崇德辨惑致譽安身庶幾近裏奚
止取仁不媿十哲進以斯人

擬御製天津海神廟碑

朕昔巡歷天津詢知直沽海口去盛京四百里而近戒
舟命涉實利轉輸運者牽錦兩郡歲穀不登兵民乏食
深慮朕懷而陸運之程踰山越谷馱載所致曠日爲勞
厥惟創興海運斯足拯我民生爰命近臣往蒞其事酌
揆倉粟運以巨艘出直沽之口東指遼海驚師櫂卒并
力一心波濤不興天日清皎祥颺送帆槩如馳甫三

日卽達盛京振給所暨徧於窮鄙兵歎於伍民躍於途
俾此京輔之邦相與遂生樂業則惟爾海神有靈克相
朕以綏茲兆庶也朕惟望秩之典國有常祀而非常之
功尤宜報享天津東舊有海神廟今特命工庀材重加
營建朱甍碧瓦規制崇宏庶幾鑒茲惓忱益加祐助豈
惟余一人惠鮮之意藉以有成將盛京世世軍民咸得
邀神貺於勿替也是用揭諸穹碑表神之功德以垂示
永久焉

重修大悲寺三世諸佛殿碑記

新修大悲寺碑記

八

約園刊本

惟天寬厚清德本支世世篤生令詰之姿麟趾之振振
常華之鞞鞞風雅所載歷有其徵如和碩簡親王再世
之賢實足以當之而無媿已先王於順治丁酉歲嘗至
大悲寺見大殿彫剝不治捐祿修之諸佛像設並莊嚴
一新夫佛固人之所望以福田利益也然使其無可自
庇又安能以福利及人先王之爲此舉其意豈無所在
乎厥後奉命專征自金陵而豫章自豫章而臨桂所至
本仁行義寓惠於威使民喜其來而惜其去有繡裳赤
舄之美焉蓋皆本此事佛之心而推之也今嗣王克篤

其烈於殿之儀觀多所增新其所以祝聖祚下成先志者不更弘且遠乎昔漢東平王言爲善最樂齊竟陵王喜招名僧講論史皆紀而傳之某職在史館樂今王之能以仁厚守藩服而溥福利於無窮也爰承令而爲之記

寶積錄序

釋氏之有古德猶吾黨之有先儒也先儒以語錄闡聖人之遺經古德亦以語錄演如來之奧義雖標旨樹訓未必克殫乎開宗不傳之祕要之因源以致流由本以

達末不可謂非其附支餘派也卽以先儒言之自兩漢毛鄭賈服諸家專門講經之外其他儒林之著作往往有與六經相爲出入而周程張朱而降如太極通書正蒙東西銘全書語類等書尤爲指不勝屈卒未聞有人焉舉先儒之議論以類相從而附之聖人之經之後者迨唐之正義明之大全始薈萃諸家而折衷之識者猶或致譏以爲正義興而漢儒之學始絕大全作而宋儒之學亦亡蓋其書割截採取以務合於一人之見則漢宋諸儒之名雖存而僅成爲孔穎達所見之漢儒楊榮

所見之宋儒固不若各存一編者其人之面目既全而精神畢露能使後人讀之如接其警發而承其指授也嗚呼以孔穎達楊榮之學之才而猶不免於斯弊況與二子邈不相及者耶故余謂輯先儒之語錄者但當汰其重複附會以期得其人之真輯古德之語錄者惟在去其影響支離以獨存其人之是固不必推而列諸聖人之書系諸如來之下然後爲泗水的傳靈山正脈也西蜀歐堂督公幼讀儒書長通佛乘紹天童之法席得弘覺之真傳常奉詔住持善果爲北方參學所宗歸而一瓢一衲與苦身持力者無以異使進之儒者之林其學識所至可以追宗仲達方駕勉仁無疑也乃觀其所撰宗門寶積錄一書簡當精核使宋末元明以來諸老之聲音笑貌宛然如睹固可爲儒門著書之則寧僅有功古德已耶余故因其請序而縷縷述之用表其不妄作之意且敬告吾黨焉

憲宗本紀贊

贊曰憲宗涖祚日久當國家閒暇之時使其修明典章克弘太祖太宗未竟之緒則明成化之治雖與唐之開

元宋之嘉祐比烈可也顧乃昵比羣奄宗信左道棄商
賂於野而日與劉吉萬安者居中旨傳陞曾無虛日軍
功論授不擇何人間或天明時露如錢能李汝省輩不
難褫其服命而未久卽召復之恐後焉說者以爲有內
寵以爲之主故凡事皆屈而從之信乎女禍之移人非
中智以上之君固莫能自斷乎然考之實錄萬妃生於
宣德庚戌長帝十有七年生人之情色衰卽愛弛帝獨
終身是嬖至以悼亡殞其生官寢之中有非常理所可
測者吁亦異矣

孝宗本紀贊

贊曰孝宗繼成化之後力行善政積弛之習蘆然一新
觀其起王恕馬文升進徐溥劉健謝遷則任賢能勿貳
矣斥真人法王妖僧術士遠劉吉萬安則去邪能勿疑
矣卻遠方珍禽奇獸之獻非其不寶遠物乎罷召番僧
亟出龐泮劉紳等於獄非其從諫弗咈乎封銀坑停工
作止織造撤元夕燈火罷督盜器中官非其罔佛百姓
以從己之欲乎以至輟大同之兵而師不黷武雪張斌
之枉而獄無冤民崇節義理學而士庶嚮風拯立哈密

而更荒慕義跡其行事惟竄鄒智李文祥寵張延齡鶴齡兄弟與不肯廢絕東廠爲未合乎君人之度耳而論者乃以嗣皇淫戲歸咎於詒謀之不臧然則太康之逸豫滅德夏當以爲帝啟愆昭王之不強政治周當以爲成康累而皆不聞焉則豈非善人百年之難遇而勝殘去殺之治實由世運非關人事乎嗚呼明代守文之主前則宣宗後惟弘治洵哉不可及矣

神宗本紀贊

贊曰臣觀於明神宗而益有慨乎子輿氏之言也子輿

氏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使神宗當張居正既亡之後好學親賢力行善政則春秋既富國運方昌其光隆之業雖漢之明章唐之憲武非難至者乃溺於燕安耽於衽席三征旣捷侈然自以天下莫加焉先之以國本繼之以礦稅終之用人行政無一事不煩多口之爭三十餘年朝講不至使簡任二輔之疏昨甫手批而今日不知其處此其怠忽之狀寧可使一日居天位乎宜乎身遘兵禍而屢危困迫以死也嗚呼神宗旣庸主而居正以後諸人又皆庸相彼其初以爲

阿徇逢迎惟此足以便己豈知危不持而顛不扶其禍卒至此哉有國者鑒諸

諸王世表敘

昔之表宗室王侯者惟史漢唐宋四史然史漢諸王與王子侯離而不屬世次難明唐自玄宗後諸王以不出閭不分房子孫皆闕而不著則夫之略宋史於太祖太宗魏王廷美之裔迄臨安亡國盡載之雖譜牒有稽而漫無限紀又失之繁茲綜四史之意所載至郡王而止以從史漢諸王王子侯之例又仿唐宋分房法繫各府

管子文抄中編 卷二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乃本

郡王於親王下如小宗之從大宗者於是不禁喟然而歎曰高皇帝之眾建藩屏所以禦亂禁奸者何其備哉蓋設都金陵去塞甚遠緣邊用武之地非親子弟居之而委以重權其勢莫可久固以故封齊青州封遼遼東封寧大寧封燕北平封谷宣府封代大同封晉太原封秦西安封韓平涼封慶寧夏封肅蘭州封蜀成都封岷雲南封靖江桂林計洪武中剖符胙土先後二十五子而處極邊者十一處次邊者四他皆中土要地如魯如潘如周如唐伊如楚鄂湘潭諸國盤互其間其護衛至

萬六千人牧馬各數千疋莫不有銷萌禦侮之資使其
克固封守上衛一人詩所稱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
維寧宗子維城實在於此夫何文皇帝自以支子奪宗
深慮有襲迹而起者卽位之後盡削諸王之權於護衛
損之又損必使其力不足與一鎮抗甚至棄三衛之地
改二王之封永樂中棄朶顏三衛地改封遼王於荊州寧王於南昌親以其身當
北塞衝謂可御內攘外永建厥家豈知諸侯不得自守
其地不得自用其民卽天下之大尺寸當守以天子之
兵人人當食以天子之餉勢必至力分用絀邊徼空虛

以成中原之潰亂甲申之禍未必非文皇帝貽謀之不
善積漸致然也向若仍太祖之制使近邊諸王得各出
其力以支吾戰守而立國內地者亦豫養兵威以懾奸
民於不敢肆則何有徵發如此之多俾亂賊得乘其弊
颺馳雲擾竟底覆亡耶然則太祖分封之典固未爲失
策第患平日不能納之義方示以孝弟睦友子愛使之
有灾相恤有患相拯以成周道親親之治此則太祖之
所缺焉未講者也儻必以分封太侈爲嫌將使治家者
疑其兄弟親屬足爲吾子孫患害至欲去骨肉離族黨

以免子室漂搖之憂揆之人情有是乎彼成周之千八百國盛則二公分陝衰猶晉鄭是依者又何以稱也獨

是世數日增宗支日盛祖訓錫名二十字當萬曆中葉

傳世方及其半福訓東宮親王各賜擬名二十字子孫

一字足之東宮擬名曰允文遵祖訓欽武大君勝順道

宜達吉師良善用晟泰府曰尚志公誠秉性懷敬謹存

輔嗣資廉直匡時永信惇晉府曰濟美鍾奇表如新慎

敏求審心咸景慕述學繼前修燕府後為帝系曰高瞻

祚見祐厚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靖迪先猷周府曰

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肅恭紹倫敷惠澤昭格廣登庸楚

府曰孟季均榮顯英華蘊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士立全

功齊府曰賢能長可慶廣知寶甚宗養性期淵雅貞思

復會通潭府曰福昌忻保定嘉應必興隆啟處詢從式

尊聞汝貫中魯府曰肇泰陽當健觀頤壽以弘振舉希

管邨末年雨補卷一

十五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兼達康莊遇木寧蜀府曰悅友申賓讓承宣奉至平懋
進深滋益端居務穆清湘府曰久鎮開方岳揚威謹禮
儀剛毅循超卓權衡素自持代府曰遜土成聰俊充庭
獻鼎彝傳貽連秀郁炳燿壯洪基肅府曰瞻祿貢眞新
縉紳識烈忠議踴躡富運凱諫處恆隆遼府曰貴豪恩
寵致靈術假尊儒雲仍祗保合操翰麗龍輿慶府曰秋
邃真台真倪仲師倬奇适完因巨衍際眷發需兕寧府
日磐奠覲宸拱多謀統議中總添支庶闢作哲向親衷
岷府曰徽音膺彥譽定幹企履雍崇理原諮訪寬豁
賁從谷府曰賦質僖雄敏叢興闢福昌篤諸洵擇產
齊昱頌祥韓府曰冲範徵借旭融讓罔環遠寶韶榆
造令楮介蕃維濤府曰信幼詮勳胤恬理效迺稟浥源
誼管暉圭璧澈澄昂安府曰斐序寶廷賞疑翠蔚社襄
恢巖頹糾炬縵密廓程綱唐府曰瓊芝彌宇宙碩器華
琳蔚駘紫頌體嘉曆協銘圖郡府曰瓊芝彌宇宙碩器華
詢準泉慶麟餘積兆奎頌曙機伊府曰顯勉誕訥
典衷河采鳳珠應晴頌胃選見玉冠泉金靖江府曰贊
佐相規約經邦任履亨若依純一行遠得襲芳名帝系

嘉宗莊烈二帝諱始及由字而不億之孫子宗祿蚤已

其他王府亦多不出十字

大虧論事者遂有減歲祿限官媵且限支子之請由是

支屬承祧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封絕再

襲之例

親王子例封郡王若以支屬嗣者自長子襲王外餘子仍原封不得濫郡爵郡王無子兄弟子不得請襲違者爲

冒封皆後制也以及名婚不時有厲禁本折互支無

常期

崇禎間慶王上言本宗於崇禎六年始給萬曆二十六年之祿是宗祿爲虛設苛文密網

若惟恐天潢諸派消削之不逮者總由聚處一城仰食

不給有司不深惟大計而徒事補苴遂使古聖王睦族

合宗之美意漸滅無餘其時諸親藩僅而能贍自郡王

以逮中尉則斤斤焉日求口食之不暇尙何有餘力爲

國家謀藩翰也耶夫前人立法有不當變者有必當變

者明代宗祿之制其變必不容緩苟以將軍爲斷予以

封而停其祿責使力學決科其不能者則農工商賈惟

其所業而又盡捐越關諸禁以便之則一歲之中王府

省數十萬游手靡食之子即民間增數十萬勤身力作

之人雖非舊章素載固祖宗所心許也奈何閱二百餘

年重於變法而科舉換授直需之敗禎之世其時朝寧

耶臣故表諸王之世而并及之使尙論者有考焉

內閣部院大臣年表序

奉天子而統治天下者宰相是也稟宰相而分治天下者卿大夫是也故虞命九官要之以總揆周建六卿先之以公孤蓋使宰相而任分治之事則不勝奔走之勞矣卿大夫而任統治之事則不勝牽滯之患矣洪武之初仍元舊制以中書省筦政務御史臺司糾察省領於丞相而平章左右丞參知政事佐之臺領於御史大夫而中丞佐之其時雖有六部不過奉省中成畫非得專

其事也無何因胡惟庸之亂罷丞相不設升六部尙書正二品使分掌諸大政於是政之無所統自洪武十三年訖崇禎之亡未之有易焉夫所貴乎宰相者以其能周知天下之財賦洞悉天下之疆場熟諳天下之禮樂刑章而伸縮進退高下在心任賢使能各當其位以匡天子所不逮也唐張說爲相設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刑禮房於政事堂後以周覽眾務李泌之告德宗亦曰宰相之職不可分也天下事當其平章非如給事則有兵過吏過舍人則有六押皆謂此爾太祖乃不擇其人

而析其官以爲吾之官治則得其人固可以興不得其人亦不至於敗曾不知連雞之不能伏卵多牧之適以亡羊也不亦誤乎厥後嗣王亦知其勢之不可久而憚於制之不敢違始置閣員繼崇諸殿而大學士之柄遂以漸而尊然職司批答委託既輕事在六官又積重而不可返故其賢者不過如高穀王文之在景泰僅免掣肘乎于王于謙馬文升韓文劉大夏之事武宗克借同心於劉謝劉健謝遷而已不賢者輒肆然授意指斃事權如嚴嵩張居正之所爲凌夷逮溫體仁而顯棄軍謀獨持

綸綍彼方喜自便其私而不知害已移於國矣然則殿閣大學士之設又何足以維分治之窮與且國家之事非其職任所關而窮智竭力知無不爲者惟中智以上乃能之下此不過循分守官以告無罪又其甚者則支吾旦夕之間冀爲遷轉而已萬曆以還兵戈旣動儲備日供戶部欲核餉而不知兵兵部欲增兵而不顧餉銓司以官授人不問其地之宜與否司寇按律定罪不恤其事之易與難宗伯飭文教於兵戎將作鳩工程於匱乏及崇禎之末司馬欲遣偵卒而竟不辦一緡良由此

卸彼推視猶秦越分治之弊必至於此究之一部事壞并他部之未壞者亦以次從之使起太祖於甲申當亦悔統治之無人致天下事至於此極也臣嘗深病其失茲於敘內閣部院諸臣年表著之而以初制列首簡使觀者得有所考焉

功臣世表序

粵稽漢法非軍功不侯王制公侯伯子男之適子皆遺於學蓋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此從古已然也竊觀於明代之勳爵其始封與繼世殆均有所失焉何以言之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十九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位爲天位祿爲天祿王者皆奉天以錫之而已不得有所與乃以徐常諸臣之輔成帝業而封以朱張諸臣之佐奪天位而亦封使之並論一堂其得失有顯然可見者降及中葉奪門微幸之輩得與拒也先者比肩豹房嬖寵之儔得與侔眞鑄縛宸濠者齊列甚至貂璫者流榮施羣從昭武寧晉接踵剖符遂使泰安高平平涼鎮安以及寧國東安安平諸倖封猶據爲口實以竊命焉天啟間魏良卿魏良棟魏鵬翼諸諸文皆援寧晉伯劉聚爲例雖其間肅皇初載嘗紹四王之絕封停外戚之延世足以式勸勞臣而不能推

廣此心整覈功次使開國勳賢之裔落落如晨星不獲
與靖難以後相比並識者終恨之此其始封之失也抑
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此自陸賈以告漢祖後世
之君莫不共喻故高皇以李文忠掌國學而載諸令甲
公侯子孫必就司成肄業成材者始得入朝管事亦此
意也使文昭而降繼體諸君能恪遵先訓俾功臣嗣世
者卽襲封之歲循入學之規誦弦禮書教之九年而出
學其賢者固強立不反足備化民成俗之選不賢者亦
將繩趨尺步循循守禮以保其家夫然後考漢唐之制

試以庶司之分職視其勝任而漸進之自當有重慎而
不敢肆者而乃甫離襁褓遽躡崇階彼富貴已莫加尙
何所瞻顧而肯自愛乎宜其驕淫矜夸怙侈滅義曰惟
與奄人爲市以角勝於左班也嗟嗟一夫不耕或受之
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聚數十百靡衣玉食之人使之
逸居無事猶爲失策況乎身職環戎與聞大議而欲其
無害於國胡可得哉莊烈之世以用人屢更而不效嘗
臨朝而歎謂不如用我家世臣夫世臣非不可用也用
世臣而不豫爲用之之計是無異驅市人而使之戰耳

卒之委李國禎以城守屬朱純臣以保儲追賊臨闕下
一不能令其所部而拱手就縛焉則不學之過也此繼
世之失也茲敘次功臣世表既區爲三卷以見開國之
封正靖難之封私洪宣以後之封有當有不當復遵漢
恩澤侯表例列戚臣幸臣自爲一卷使不得比於功臣
之數且著其二失以冠於篇

遂安方氏族譜序

歐陽公著唐書創宰相世系表以唐承六代之遺士大
夫猶尚氏族故推廣史漢將相公卿表而爲之夫宰相

上佐一人下總百職其人之賢否非特一身一家所繫
實關乎天下之安危表所以詳其房族綴以子姓語極
繁而不殺將使後之學者遇賢相之世得以推考所自
而褒崇功烈以爲是固當日君民之所倚重也而不然
者惟有指笑之數責之已矣夫爲相者至使父祖子孫
爲後世指笑數責之不已則此世系一編不可以動人
臣翻然勃然之心而成其忠君愛國之美也乎自五季
之亂名門大家譜牒多已散失後人不復能追而敘之
以故宋元後爲史者無所徵據宰相世系因之不作余

承乏明史每用慨然吾浙遂安方氏當明之季世始有書田先生先生在天啟時以忤奄去位迨相思陵未一歲卽因爭劉之鳳獄罷歸斯非所稱賢相者乎非論世君子所樂得而褒崇之者乎使有如歐陽公其人爲之遠溯世系當云方氏出周方叔漢黟縣侯儲有道術號方仙翁爲郎武帝時其兄儕弟儼皆有名位至唐方干派系始可考宋宣和中震四始遷遂安入明子善二子志恕志道各舉四子爲八大分散處城市鄉落迄明亡凡十四世族眾千餘人輔臣一人此其例也今蘭臺石渠之上旣釋此不講使方宗累世之德淹遏弗彰不獲與唐之韋杜崔盧並垂琬琰何其不幸與然猶賴有賢子孫者合支派之遠近辨服屬之親疏絲牽繩聯輯成此譜使官爵字里展卷瞭然方氏又何甚幸與余友翰林編修象瑛爲書田先生聞孫憫其叔父太學生成郊修譜之瘁以弁言見屬於其歸書以貽之後有欲求明室輔臣世系者雖不能得其大全覽方氏之譜亦可以知詩書禮義之所啟爲不佞矣

弇州史乘考誤云今言載中山王謝夫人生四子四女
一幼女未聘永樂丁亥仁孝皇后崩文皇諭謝夫人朕
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聖躬文
皇曰女不歸朕更擇何等婿耶季女竟不敢字人從佛
氏爲尼於聚寶門外所謂王姑庵者是也考謝夫人以
洪武二十年追封則已前死何得至仁孝崩時辭文皇
幼女之聘中山以洪武十八年正月卒迨仁孝崩已二
十三年何得有未字之女此女少出家爲尼或有之未
必有命繼中宮事也言讀黃泰泉徐妙錦傳則以辭聘
爲妙錦之事未嘗出謝夫人况其母賈姓非謝弇州夫
人前死之疑可以釋然惟中山元勳不得有二十三歲
未字之女揆之情理斯言未可盡非但謂此女少出家
爲尼或有之天下安有賢者之女而聽其滅絕彝倫敗
心異教者中山於諸元勳中爲何如人而謂其有是乎
權衡兩者之間寧可信其愆期未嫁斷不敢信其自幼
爲尼也泰泉之言得諸魏國勳衛徐天錫輝祖曾孫之口又
證以陳璉所爲妙錦墓誌似爲可信且鳳陽府志所載
妙錦事大略與泰泉同而更有燕兵入時建文當坐殿

上待之數語頗與晉蘇峻入臺城王導褚裒奉咸帝登
太極前殿事相類尤爲奇絕弇州未嘗見泰泉傳及陳
璉墓誌第就今言辨駁宜其所言如此君子與人爲善
不得以尋常庸俗之見盡抹去人奇節言故傳妙錦於
列女以俟識者之鑒焉非也吳郡華亭人

申
答范生書

范生名明徵

三復來書深見足下苦思力學於有明一代史事鑽研
甚久考訂甚詳辨駁之甚堅且確也世儒志於利祿科
舉時藝之外一不以經其心自足下處海濱僻遠之區

雷明來書附錄

卷一

二十四

明倫彙編

而獨能留意史學發爲議論洋洋灑灑動數千言此其
盱衡古今不欲以帖括自限之志誠足使人析賞羨慕
有相見恨晚之歎顧其間有爲是非之最當者亦爲褒
貶之過偏者僕迂疏無似承足下不遠二千里賜以尺
書之問又何敢以諛詞自外而不竭其愚乎夫荆亂
國用重典使太祖當日或有此意然周禮此言亦謂於
犯律之人不謂輕爲寬縱益開斯民以玩弛耳豈如太
祖於勦臣則誅之於文士則誅之於富民則又誅之甚
至於言一動一詩一字之觸犯無所不誅之而足下

苟欲推之爲善，雖異世同揆，不嫌也。殘酷爲仁，厚耶
遜國諸臣不輔其君以休養生民而汲汲於變更制度，
於此不爲無失，顧其道豈遂足以亡國？太宗窺竊神器，
假請難舉，兵諸臣不能爲周公三監之征，臣夫七國之
討，而以一死殉之，託於國亡與亡之義，亦不得已焉耳。
若如足下責之曰：無係曰奚賴？則後有臣子於君弑國
破之時，必或逃或降，而後無譏耶？神宗初政，賴江陵主
持之力，使海內得享治安，足下不沒其善，誠可爲君子
之用心。然謂其奪情爲是，則天下豈有無父之國，而廷

杖遣戍，以拒諫，豈協中之刑，禁衛鼓吹以歸葬，豈見星
之奔耶？至以新鄭與馮保並提，而論其施報，竊恐尊意
亦有所不安也。島帥之戮，雖與否至今各半，而袁士儒
之爲本朝所忌，則實錄歷歷言之。王爾選之議者在內，
惟齊忠文在外，惟馮留仙李太虛以仕於國，初而假名，
其中其贗，當時不與也。凡此之類，皆由足下未加深考，
耳是耳之所言者，獨謂于忠肅之無罪而有功，肅皇之
繼統，卽繼嗣與熊芝岡之大聲莫應，楊左之死於三案，
而非死於中，官此爲尸人所不賜，萬世所共見也。至於

去拘牽絕兩可省責備正野史之謬破已成之見除推
避之習而本之國史以立根柢參之私記以盡異同準
之家乘以爲考證則僕於數者雖不敢自詡曰能度同
事諸公亦俱曉暢於斯與足下有同心耳其他一代之
事可議者尙多因足下未之及故僕亦無暇更數焉謹
復

黃周星傳

黃周星字九煙上元人生之夕乞養於鄰客湘潭周氏
故太學積分舉崇禎六年順天鄉試姓名皆周星十年

雷部文鈔南稿卷二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始與其父識十三年成進士周父倦遊還楚子女已林
立然去家三十載田園多不可問踰年下世侵之者四
起星爲挺身應之支危補罅周宗以安始歸里奉其父
甲申國變卽南都除戶部主事具疏復姓更今名尙書
張有譽以周星書生會計非所長題掌章奏於時軍興
旁午戶部上事皆其所屬草自冬徂夏手不停批者二
十餘旬私居以莊烈皇帝喪惟著縞衣晨衙則徒步從
一僕攜冠服以行及門束帶入退復卷而昇之迨期
亦然都人遇之了不覺其郎署也丙戌之後授經維揚

四年繼之泗上繼之吳江又繼之崇德海寧最後老烏程南潯鎮幅巾布袍日踽踽行於途或諷其非進士體笑曰吾自南都已然況今日乎一時失職者多矜持名節冀爲當世所禮重周星直行己意不少修飾所至取給脩脯不妄造謁人其地有同年相好亦問過之高揖雄譚傲然不異疇昔而旅舍湫窄率不能越三楹以艱嗣攜妾而行既截其一爲臥室其一間雜疇纓具與書几客坐並陳諸同年羞之答禮遲簡輒移書告絕或形之謠詠焉性好奇議論務不同於人而折之以理往往

輒爲首肯如李贄稱李斯之才力叔孫通之因時馮道之吏隱丘濬謂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和議未必非之類皆盛詞述之其言三案及啟禎朝事多祖劉振識大編或告之曰振特爲涿州作君乃亦主此說耶周星懣然自謝其失晚舉二子旣屬文成篇夜書於几曰嚮所以不死爲先人嗣續計耳今始得從故主地下察家人熟寢出沈於河而卒

田訓導家傳

余年來謬與史局得觀明室禍敗之由蓋其事雖萌芽

於秦而實決裂於楚自穀城之役天以賊賜明而熊文燦狃於言撫武陵聽之自誤因以誤國迫襄陽再陷屬城盡屠自成得據爲窟穴長驅向關夷秦掠晉天下之大勢已去燕京孤懸絕塞亦何能爲計甲申三月十九日之難其去破襄陽纔一載耳然則襄郡封疆實爲李賊亡明根柢而當時撫治監軍先期鼠竄列城相望漠然不以民社關心能死其官者獨有一宣城訓導陽城田先生耳此余傳先生之事而不禁爲之慘然也先是賊攻樊城左良玉以兵勢不敵拔營而南撫治王永祚

亦倉皇出走報至先生率諸生詣邑令某請曰我輩讀聖賢書成仁取義正在今日寧可玉碎必不能爲瓦全也令罷勉從之相與登陴爲守計冒矢石忍饑渴者凡十數晝夜竟以不支壬午十二月庚午先生歸學辭先師廟北向拜君南向謝父母須臾賊至被執不屈遇害嗟乎士大夫苟肯辦一死以殉厥職亦何事不可爲彼嗣昌文燦之飾功欺主良王永祚之棄地奔逃祇由視其身太重不欲輕以公家事殘之耳卒之或誅或縊或轉側兵刃間究不免化爲異物其視先生之死泰山鴻

毛果孰重而孰輕耶向使先生而當大任握重權以其
守義弗回之身而陷陣摧鋒與獻闖二賊相抗未必不
能少支旦夕以挽已去之天心顧迺却之校官淹以微
祿俾其勁節孤忠無可自展而僅於杏壇壇席畢其之
死不貳之懷余又於先生而歎國之喪敗未有不由尊
卑倒置賢否混施以致之者然後知論科名循資序固
爲亡天下之大端而莊烈之破格用人徒滋營私植利
之罔終不能得其實濟也先生諱世福字蔭遠世爲山
西陽城人祖實堅父士珍母成氏先生以孤童奮於學

遊庠序應有可試者十有四舉不售以明經授平陸訓
導改補宣城未一載而難作其事寡母甘旨必親怡色
柔聲迨五十猶若孺子兄弟五人友愛純篤處朋友無
一言之欺蓋其謹信植於天性故能臨難不免如此余
與其子七善邂逅京師每道先生死事輒流涕不已今
年夏以司封副郎乞假歸屬余述其事而載之家乘余
惟元末松江之亂訓導胡君存道抗敵堅守死葬學紫
掖之下嘉靖中華亭王度爲紫薇家碑以表之則余之
傳先生固其例也其又何辭

方技傳敘

聞之戴記曰凡執技以事上者出鄉不與士齒而記事之家願取巫醫占卜者流次之名公鉅卿鴻功駿烈之後豈非以事之吉凶人之壽夭篇有不齊士者不能家至戶說以悉躋斯民於仁壽而有人焉為之示以趨避決其從違亦足補王政所不及故必為論列而傳之歟明興涓壽戴元禮諸人皆以沈思粹學寓跡於醫踵其後者益不敢輕言方藥之事以故代有著人而張中袁廷玉皇甫仲和輩其占驗奇中人至今猶豔稱之茲以

醫史文抄內編卷二

三十四明戴壽

雜藝自為一卷於前而不與醫者相混使後之覽者得易以考法焉亦猶龍門氏別傳倉扁而不夷於龜筮日者之列之意也然廷玉本據所授以立言非若道術之顯為推戴而酒壚數語遂啟北平不終臣節之即劉金川之役諸言禍福者不亦與有鼻乎斯傳之作又不第以為法而亦以為戒也

張松溪傳

張松溪鄭縣人受內家拳於孫拾山遂以拳法擅天下兩家拳者起於宋之張三達為武當丹士徽宗召

之道梗不進夜夢真武授以拳法願明以單丁殺賊百
餘始得達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爲
最著溫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
傳於溫州弘正間孫拾山客溫州受其術以歸由是四
明始有內家拳法初天下言拳勇者皆推少林然主於
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惟內家拳以靜制動犯者應手輒
仆由是別稱少林爲外家而內家始單行於世其法各
有名有長拳滾研分心十字擺肘通門迎風鐵扇葉物
殺先推肘捕陰鷂心杆助舜子投井窮腕貼節紅
霞員口烏雲掩月狼猴麒麟縮肘果靠仙人昭掌彎弓
大少兒換袍月左右揚鞭鐵門門柳穿魚滿腹疾連技

卷一

十四明

前一提金雙筆架金剛跌雙推窗順牽其所擊各有穴
羊亂抽麻燕撞恩虎抱頭四把腰等名有死穴啞穴暈穴咳穴勝穴蝦蟆猿跳而其要則在乎
曲池鎖喉解頤合谷內關三里諸穴鍊有鍊手之法三十五散鍊兜塔剪分跳箱術劍勒
龍兒換括起倒鍊步之法一十八步撤步曲步弱步收
壓發插削鉤鍊步之法一十八步撤步曲步弱步收
步坐馬步釣馬步連枝步仙人步分身步翻身步追步過步斜步絞花步總攝於六路十段
錦之中各有歌訣相授六路曰佑神通臂最爲高斗門
散出抱月不相饒揚鞭左右人難及燕銜衝擲兩翅振
十段錦曰立起坐山虎勢迴身急步三追架起雙刀敘
步浪所進退三週分身十字急三追架刀研歸營業羅
拳張步勢如初滾所退歸原路入步箱隨前進滾所請
初飛步金雞獨立緊而以存心之五字爲宗旨敬緊徑
繫宜坐馬西平兩腳

以五不可傳爲戒

曰心險好闖狂酒
輕露骨柔質鈍

鍊之成熟不必顧

盼擬合信手而應縱橫前後悉逢肯綮松溪沈毅寡言
恂恂如儒者既得其傳於拾山絕不見圭角非遇甚迫
則不發時有外家邊誠者與其徒租襦扼腕嗔目語難
而松溪攝衣冠不露肘誠喜授受顯名當世而松溪嘗
自匿人求見輒避去誠之弄技進退開闔各有緒而松
溪法直截嘗曰一掌一痕吾猶輕之胡暇作此髮髮閒
事倭亂時少林僧七十輩至海上求松溪松溪匿不與
接好事少年憇憑之僧遇迎鳳橋酒樓松溪與少年窺

其搏而失哂僧覺遮之曰必欲試者須呼里魁合耍死
無所問松溪孱然中人僧皆魁梧雄健熟視易之許爲
耍松溪乃衣履袖手而坐一僧跳躍來蹴松溪稍側身
舉手送之如飛丸度窗中墮重樓下幾死嘗被監司徵
使教戰士竟不肯曰吾盟於師者嚴不授非人也一日
踏青郊外諸少年耍諸路請試其技固不許還及門諸
少年戒門者毋入松溪閉之月城中羅拜曰此地無觀
者願卒受教松溪不得已許之門多圍石可數百觔者
命少年累之松溪稍支以瓦而更累一於其上祝曰吾

老人無他長爲直劈到底供諸君一笑可乎於是側左手劈之三石皆分爲兩松溪終身不娶無子事母以孝聞其法不輕授人必慎試再三知其誠信始許納贖負拳名五十年得其法者葉繼美一人而已繼美傳吳崑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棧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余波仲吳七郎陳茂弘雲泉傳盧紹岐思南傳王征南貞石傳董扶輿夏枝溪繼棧傳柴元明姚石門僧耳僧尾國亡之際征南猶能以其技事錢僉院肅樂於江許支吾喪敗者近一年

雷部文卷二

三三四明

約園刊本

黃孝子傳

黃孝子名向堅吳縣人也其父孔昭以乙科選爲雲南大姚縣令崇禎癸未挈其室某氏從子儼三暨一婢以行越二年逢鼎革之運雲南以道遠阻兵大姚之家信不得通孝子思其父母食不甘味臥不安席一切耳目嗜好之事不以動於中如是者七年順治辛卯冬聞王師平定湖南收兩廣滇黔有次平之勢孝子遂裹糧躡屩拜墓別妻子附舟而南道武林下信州由撫州達臨江涉袁州渡湘江息足於湘潭五日自湘鄉絕江而西

上寶慶歷武岡之高沙過沅越靖至晃州更西三舍則
列柵如城戈戟森立空際懸五石鐘過客有近柵者守
兵輒撞鐘致詰孝子旣吳首加之短鬚窄袖致詰尤厲
良久敗柵納之攝見兩鎮將給以驗票然後得去蓋是
時義王孫可望尙未歸順方迎致故藩改安隆所爲安
龍府以駐駕而自建王府於貴陽諸逆命者皆附之晃
爲入黔門戶故設關列汛之嚴如此明日渡江宿清浪
又明日宿焦溪踰雞鳴關宿鎮遠又踰紫岡油炸柵關
宿偏橋衛從新添龍里清平入平越再宿抵貴陽城卽

可望所竊踞也自武岡高沙市至此計程凡一月餘時
己壬辰孟夏矣入城告驗王府前兵衛填咽日旰不得
前有新安程姓者爲指導之且覈大姚履歷相告於時
孝子始知其父以丁亥解任則甚喜自此從威清出平
壩經安順安莊逾關索嶺而下喘欲絕者數矣凡四十
三盤乃達山麓而安西兵適至愈業業然信宿次盤江
度鐵索橋上安南鴉關遇廣文錢君士驢於平彝衛錢
君郵人亦以乙科尹陽宗落職補是官爲孝子言大姚
事甚悉且止宿於時孝子始知其父寓白鹽井則益喜

翼日宿霑益之交水城一程至曲靖又一程至小關嶺
歇楊林復四程至雲南省省故黔國世守處時雖受制
可望其營府舊制尚在焉並昆明驛趨安寧閱祿豐達
黑鹽井晤王君用賓大姚乙酉分校所得士也爲言彼
年撤棘後兵戎四起迤西道梗大姚渡滇海避晉寧一
月其冬返署被劫衣飾無一留丙戌攝姚安郡篆會兵
楚雄推爲武元監軍聞粵臺行取之命不克赴未幾滇
省被兵卽挂冠走外拍喇旋復避兵鐵索營歷更危難
幾不保何意今日復有骨肉之聚也孝子聞之且喜且

泣不自已厥明遣騎送之琅井歷定遠陟諸葛嶺抵姚
安中徇至白鹽井亟覓其父寓及門見家所攜婢蓬首
兀坐熟眎追呼而入曰公子來矣公子來矣其母驚疑
未信則孝子已至堂上時方五月南方暑氣早亭午父
倦臥未醒聞急呼驚起欲問則孝子已至室中孝子且
哭且拜父母亦哭受之旣而撫其面自視其衣履顛頓
敝裂雖廝養之最下者不如則父母更感惻號慟不能
自止也儼三方負薪歸聞室中聚哭卻立不敢進父呼
而語之故始驚喜入拜與孝子相持而泣焉白井邑里

固小又亂後居民不數百家聞大姚之子自吳中至莫不扶老攜幼趨覲於庭有謂孝子子身萬里乃無虎狼盜賊之害有謂孝子誠孝所積鬼神陰相之庸何傷有謂必是父乃生是子非大姚之清修不能得孝子之至行也相與歎息咨嗟至有垂涕者居數日孝子晨起肅衣冠長跪父母前以東歸請父曰吾不上先人丘壟且十年豈須臾忘歸吳者願吾受思陵末命宰此百里今雖身在事外而安龍未滅故國尙存吾忍遽舍之他適乎且兒萬里孤行跡同乞食吾四人淹恤於此徒藉門

人僚友之饋幸免饑寒無論義不當歸即可歸將何濟之也已矣兒勿復言孝子幾諫再四終不得命計惟徧謁父諸門士俾之勸駕且可集資斧焉爰以六月初旬告行之南安謁鮑君一鯉語以故鮑曰某等寧不樂師留者但子以尋親遠來義不得辜此意子第還某等當有以處此之鶴慶謁孫君士勅其言亦如之已而之劍川謁嚴君佩祖之鄧川謁趙君珣其言悉如孫無殊指九月孝子還白井不數日諸門士皆以贖來登堂合詞而告曰師之不樂言歸忠也然已無官守歸固無害家

參政之故里亦何遜陳丞相之占城乎而不卒成孝子
之志也大姚始尙猶豫終更豁然允行壬辰仲冬四日
發白鹽井以籃輿舁二親孝子與儼三徒步從之仍取
姚安故道崎嶇山谷間八十餘日始達黔之普定則癸
巳二月朔日也其時滇人之侵蜀者方爲我師所殲而
安西先所出兵亦以衡州桂林兩戰見忌可望斬其髮
封盡棄諸軍而奔故劉李西歸之卒塞道而可望盛氣
犯楚亦以其時東下孝子自普定奉其親行馬足間七
日慄慄無寧晷至威清益甚乃迂道出思南間行五十
有八日而後抵寶慶之邵陽又四日至藍田鎮始舍陸
從舟以達於吳計孝子往還之程凡二萬五千二百餘
里云後十餘年浙有錢美恭者卽孝子所遇陽宗令子
也嘗痛不得迎其父還里顧岩伏好與諸酒人游一日
觀劇值汝州店遂母事作而曰使我安得有此乎時黃
孝子事已盛傳好事者因刻尋親記以廣之坐上有謂
美恭者曰子第不爲耳吳之黃某已間關萬里奉親而
歸記中載與汝父相遇其言固歷然也美恭涕泣索觀
之次日走吳中備詢其實且問津焉其年遂入雲南而

陽宗已卒後母滇人依其家以居所產二弟亦安之美
恭請偕還不可乃奉陽宗之殯以歸

論曰子歷觀史傳所載李信求父於海外庾道愍尋母
於交州呂向朝回忽逢其父路隋和敵始獲親喪之數
人者或求之不得或不求而得之或得之而終天抱痛
悲欲養之無從其克如所懷者獨呂向耳然史皆豔稱
之以爲世勸況向堅之間關他國出入鋒刃併致二親
者乎一夫行孝而隔江千里卽有聞風興起如吾邑錢
生其人則夫忠孝節廉固不患無同聲之和而世之人
猶恐以獨行違時畏而弗爲焉何也

題御製范忠貞碑後

於赫我皇削平僭亂旌忠之典報功並煥烈烈忠貞天
鑒所悅馬鬣加封龜趺式觀卓矣幽堂煌哉宸翰宸翰
之垂百禩用昭日星並朗岱嶽同高文石不泐芳名永
標易面何人偷生一朝揆之我公如鳳與梟惟公之存
賊懾其氣維公之亡賊震於義伏嶺失堅樓船獲濟實
賴公靈爲之翊衛臣道則然豈曰爲厲唐室真卿老陷
希烈明時孫燧殉濠逆節久暫雖殊靖獻則一千載有

公貞芳合轍豐碑峩峩過者心恍昔撫吾浙望見英姿
語不出口體不勝衣謂宜廊廟允稱羽儀臨難莫回蹈
死如飴摩挲鳳篆涕泗交頤

劉端勤公傳

公姓劉諱秉權字持平盛京廣寧人也性孝友少宅父
憂哀毀骨立禮逾成人事母無違節母性嚴肅督課至
丙夜不休公克副所期毅然以古豪傑忠勤之節自勵
處昆弟推有分甘始終無間宗戚之待以舉火者數十
家劉氏世爲廣寧右族祖世勳父毓英仕並至總兵官

公弱冠以從龍授兵部主事陞刑部啟心郎茲缺左官
未幾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內國史院學士特恩進
階一品康熙七年簡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東
十三年以軍興加兵部右侍郎提督軍務公四任中朝
未嘗一更外事比秉節粵東其所施爲老成練達雖久
習於吏治者無以過粵民自遷界以來海濱設椿爲限
皆用徑尺之木重栽密布狀如魚鱗波濤吞湧朝置夕
泛取諸民無虛日公至下令罷之後承檄展界招流民
十餘萬人墾田二千餘頃沿海棄斥之地蜿蜒千里不

數月煙火鬱然，歲課舊額數十萬，遷界後不及其半，吏妄爲科條，派諸食鹽之戶。公於時招復竈丁，給以場舍，民困用舒，而國賦始裕。泊粵西荆南兵起，額引不行，則又特疏請豁，以甦商民之累。馬屯糧舊例以三斗起科，視民租幾十倍，而贏公請減爲八升，得俞旨。屯丁歡若更生，新會先儒陳白沙先生墓爲豪強所侵葬，公諭令遷復，解俸修治，封表煥然一新。省治南門爲文明之位，當府學正面，自昔塾塞堪輿，以有妨科第爲言。公曰：狐首牛眠，雖不足信，第有神士子吾亦何靳一穿之且毋使巨文莊久蒙其責也。蓋粵東自瓊山更爲南卷，禮闈入格者由此大減，故公云然。未幾果人文蔚起，壬子鄉試文武二榜皆以公所得士爲首，尤爲殊驗。其崇道育才類如此。甲寅之難，孫耿二方同時並起，粵東七郡介在其中，羣帥洶洶俱有殲戈響應之意。公左備閩兵右防桂道內，以君臣大義相激發，與平藩制府兩公密謀深計，馳書獎諭，絡繹無虛日。以故惠潮雷廉碣石瓊州諸鎮皆束甲聽命，粵東藉以安堵者半載，迨積寇鄭金以舟師至海口，東韓兩山間多爲其所煽動，潮孤城無

倚而劉進忠之變始興初公督軍之勅未至不得卽總
征討之事藩府與諸將帥兵環列義安城下攻數月不
拔公朝捧勅書暮擐甲冑以其年仲秋抵潮號令所施
旌旗壁壘爲之變色不兩月間我師奪鳳凰洲石井南
北礮臺始得據形勝之地以規進取招回澄海潮陽揭
陽三縣兵民萬餘其遣人通款自效者復逾數萬軍聲
大振賊惴惴不自保潮郡且旦夕下蓋公以節制行師
所至之處能使民不知兵市不易肆故義聲遠播一時
舊從之軍莫不思去逆而從順也洎公以積勞致疾而

攻潮之事遂懈公旣歿全粵之事益壞裂不可爲矣訃
聞葬贈加等易名端勤嗚呼公之忠無所不著而公之
志則有所未伸也今雖版章反故職貢復修箕尾在天
可以少慰然使公而不亡固將有以防患未然禁奸將
發有以畏憚而不肆也茂陵徐福有言臣無逆亂誅滅
之嫌國無裂土出爵之賞亦何至反覆兩年使吾民重
困於鋒鏑而糜大農之供饋以億萬計哉公之在西曹
以平反著聲在內院以清勤獲眷其事皆有可傳而余
獨詳公撫粵勤事之勞者以見公一身之存亡其係於

封疆之輕重如此也世道喪失不復知有禮讓之事稍一崇貴卽驕誇自得以僕隸視其戚友而戚友亦安爲故然如蘇史君兆參以布衣交公二十五年公敷歷內外勤息相咨詢事有不可嘗至厲聲頰色以諫公怡然受之輒改悔無所靳卽此一事觀之亦人之所不可及者

論曰近世言用人者類多取才望之恢張謂可以投艱遺鉅克勝其任也以余徵於端勤公居平恂恂愿樸曾不以言論丰采自異及事變猝起慨然引爲己任規畫

舊部文鈔內編 卷二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措置皆切中乎事幾雖歿身不竟其功而顯效之在潮者粵吏民至今能言之也彼素號恢張之士不免於臨事避縮甚者反屈首爲賊用士不取操守而取才望其說果可信者哉

掌詹少宗伯沈公家傳

公諱荃字貞蕤號繹堂別號充齋江南華亭人祖偉麟考紹曾皆以公貴贈如今官公順治九年進士及第第三人授國史院編修十三年夏遷分巡大梁道副使康熙六年冬內艱服闋補分巡通薊道副使明年調寧波

府同知未任特旨復正四品仍入翰林其年冬補翰林侍講十一年主浙江鄉試未還轉侍讀十二年冬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夏擢國子監祭酒十五年冬進詹詹事十九年夏加禮部侍郎自再入翰林之後賜貂裘者一賜朝衣者一賜宮緞表裏者再賜宴賜茶賜果賜膳賜魚者八賜石刻古帖者再賜御書扁額者四而命書命跋及其他繕錄進呈者至不可勝紀既歿猶賜白金五百兩爲葬費云論者徒見公操翰入侍至尊恩數

稱憂爲在廷諸臣所罕儷遂以公之獲受知眷惟在於此不知其吏治之精勤敷陳之明確實有以深徹聖聰者故特假遊戲翰墨之事以通君臣款洽之情耳而謂上僅以藝事取公公又僅藝事足以垂世耶方分巡大梁時巨寇董天祿牛光天嘯聚許下眾已數千鋒鏑及涓川長葛界民旦夕莫自保公簡勁兵親臨行陣不數日而平之禹州有竹園橫從千畝去城四十里而遙故羣盜所窟殺掠人無虛日公廉知之率吏士揜捕得盜十數然莫爲指證則就無竹所掘之入土纜尺餘僵尸

纍纍盜嚇然吐實遂誅而揭諸園中有老儒畜妾有娠
傭竊之而逃盜窺其色殺傭而匿之至是爲公所獲俾
謹厚獄卒視養俟生子召付老儒始正妾罪老儒流涕
拜謝曰使某先人得祀者公也巨豪王處凡奸猾橫一
方直指擒之以付有司有司不敢治輾轉三年牽引甚
眾至有死者而獄終未具公視臬篆立判杖殺之盡縱
諸無辜歡聲若雷比至通薊其治一如河南而嚴飭伍
保使逃盜無所容期年中諸屬緝逃之事凡數百章居
民一無連染則河南所未有也居成均請復積分之法

以鼓勵多士又言監生有年未數齡目無一字者雖嚴
以考課奚益惟選拔一途得才最廣若於每科鄉試後
舉行則數年之間六館皆彬彬俊彥矣凡此皆近世太
學之政最爲切要者及爲宮端首上聖功在於豫養一
疏諄諄以明臣馬文升善擇輔導及霍韜聖功十三圖
爲言繼復列出閣事宜與官僚職掌宜加詳訂者以請
舉朝稱爲得職十九年夏旱詔求直言時新例罪人當
流者俱徙實烏喇公謂此地沙漠不毛遷者必死重以
萬里勞凍豈聖人務全本心因面陳此例若停三日內

不雨臣願受欺誑之罰上爲動容首肯諭法司罷之越
一日果大雨又言人所不敢言有以成吾君好生之德
也夫營事爲儲宮首佐凡廷推廷議皆與聞公自外服
返禁庭不十年遂登此選而參用人行政之大議於今
又將九年使非當宁知之有素信之特深能如是其積
久不遺耶公貌清癯美髭髯丰采秀朗與人言响响如
恐有忤至坐廷中發謀決議則抗執不阿雖強諍者無
以過之余在太學三年承事公既久比入史館追隨於
東華左掖之間又八更寒暑以是得公於聲音笑貌最
一配莊氏累封淑人先公二年卒子存者二人宗敘宗
敬皆舉人

論曰公之遠祖學士公衆與其兄民則先生度並用文
翰官詞苑著聲洪宣間號爲大小學士而公承其後同
邑董宗伯其昌以善於書畫爲季明茲林之冠而公生
其鄉二百年中風流儒雅照耀簡冊皆自公之一家
一鄉擅之公又亟承天寵極儒生稀有之榮宜乎學士
大夫皆豔稱其事要之公之典戎幹方謀王楨國其足

婉古大臣者甚多聲華既落而實行斯彰後有考者必有取於余言也夫

李侍講家傳

李公來泰字仲章別號石臺臨川人也父學旻以舉人歷官南國子學正公生學舍中幼卽穎異五歲就外傳坐客有以虎賁三千人屬對者應聲曰鵬搏九萬里一坐咸異之順治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授工部虞衡主事期年署司事部有節慎庫以國書會計積籍多未核公慮歲久易溷固要同事者譯而著之爬梳剔抉錄

黍必詳後部有盜庫獄在曹者多緣簿書獲罪虞衡一司以公故獨晏然奸民張國紀疏言衢州廣信徽州三府萬山聯峙有大木可採誠得參游一劄卽不難身任其勞公曰果爾卽三郡無噍類矣宜重法以遏其奸上爲執付刑部十二年乙未以僉事督學上江行部至江寧謁廟則所生地也爲誓文告先師曰生於斯官於斯如其不職僂於斯迺飭學政十二章畀諸郡共守之終任三年徵特苞苴不行勢要之家亦無敢以竿牘入者十七年擢蘇常四府糧儲參議既受事部檄改折所屬

漕米十三以給滇餉時已踰限三月而折價猶未定公爲請於漕督設約中之衡徽解以待奏報未兩月集事省四府羨耗二萬餘金明年遂準之爲例巡撫朱公滋不悅以誤餉糾之吳眾闐然曰此里民之咎願以累我公乎牛車擔負輸納如流課更以稱最總督蔡公巡撫韓公並疏留行而公以久勞思憩扁舟去不顧越六年康熙丙午復起分守蘇常且兼領潞墅樵務公治民一如督儲時加親愛焉先是公去吳代者盧君致難百方及是盧適挂吏議屬公覆奏更爲陳析臺使怪之公曰

自昔相代者有僚友之誼近乃相軋非古也且漕渠非人力所爲某素病之寧可以私怨摘人乎盧事竟賴公得白其年七月裁缺西歸十三年乙卯三叛並作撫州鄰閩再被殘掠公避地南昌之介崗以其間請兵至撫爲勦撲計丙辰四月忽接臺檄攝其家數十人繫獄公愕不解所謂比就理臬庭乃知撫守王君修怨詐爲君通賊書上之也初公督學時王方倅江寧扑一弟子員報除其籍公謂除名例必訊鞫未有以一紙書聽之者不許王銜甚至是欲因以傾之比較勘手書按覆自省

抵府月日皆一無所驗總督董公爲奏白其誣事乃得
釋十七年戊午以博學鴻儒召己未春御試詩賦改授
翰林侍講纂修明史明年奉旨甄別有以王守所揭事
爲疑欲斥之者總憲徐公方領史事爭之不能得引對
時上忽注問徐公以在館勤職事具聞蒙恩允留舉朝
並爲色喜其年秋典試楚中踰年還朝不數月遂卒子
仕徵仕崑以文學需次俱有名憶余少時讀公文見其
持論之嚴取材之富知所得於班馬者獨深卽欲從公
究竟此事會公出持文柄爲監司所涖皆鄙鄉近地以
嫌於援上二十年中曾不敢一伸把臂比歲謬膺薦拔
執筆隨其後始克舉疇昔欲寫之衷旦暮爲公盡之公
所作紀傳諸篇簡當不苟而更思沈神旺削簡獨多方
欲待公共成此書而不意余之先傳公也因仕徵之請
爲流涕書之

公莫李映碧先生文

嗚呼賢者處世以道爲紀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軒冕泥
途惟守其是臣節所存人極所恃方公盛時許謨廟廊
內司封駁外策疆場遠算無遺強諍自將使用公言矣

至覆亡楊熊表裏以撫自飾圖功實難揜敗則力倒持
太阿拱手授賊公言既符公心滋戚中朝朋黨盛於甲
兵依託名義以忿鬪爭公謂和衷世難可拯一喙莫支
大命卒傾爰有缺典建文之代帝后廟諡諸臣恤賚前
請未行後疏終賴南渡諸政惟斯不悖揆厥所自家學
是承宮師宗伯源遠流澄亦越鄧郡五載明刑克勵霜
操永擅冰聲及公既隱棲於丘壑朝薶暮鹽篤志史學
國雖云亡史寧不作折衷是非以俟考索身不可見名
乃愈彰鉅夫采訪天祐薦揚啟事每登泉石倉皇所賴
寬政克終首陽晚值聖世弘開史局監以偉人采及巖
谷爲公惜名不強以祿著書滿家遺吏就錄三垣劄記
南都見聞禍端覆轍掌示縷陳公書旣上公志允伸不
出二載遂乘白雲嗚呼吳井鐵函嚴臺如意亡宋之淚
百年猶瀆以公相方庶幾無媿一代完人萬口同喟嗟
我海邦四紀於斯戴德銘仁一日未攜夫豈私公後莫
繼之作此誄章以當穹碑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映碧先生文

代李貞孟贊善

嗚呼公其遽騎箕尾而上征邪方公之始仕也明山甫

水折獄慎刑五年化浹兩袖風清時則人頌爲釋之定
國之平比公之入朝也梧掖沈沈霜簡稜稜三垣容與
百僚式矜時則人仰爲仲淹道輔之誠使當時而克用
公言固可內以息朋黨之構而外以彊討賊之兵夫孰
意知有己而不知有國者方隱飾於勦撫之間以肆其
欺妄膠固於同異之見以恣其爭衡遂使嘉謨之屏棄
而狂焰益張也及其言旣驗而復思其人則已堤衝藩
決而莫救於大命之傾迨畫江伊始方其快舊人之圖
任而崇節儉習勤苦諄諄之誨曾不足以動藐藐之聽
然猶以國可亡名不可不正爲條列建文君臣之廟謚
以修三百年廢墜之章程卽至閉門祖臘之後所爲朱
墨縱橫筆削無已者亦惟是崇正抑邪思以定國論而
闡幽貞故迄今天祿石渠之著作所以施褒貶於季世
半資夫胥井之所函與敗壁之所竄嗚呼依齋卜易則
堂注經余幸以令嗣之契而得闈所學者未獲接其聲
今已矣其能不東芻絮酒爲之對几筵而涕零

八景詩序

前歲癸亥十月二日爲余友陳怡庭編修五十之辰余

未有以祝蓋疾夫世之爲祝者大則屏帳小亦卷軸長篇短章皆出長安游士販鬻之言必非怡庭所樂聞也今年正月令嗣莘學僧鄭寒邨以會試來京師於其歸當有以補之念余自七歲從家塾得交怡庭迄今四十二年其間兵火播遷貧苦寒餓無一事爲計料所及者獨怡庭之才之學信其必遇於有司當爲世所師法耳嗟嗟以余與怡庭平生身計皆不能以豫期而獨稱壽之辭效世人販鬻體格逆取數十年後未必然之事爲之銷張揚厲陳說於其前縱使鏗鏘絢爛入耳而不煩其爲誕謾不已甚乎夫誕謾則不信不信則非交友之道余在親知間雖造次諧謔未敢以飾詐爲事茲於數千里贈言顧舉其素行而棄之無論非所以處怡庭亦非所以自處也嘗觀詩人之義類多陳古以諷今而邵子之前知止是用加一倍法則欲懸記乎怡庭五十年以後之事莫若卽怡庭五十年以前之事觀之而在野爲名儒在朝爲純臣者早有以信於素矣豈其年彌高德彌劭反至以曠節敗行貽笑於吾邨也余不暇悉數怡庭之生平聊就其與余共處且稍有關繫者列爲八

目屬寒邨圖之各系以詩寄發怡庭一笑怡庭展冊之際迴思已往之年事事皆成陳迹而惟姚江請業經席辯論之時爲有益於身心性命焉則所以獨擅其千古者當必有在矣康熙乙丑立夏前二日

僧證聖募收遺骸序

武昌濱大江自明季獻賊肆虐後江干白骨纍纍未有收瘞者康熙癸丑巡撫張公至而傷之捐金葺雲巖寺使住僧經始其事繼以黔蜀用兵地當孔道奔走供饋上下靡寧閱十年收瘞未畢鐵佛僧證聖爲之慨然爰

走京師徧謁諸達官求所以竟其役者而請言於余余惟張公數歷中外至爲大司馬秉鉞八州其於事之緩急寧不熟察而審計之顧乃先築室於瘞埋者亦謂欲勤其力不得不先安其身也詎意中更兵役勝果未終身旣去官事遂中輟乎記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鄉使黃鶴樓前白蘋洲畔無端集數百千人日夕譁呶於此長民者必將授甲登埤以備不虞不然而啼饑號寒宛轉野外亦鮮不施金設粥之恐後也今骸穢縱橫盈千萬具青燐照夜垂數十年僅有一雲水衲

人哀鳴四嚮思欲終此畚鍤之事然則浮屠氏之平等
貴賤齊視死生較儒者持世之道其起念不爲更勝耶
吾觀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自秦以前固爲每歲令
甲之所載必無遲之又久聽之方外者迨簿書徵調日
有以牽縶有司之手足遂使明不及遠舉令甲所當爲
者悉置之蓋由漢至今已非一日則茲者證聖之舉不
第以務張其教庶幾補王政所不及乎禮失而求諸野
吾又歎天下事之久廢不講者不獨收骸一節爲然也
安得盡如證聖者而語之

寒邨集序

八代衰而韓文公起之是既有韓文而八代之文可廢
也五季靡而歐陽文忠公振之是既有歐文而五季之
文可廢也自余與寒邨學文於黃先生卽持此說久矣
及來京師見公卿貴人下及館客游士莫不家寶文選
之書人挾溫李之冊而韓歐一派文字多束之不觀心
竊疑之夫文選非八代之所聚腋溫李非五季之濫觴
乎亟就而叩其說則東坡所云韓文公談笑而磨天下
靡然復歸於正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

音滾滾皆能上口以是知世人之陽不棄其名而陰別
濟以實者無非欲附枝連葉逞其華辭冀以譁世而取
寵也嗟乎有生亦易盡之期富貴非可久之物正使以
直取之以直守之猶恐馴致驕淫不得與於儒生文士
之列矧可汨其性靈工爲妍悅以千萬載無窮之差忤
易一二人不可必之稱揚乎嘗見有瀾翻國語首被謫
官陞伏權門不蒙殊拔者則趨時或反以賈禍飾譽亦
未必邀榮而徒使他日一坏之上塵土坐之無光狐狸
望而卻步良足歎已余與寒邨雖不得志於時幸墨守

一先生之言銖較而寸量之各因其才力作爲詩文以
垂之子孫質之後世或不至一無足採亦未可知然使
徒以此自了而生無濟於人沒無裨於後其視華辭希
世者唯之與阿相去正復幾何先生有言孟子距楊墨
而爲我兼愛之道依然尙存凡世之足己自衛者皆楊
氏也其忘己徇物者皆墨氏也彼距之而信爲已熄者
歷二千年猶且炎炎如是韓歐之曰起曰振不過示以
畸重之勢耳今日寒灰再焰自其所宜獨是吾與寒邨
生韓歐之後學韓歐之文二子能變之淫哇說響之時

吾黨乃不能張之於大雅未亡之日高天厚地呼搶無
由此則所爲相對黯然者爾夫文所以載道昌黎廬陵
之繫乎文統亦猶紫陽之繫乎道脈也世以二子爲不
足悅人而置之則其沾沾述朱萬喙一轍其心或亦有
未必然者乎吾與寒邨第求其足悅心者以爲爲文之
根柢焉則茲集也庶幾無罪矣

漁洋山人續稿序

吾師少詹事新城王公編次其辛亥以後詩十有六卷
名曰漁洋山人續稿吳中好事者請而刻之既成寄其

本於公公以示言而命之序言惟公之於詩旣已寢息
乎三唐兩宋之間而凌轢六朝追蹤漢魏矣十餘年來
漁洋山人一集士之稱詩者莫不家有其書言何人更
敢以言先之然嘗聞之宋潛溪曰詩非易易也必天賦
超逸之才加以稽古之勤良師友琢磨之切朝吟夕課
以驗其淺深登山臨水以博其情趨五美云備然後可
以言詩今觀於公寧有一之或缺乎公秉資秀拔一切
鬼瑣解果之習不以屑於懷自幼承家庭之傳其於諸
經百家言窮日夜鑽研之雖饑渴之於飲食無以易也

所居琅琊渤海之鄉所遊北而燕趙南而吳楚之地猶
以爲未極乎周覽則西泝黃河登二華縱目於劍閣棧
道之險歷闔中蜀都浮江漢而下焉其經行之處必與
魁人傑士班荆贈縞以上下其議論其間能詩之家若
今總憲陳公說巖編修汪君苕文及前臬使宋公荔裳
侍讀施公愚山檢討陳君其年其尤著者蓋公自釋褐
後二十七年於茲其吟咏之功遠思冥索未嘗以旦夕
間而後能致此篇什之多也雖然今日長安貴人何限
其爲負絕異之姿矜博洽之富者豈不可與公等比而

縱情飲博流連於親朋之坐者去其半蓄意遷轉伺候
於公卿之門者又去其半方寸幾何其精神既有所注
則思路發揮之處自不能遠勝於人此理勢之必然者
言疇昔未習於公自公掌太學三四年見其趨朝入署
之外未嘗出邸門一步捉鼻鼓膝時惟作嗚嗚聲無論
一輩徽逐之事非其所好卽廷推已及而得與不得亦
皆漠然聽之是公之刊落聲華律已於寧靜實有貫五
美而爲之根柢者宜乎拔起流俗卓然成其爲一家之
詩也然則士苟不以寧靜自處卽使五美如公猶未足

盡詩之能事況一無所操而欲與公並驅風雅庸有當乎言質木疏庸又處海濱質斥之區無可以激發其志氣少雖學文於梨洲先生而未究其業輒棄之北出以公莖林宗匠幸獲灑掃其門乃黽勉公事之餘日惟嚮手以給食不暇從公竟學詩之願因讀公詩集俯仰今昔尤滋愧焉

上張敦復掌院書

言海濱腐生無所知識妄與史事得從詞苑諸先生之後然於其分所不得言與言所不當發者未嘗敢輕鼓

雷耶文鈔內編卷二

臣七四明餘書

約園刊本

其簧舌也卽以閣下喬梓言之自庚申得承顏禁邸嗣後於閣下之去不獲面送昨閣下之來不獲面迎惟通刺門者一識其嚮往之私而已七年以來與編修君接遇尤數惟獨見時稍致款曲眾見則一揖之外更無他言亦可見其非奔走王公大人之門思以口舌譁世而取寵者矣茲有事關於閣下知人之明而其人爲敝鄉賢者不得不披瀝言之竊惟古學一途自明季至今榛塞六十餘載賴聖天子倡明於上因之賢士大夫得講肄於下輦轂之內翕然取詩賦古文家誦而戶解之幾

二十年於此矣然而四方之庠序其爲榛蕪者如故也
乃有敝鄉石門祝生文彥者獨知爲此學於四十年之
前是其當舉世不爲時已能專思殫力以斯道自任矣
可不謂賢乎今以明經應試攜書北來其所爲詞賦備
體者能窺見漢魏以來文人用意之處而不專尚乎華
詞所爲聞見卮言者雖多瑣屑細事而皆有裨史學足
垂世戒之言所爲青鏤雜筆則皆所作序記銘賦信手
觸緒無非咀經史之精華而出以矩矱者其他四書通
解理學就正諸卷美善未能盡述要而論之不特一時

舉業之士無以測其津涯卽當世之工詞章擅稱譽者
亦罕能窺其閫奧也且聞其在京師僦居窮巷寄食賣
漿者家通參勞君書升二十年同學相好又親爲子婦
之兄而敦請再四莫或就之此其狷介自持又有過人
者矣伏惟閣下積學如淵海嗜古若饑渴祝生所著之
書諒已展視得其大概儻於廷試閱卷之時拔爲第一
天下之士將謂篤志如祝生雖不能肆於科舉而終以
詩賦古文爲當路鉅公所賞識遂相與勃然翻然其勵
其通經學古之業則舉庠序中黃茅白葦之習悉變爲

菁莪芃棫之材皆自閔下之一拔祝生爲之也不然者
眾人視之在祝生初無損益而天下原伯魯之流得託
之以自便竊恐庠序之榛塞當有更甚於往年者矣言
在浙時但聞祝生之名此來亦未見願偶從他所覽其
著作爲之反覆終日不厭竊慕楊於陵之於李程韓退
之之於侯喜敢率陳其臆惟閔下垂察焉不宣

春秋災異之應

漢儒之言春秋一事必有一應故董子以其事在所譏
天必加以災害其事在所惡天必示以怪異言之今略

管邨文鈔內編卷二

五十四冊藏書

約圖刊本

舉一二條以見其例如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於垂以

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於越下卽繼之曰

秋大水桓以築立而修好於鄭一失又以璧假許田而結成焉再失卽有大水之災定元年

九月立煬宮下卽繼之曰冬十月隕霜殺菽煬宮之廟久燬季氏

禱之而立其宮書以示譏卽有殺菽之災此所謂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

也如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下卽繼之曰

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於讎公會齊侯於讎夫

人姜氏至自齊後桓公因姜氏通侯之故爲齊侯所害則日食之異豈非爲姜氏入魯之兆乎

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下十八年卽繼之曰春

王正月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桓自此
卽爲齊

侯所書日食
非其兆乎

昭二十五年夏有鸚鵡來巢下卽繼之曰

九月己亥公孫於齊

昭公白此失國則鸚
鵡之異非其兆乎

此所謂春秋

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他如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

侯於防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

水無麥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一年之間前後書

夫人中惟言災異感應之事

星不見星隕既可見夫人
與聞于紘至此又狂蕩就

其兄爲可惡大水無麥又可見莊公
不能防閑其母聽其適齊爲可譏

尤爲大彰明較著

者矣

論漢初行夏時

夏之建寅亦非自夏始也夏受之虞虞受之唐蓋自軒

轅蓋天之作而建寅之曆頒之斯世爲已久矣湯與伊

尹始有征誅之舉故不得不因上古地闢於丑之統以

新天下之耳目而武王周公之天統亦遂因之舍斯三

統之外皆爲無本而不經矣秦不師古乃舉騶衍從所

不勝之說而有取乎水德焉夫言乎亥則爲干之盡言

乎十月則爲歲之終其於夏商周三統何所依託而敢

於冒然行之乎漢興固宜改之不旋踵易之恐後時而

賈生之請願謙讓而未遑必俟之四十三年之後而始更定之乎蓋其時天地混茫之氣未開斯人智巧之端未露而民間耕鑿之早晚占驗之遲速則自夏時遵古成法而未之變焉宜其歷高文景武四朝而後爲之焉爾

論文帝除肉刑

言按文帝除肉刑之心其殆與二帝相爲貫通矣乎蓋唐虞之所云五刑者固謂卽五教之不率者而以刑齊之而未始有墨劓荆宮辟之慘也墨劓荆宮辟固自苗

循鄂文書內編 卷二

六十四 刑戮書

約圖刊本

民祖蚩尤以爲制而夏殷之季用之以肆其荼毒耳穆王菴荒之日豔心取贖之資遂仍其名以爲利歷乎春秋戰國世日降而刑日繁逮漢初而猶未變耳使其爲唐虞古法穆王方欲憑此取民亦何妨直謂爲二帝所貽而顧託爲苗民弗用靈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而又哀矜懲創以申之曰爰始淫爲劓荆椽黥也乎考自苗民淫刑之後惟文考之請除炮烙武王之誥孟侯矜矜以無或劓刑人再三言之耳穆王詰刑之書猶爲稍知文武之意穆王雖以罰鍰爲心猶知追惟文武故其言哀

矜庶戮清問下民心結唐虞者不但一詞而足豈意八
九百年之後有漢之文帝者一旦舉而易之景帝者又
從而減之乎愚嘗讀書至呂刑之篇未嘗不恨解經者
誤以苗民之刑爲唐虞之事茲故於漢史易肉刑之事
明著其說以與後之祥刑者告焉

論武帝祠竈祠太一

謹按天下方術之士挾左道以窺伺人主者無世不有
特人主不予以罅隙彼遂不得而乘之耳觀文帝之如
雍見五帝而新垣平卽以渭陽五帝廟進武帝之如雍

舊唐書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祠五時而李少君卽以祠竈卻老進謬忌卽以祠太一
進信乎人主之意嚮不可有所偏有所偏卽奸人將因
以售其術矣夫竈者五祀之一老婦主之盛益尊瓶載
在禮典歲歲所祭何由有致物之應且黃金之於蓬萊
仙者之於封禪其事絕不相蒙而云能彼卽可以致此
此在愚者猶不之信而武帝顧從而聽之分天爲五帝
已是隨時之異名而又別立之名曰太一豈蒼蒼之際
既有上帝又有太一分域而治不必定於一尊乎五帝
之卽天天之卽太一要之有分名而無分體自道家神

其說以惑人不意武帝之亦爲所惑也武帝好兵好貨好刑好拓地好土功所失甚多惟此尤爲誕妄諸儒臣或有所希合以汲黯之忠直亦未嘗一言斥其非此曷故哉

驃騎將軍協鎮山西節制太原汾潞澤蒲等處營

衛地方署都督僉事管副將事梅和劉公行狀本貫盛京奉天府開原縣官籍今爲正紅旗人曾祖仁前開原衛指揮使妣□氏封淑人祖太宗金海二州參將妣□氏封夫人考應乾阿達哈番妣□氏封夫人

衛都志卷二

卷二

約圖刊本

公諱朝輔字梅和阿達君三子公爲長賦性忠孝自幼技勇絕倫方太宗皇帝時北邊諸國並已服屬惟高麗以僻處海東職貢未修阿達君奉命越海征之公慷慨請從阿達君曰吾食祿於朝汗馬自其分內孺子無官守之責無爲徒勞也公曰大人能爲忠臣兒獨不能爲孝子耶阿達君無以難遂攜之而行旣入高麗境親矢石冒鋒刃凡阿達君所至公必以身先之比退處行帳則時其飲食候其煖寒晨昏溫清之節煦煦然與里居無異也或過而稱之曰昔有岳家父子兵今得君橋梓

蕞爾國何足定乎公遜謝推之於父不敢以材武自居
比阿達君積勞成疾卒於軍中號涕奉骸骨隨凱旋之
師以歸論功注廢籍泣血三年毀瘠柴立不以得官爲
喜而以失父爲悲親舊唁之者未有不歎其居喪之善
也順治二年授真定撫標中軍遊擊時皇輿初定畿南
草竊尙多公率兵揜擊不兩年次第平盪之如贊皇屢
征未克之寇公一戰卽殲其渠魁田家樓之役計日奏
功大爲當事所稱賞此其尤著者追疆域粗靖則定營
制備器械練兵士事皆務爲可久不以傳舍視其官以

是巡撫郝公子公先後皆薦爲能將第一知公者以爲
無溢美焉五年擢山海關參將此地在明時所司偵探
烽堠之事入本朝則以詰奸暴謹啟閉爲功諸從舊京
往來者率多南陽勳故寬之則法壞急之則謗興公張
弛得中務有以兩全之而營政卒歸整整未幾召爲京
城巡捕南營參將仍以其道行之有識之者曰此故山
海營劉公存心厚而用法嚴者也相戒莫犯其法閱四
載桴鼓不起上下皆恃以安十一年進宣大總督中軍
副將舊例督府軍儲皆軍司馬掌之假餽遺公費之名

扣剋以充其橐甚者虛伍不補隱冒至無可稽公勵志
湔除之士飽馬騰軍府氣色一變又自明季闖患來城
垣多傾圮未葺者公請於總督馬公願捐俸爲郡邑倡
不期年緣邊列城悉臻完固十三年擢徐州營護漕防
河副將其職以捍堤趣運爲事視臯者牧圉之任特殊
公旦夕所汎河上水長輒馳告總河其爲疏洩以防其
決或水涸則率先停蓄亦如之凡五更轉運呂梁飛雲
之間檣柁星馳不虞淹沮亦不病瓢失皆公之綢繆未
兩者至也十七年加都督僉事管直隸山永副將事受
事未幾卽以註誤解營務論者以公年始服官仕將開
府一旦以非辜失位宜有不釋然者公寧澹自如願以
奉身而退爲得策雖酒酣耳熱亦未聞其仰天鼓缶而
歌嗚嗚也居數年長子德弘念公之去無名力爲陳辯
康熙九年遂蒙恩復官旋補今職時交城山寇作民無
寧居偏裨被檄而前相仗莫敢進公至卽卷甲趨之賊
聞風膽落欲以請撫綴我師公白於主者謂撫可行於
亂年而不可行於平世但當用於敵國而不當用於叛
民從之賊計窮據險自固公率眾先登一晝夜竟掃滌

無餘而出所親謂公諸子曰爾父間籍十年一出卽獲
奇捷庶幾馮伏波據鞍顧眄時矣然公未久卽致其事
而歸公平生律身儉素不以誇耀爲能而宗戚中貧乏
者推解如恐不及延師課子尤極其隆禮以爲吾誠苟
未至士或不肖盡其道也嘗謂諸子曰儉爲廉本奢乃
貪基若不以澹泊居心而求其仕有懸魚之風吾見亦
罕矣諸子奉之弗違故所至之官俱能以廉辦自見公
生於癸丑年八月初一日寅時卒於康熙乙丑年八月
初八日巳時得年七十有三元配金氏子三人長卽德

舊都文鈔內編卷二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弘山西雁平道布政司參議娶鮑氏繼娶金氏次德新
江西吉安府知府娶佟氏次德遠候補筆帖式娶熊氏
繼娶金氏再繼吳氏女一人婿直隸霸州知州吳鑑孫
七人燦煒烜烜煊七兒八兒孫女一人余不獲交公偶
從北方士大夫之口得公一二戰功而未悉德弘以余
謬附館列其言可爲異日史家所徵件系行事屬余同
官德公請狀於余余不敢辭遂次第其言以爲誌銘碑
版者先焉謹狀

一畝居記

繕部張君汝作築園於邸舍東偏既成名之曰一畝居
集四方名賢之在京者飲而落之而屬余爲之記余辭
不獲命逡巡二載君旣以養母還津門乃克爲之聞之
禮儒行篇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竇蓬戶
甕牖此張君一畝之義所由來乎夫張君有列於朝爲
司空上佐入止華屋出乘高軒宜無復有儒行之所云
在其意中者而亟亟乎以一畝名其園何歟噫此其所
以爲張君也蓋士大夫之身不妨與時爲進退而其心
則不可與位爲存亡故伊尹當相湯革夏之時猶之其

耕莘樂道之日太公當鷹揚變伐之會猶之其涓濱垂
釣之年苟使出處二心窮達殊致則方其在野而歎老
嗟卑及其在朝而徇利固寵營營終日隨地不能以自
舒亦寧能先之克裕夫謀王榦國之略繼之不爽其讀
書學道之初耶晉時諸葛長民迫於劉太尉嘗歎曰貧
賤則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
得哉余謂長民惟地尊望重一時氣不能下故終與宋
祖相抗爲其所屠耳使其甘心布衣略無顧戀則丹徒
之丘壑甚廣何在不可自咎者而乃用是爲蹙乎推而

論之楊惲南山之詩此其不能息志於一畝者也張禹
日食之對此其不能決幾於一畝者也極之曹操之發
壁取后司馬懿之閉城還兵無非欲於此一畝而增廓
之以爲子孫萬世之業也然則一畝之義不明其害有
不可勝言者今張君身都簪紱而情寄煙霞所謂朝斯
夕斯者惟此園居之是適吾知其寵利當前必能以一
畝爲藥石道德在望必能以一畝爲著龜蓋就斯園之
命名而張君之進乎道可見矣宜乎未及三年而板輿
東路奉母言旋皜然果自潔於埃壘之外也余邨居負
歎息不能去爰書此貽君且以志吾愧焉康熙丁卯孟
秋下弦

茶星閣記

吾友沈子融谷性嗜茶取范希文森然萬象裏夫豈無
茶星之語名其書室曰茶星閣屬同人共賦之而命余
以記余諾之經年未有以應今年夏沈子謁選得粵之
來賓將行促記甚力遂書以送之曰按茶字之義自陸
鴻漸著茶經始省茶字一畫爲之前此經傳未之有其

言茶者卽茶也第茶有數種爾雅釋草曰茶苦菜者此詩誰謂茶苦其甘如薺禮記濡豚包苦之茶也又曰藟莠茶者此詩有女如荼國語夫差萬人爲方陳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之茶也又曰茶委葉者此詩以薺茶蓼之茶也皆不謂茶惟釋木檟苦茶之註有云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茶晚取者爲茗其確爲茶無疑夫檟之爲苦茶明以其味類苦菜起義是今之言啜茗無異古之言茹茶也嗟乎世之人方其攘臂捷足爭利自私以祈得其樂沈子顧違眾獨往於苦

茶乎嗜之又何怪其去國萬里遠適夫蠻煙蠻雨之鄉乎念吾與沈子自壬寅冬月相遇於倦圃曹公坐上定交踰二十年其間之攘臂捷足爭利自私者所識不知凡幾而旣睹其盛又閱其衰獨相對兩人依然故我今沈子不得已姑就太學釋褐爲縣令吾亦以副舉應薦可望一官其苦可云至矣豈乘除往復之理吾兩人稟受獨殊天又將以來賓苦吾沈子耶然吾觀永叔自適夷陵學乃益進東坡自徙惠州文始益奇昌黎子之稱子厚亦謂使其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

力以致必傳今沈子之縣卽在子厚守屬中其將別有
取於斯如嚮者嗜茶之意乎彼世人所苦不足爲吾黨
之苦而吾黨所樂實有過於世人之樂願與沈子共勉
之而已康熙甲子七月生明日言謹記

菴竹廬詩草序

余故居在郡城廣濟坊諸大家沈氏黃氏張氏高氏皆
比屋而處黃與張余高曾王母所自出故余叔姪於兩
家尤習丙申丁酉之際世變粗定余叔姪集郡中俊彥
爲文業之會比舍諸家子殆居其半每暑月將至父師

命輟夜課輒乘風步月相聚劇譚非余叔姪過黃張諸
子卽黃張諸子過余方是時余與兩家生計中落而猶
席先人餘蔭不知饑寒爲何物雖以年齒俱少不敢高
言性命要之所論非史書治亂卽古文歌辭以爲異日
當各以所長自鳴其視世路賄利之事直如土芥一不
置齒頰間不數年值大帥移鎮沈氏居以相國第壯麗
首爲所奪余家居其西偏遂並在奪中余叔姪旣失故
棲且有仰事俯育之計不得已四出謀食每歲莫一歸
入城訪舊則黃張諸子之散者固多其處者亦營營朝

夕求如嚮之把酒論文爭奇競采了不可復得今年余在京師張子明之自廣陵赴津門便道見訪晤對之次相與理疇昔過從之況幾至流涕前此勿論卽已未至今余入都已踰六年而張黃十數子中僅與明之一接則過此以往不知復閱幾時始得更見一人悠悠客途無可與語其可語者相隔乃四千里而遙張子視我其何以爲心耶張子有詩名衆竹廬草屨爲刪定余披而讀之其命意措辭布格遺調多余輩所妄意講論學焉而未逮者張子於其時短髮覆眉齒居最後而積之二

十餘載顧能卓然自見如斯余又服其潛思篤學愧前此知之之不早也嗟乎自先鹿園公與令高祖甬川尙書暨黃致齋侍郎締交迄茲將二百年其間郡中之高官厚祿有列於朝者不下數十百人乃余近修明史其勛業炳燿如三公之可書竟不易多覲則知高官厚祿猶必有待而傳也吾與張子生時不偶雖不敢上比先人亦惟抱此遺編其爲勉之而已適張子有粵東之遊聊爲序其詩以送之便道過寧以余言質里中諸子其笑倔強猶昔也

黔中雜記序

去歲五月新安黃子涵齋以通守平遠出京余既送之
城西歸而悒悒不能置念黃子自丁酉庚子再副鄉舉
蚤當授官已又以太學掄擇分教旗塾諸生積勞既久
復當授官蹉跎二十餘年未有所就近始因與稟實錄
得一官以行而更離家萬里當苗蠻新造之邦值干戈
甫定之會揆諸人情其爲俯仰今昔興慨於不偶之遭
或亦黃子所不免乎比今年甲子正月上俞撫臣請以
水西幅員無幾不煩列四郡治之命改平遠黔西皆爲

州稍省苗民供億太守而下皆當赴京改授余意黃子
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入秋黃子以補官至相見勞苦外
亟爲道改州之善使子得早遂北轅慰余離索之感黃
子曰不然彼安氏爵爲宣慰使當得太守臨之方足稍
示彈壓今易以州官直視若弁髦矣吾方病廟堂失策
子乃以私情爲我幸耶余亦謂黃子一時大言未必出
於衷曲未數日得所著黔中雜記則方其在任時留意
於風俗人心土田賦役城郭官廨關嶺險塞者已久若
欲驅東整齊亟化以中土禮義之教而豫杜百年之叛

亂其他選勝搜奇所及探躋窟阻窮極高深又若不欲
遽去者嗟乎今人於天下事動必以我爲質苟其於我
無利則雖目前易舉之物亦將掉臂去之況仕宦所至
本欲爲乘堅刺肥之計而以其餘市田宅遺子孫者今
黃子陟懸崖履仄徑歷鳥巢虎穴以入則一無所有
惟椎髻勞面數十百犴獮之民而已此宜處之若浼去
之惟恐不速而乃長慮卻顧曲盡其當爲之策又以暇
日登臨嘯傲悠然若有閒情則黃子而內處丞弼外作
屏藩其能卓然有以自見固可信也余於此又歎人才
之難得得矣而不克盡其用爲可慨也余輩身處京華
褻衣坦道從事翰墨間獨以索米之難而戚戚不能以
終日讀黃子是編能無心惡乎

送汪舟次檢討册封琉球序

康熙壬戌之春上以中山王世子尙貞請封命廷臣推
擇堪使其國者九卿詹事科道具以檢討臣楫中書臣
麟煇對時上方謁陵詣舊京驛書報可於是二臣承制
假節被一品之服乘傳而南行且有日矣在廷之與二
子善者競爲歌詩以寵之言雖未列朝位而於檢討有

史館之舊誼不容以無言言觀諸公之作莫不以銜命絕域奉揚國威爲儒者希有之榮相與誇過家之盛事羨跨海之壯遊發爲鴻章登諸鉅冊旣已管絃可被而金石可宣矣亦曾以海南之近事爲檢討告乎閩中自去歲有勦臺灣之請選兵聚糧八郡爲之驛騷追春風方作而緣幢戰艦已徧列海涯矣逡巡五六月歷夏入秋未聞有戎捷之獻豈所稱兵不過時者耶夫鄭逆盤踞海中今再世矣其下之知兵善戰者死亡略盡不過鼉龍魚鼈之民爲之羽翼以天兵臨之固可滅此而朝

食也則在彼有必敗之理賊桂白頭舉事煽動三方中原省會爲之震動賴廟謨指付將帥協心六年之間羣兇投首今以屢勝之氣加彈丸黑子之區亦何敵不摧何城不克乎則在我又有必勝之機然猶曰用之中土者或不可試之海上也言爲浙產固嘗習聞勦海之事順治八年金固山礪攻舟山再旬而破十三年春宜將軍爾德攻舟山未旬而破卽近歲金門廈門之恢復亦因賊兵之退一鼓乘之固未有曠日持久若今茲臺灣之師者豈昔之賊勢弱而今之賊勢反強昔之兵謀工

而今之兵謀顧拙歟蓋國法侵餉有誅通洋有禁諸將
方倚征海之謀坐糜大農儲待而別爲加派以給樓櫓
器械之需且得恣其番舶之往來任其漁捕之出入而
無從加以譏察也故淹延時日以用兵爲名以營私爲
實此其意殆惟恐鄭逆之亡而無所用其侵蝕耳豈肯
速成功以甦民困耶言聞春秋之法大夫出疆凡可以
安國家利社稷皆得而專之檢討今爲正使其職得專
安利之謀澎湖乃臺灣門戶爲使舟所必經誠舉節麾
之把其頓兵擅利之私計而勉以奉天伐叛之奇功吾

知臺灣之下固可以指顧期之者史稱漢武帝時河內
被火千餘家汲黯奉命往視以爲家人失火延燒不足
憂憂貧人傷水旱者或父子相食以便宜持節發倉粟
振貸比還歸節伏罪上願賢之宋紹興末海陵南侵王
權旣敗李顯忠代之未至軍適虞允文以犒師抵采石
敵數百艘絕江來戰允文率諸將結陣迎之或謂允文
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無緣任他人之咎允文不聽卒
敗海陵兵古純臣精心爲國其出疆專命往往如此檢
討過澎湖能爲此舉即可遠儕長孺近偶彬甫使諸將

知中朝有人赫然膽落不敢復萌其欺飾之心也豈不
快哉吾聞閩之士有李世熊元仲者好奇計善古文年
九十餘尙無恙君試往求其集且以吾言問之當不至
驚猶河漢也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清鄞縣萬言貞一撰

鄉飲酒禮

余少入郡學見鄉飲酒時賓主介僎之坐皆列於四隅心識其非因與家叔充宗先生考據三禮注疏而得其說所謂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主人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者皆在其方而正席絕非斜坐相對如今時也戊辰至五河次年正月脩舉墜典因以考定之說行之歌詩合樂鐘磬鏗然禮成邑之

管邨文鈔內編卷三

一圓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士莫不忻忻以爲得見古禮惜先叔早已下世不得一臨正之也諸生請載之誌中永示彝則遂列其坐次爲圖併備悉儀節如左其考據論辨之詳則先叔學禮質疑行世已久茲不復載康熙二十八年正月旣望四明萬言

圖

鄉飲酒圖

圖

賓坐

介坐

圖

是日午前主人與僕先至明倫堂視諸席具肅待賓至相禮者趨告主人與僕出迎賓於大門外主人僕先揖賓答揖介從而揖賓與主人相讓入大門介僕以下從之至儀門如大門禮及階亦如之升堂賓主人拜席設東西階上介席在賓西僕席在主人東皆後一席地行四拜禮拜畢凝立伐鼓三聲讀誥者出立東楣柱下展誥讀之賓主以下皆跪讀誥畢乃起讀律者出立於西楣柱下展律讀之賓主人以下皆跪讀律畢乃起贊者贊就席主人揖賓就西北南嚮之席賓答主人於東南

北嚮之席僕揖介就西南東嚮之席介答僕於東北西嚮之席坐定獻茶茶畢相者設一案於楹間北嚮司正出就揚觶位揖賓主以下皆起揖相者以觶酌酒授司正司正舉觶曰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舉司正舉觶揚之飲訖授觶揖賓主以下皆揖司正復位贊禮者贊主人獻賓主人趨賓席獻又贊賓酢主人賓趨主人席酢贊者又贊僕獻介僕趨介席獻

又贊介酢僕介趨僕席酢贊者又贊眾主人獻眾賓眾
主人趨眾賓席獻又贊眾賓酢眾主人眾賓趨眾主人
席酢畢皆坐贊者贊行酒司酒者酌酒又贊請酒賓上
以下皆飲酒贊者贊供饌司饌者設饌又贊請饌賓上
以下皆食饌贊者贊供湯司湯者進湯又贊請湯賓主
以下皆飲湯贊者贊供麵司食者設麵又贊請麵賓主
以下皆用麵贊者贊升歌三終歌者升堂歌鹿鳴四牡
皇華三章每歌一章節以一磬歌畢節以一鐘又贊笙
入三終堂下吹笙管三次以當南陔白華華黍每笙一
次節以一磬笙畢節以一鐘贊者贊主人再獻賓主人
趨賓席再獻又贊賓再酢主人賓趨主人席再酢贊者
贊僕獻介僕趨介席獻又贊介再酢僕介趨僕席再酢
贊者贊眾主人再獻眾賓眾主人趨眾賓席再獻又贊
眾賓再酢眾主人眾賓趨眾主人席酢畢皆坐贊者贊
行酒請酒供饌請饌供湯請湯供麵請麵司酒司饌司
湯司食者酌酒設饌進湯設麵賓主人以下飲酒食饌
飲湯食麵皆如初贊者贊間歌三終歌者歌魚麗堂下
吹笙管一次以當由庚歌者歌南有嘉魚堂下吹笙管

一次以當宗丘歌者歌南山有臺堂下吹笙管一次以當由巖每歌一次至一次各節以一磬一終畢節以一鐘贊者贊主人三獻賓主人趨賓席三獻又贊賓三酢主人賓趨主人席三酢贊者贊僕三獻介僕趨介席三獻又贊介三酢僕介趨僕席三酢贊者贊眾主人三獻眾賓眾主人趨眾賓席三獻又贊眾賓三酢眾主人眾賓趨眾主人席三酢贊者贊行酒請酒供饌請饌供湯請湯供麵請麵司酒司饌司湯司食者酌酒設饌進湯設麵賓主以下飲酒食饌歡湯食麵又皆如初贊者贊

合樂三終歌者歌關雎葛覃卷耳三章堂下笙管與歌並發歌一章畢笙管一止以當鵲巢采芣采芣每歌笙一終節以一磬一鐘三終止歌之居首者告樂備相者以告於賓主人而使之出贊者贊旅酬賓主人以下皆起遂撤饌賓主人以下對立於堂上賓酬主人主人酬賓介酬僕僕酬介眾主人司正以下至相者贊者司酒司饌司湯司麵並相酬畢相者設高案於堂下北嚮然香燭賓主人以下望闕三跪九叩頭謝恩賓主以下仍升堂四拜言謝贊者贊送賓賓主人揖讓如前至大門

一揖而別

八蜡廟碑記

五河當淮泗之交曾經二帝三王之治故其民俗所尙多有近古者而獨於八蜡之祀僅存其名則由世遠而失其傳而修明之無人也余以戊辰六月蒞五其時淮澮並漲彌望汪洋低下之地無不在巨浸中進紳士詢之僉謂下流壅塞淮水之所洩者微一遇霖潦輒有此患此比歲皆然無足怪也余聞而疑焉淮水之受遏固自有由而愆陽伏陰無一定之候亦何至歲爲陽侯虐

乎比仲秋八月舉行彝祭之禮西南兩壇後次及於蜡則見八蜡之主寓設南城樓上其品物僅彘首雞魚其儀節僅前後兩拜耳問諸贊者曰此蝗蟲廟也賢侯禮如是足矣余乃歎五河比歲淮水之害其故皆在乎此也夫雇傭作而遣之使爲供力役効奔走及其成功而復於主猶且設魚肉酏酒漿撫其背慰酬之期於極歡而後止以茲邑之藉力明神自于耜至同稼歲不知凡幾而萋萋觴酒豆肉簡率其禮以爲報亦何異乎齊東之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其五穀蕃熟穰穰滿

家乎況又昧經義而夷之於蝗而神其有不吐之乎爰
命工胥就縣倉西南隙地架屋三楹明年己巳仲春廟
成上戊之日遂遷主於南樓而祀之正其位次一如郊
特牲所載首先齋以其爲神農也次司嗇以其爲后稷
也后稷乃上古后稷之官非周始祖次百種以其爲百穀之神也次農
以其能自力於百穀也次郵表畷坊與水庸以其能爲
功於百穀也次貓虎以其能除害於百穀也記所載祝
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此或
者蝗蟲之說所由訛乎凡牲帛粢盛之數拜跪祝嘏之

節一視社稷無殊其年夏水如故至秋有穫及今年夏
秋並有穫或進而諗於余曰君之虔祀蜡神旣獲順成
之效矣但以神農后稷而顧與貓虎並祀終不得其解
也余曰禮不已云乎伊耆氏始爲蜡伊耆氏者堯也以
貓虎而得配食於神農后稷余誠不得其解但以聖人
如堯千古莫京矣堯旣爲之而況於後入乎余惟有法
堯之所爲而已餘何知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八月
望前三日邑長萬言記

該職博采士民之眾論廣詢牧令之條陳古河開塞其
有關於鳳陽一府河道民生之利害誠非淺鮮者查鳳
屬十八州縣潁淮者居其大半二十餘年以來當天旱
水涸淮水安流無異猶不見古河有必當開之勢一遇
霖雨連旬自豫省桐柏山以下七十二道山河之水併
萃長淮奔騰洶湧歷千餘里東注洪澤一湖而湖之所
賴以宣洩者僅清口帶綫之路今清口東北河身漸高
即使洪澤不受暴水其所積猶未能盡瀉況加以源遠
派多連雨怒漲之橫流何可望其且夕遽去乎於是洪
澤之所洩日不能十分而一而洪澤之所受日且將十
分而九下流壅塞積水逆行泗州之城爲沮澤田爲滄
池業已共聞共見繼之盱眙之西北境五河之東南西
境臨淮之北境及懷遠以西州縣夾淮之地凡其形勢
稍窪者莫不蕩析漂流春水至而夏麥盡淹夏水至而
秋禾並沒秋水至而歷冬及春併來年之種且不得播
也墊溺之民向因清口以北之去路無可爲計故強者
祇率而逃亡弱者卽坐而困斃耳今幸聖主賢臣存己
饑己渴之心切一家一人之視欲開浚禹王古河以爲

疏洩淮流計此真千載一時萬世永賴職目睹淮患甚
久亦何忍不仰贊而樂成之乎所當乘茲良會亟就鴻
圖仗一人之大猷復神禹之舊蹟誠爲旋乾轉坤成天
平地昭代諸善政中經久不易之要著也至若古河旣
開則可就此通漕而自六合達之白洋河俾南四省運
道所經永無水涸之患抑可盡廢從前漕道而自瓜洲
以至清口省百餘萬歲修所費長享清宴之休更可盡
閉高寶一帶減水壩而下河七州縣沈溺田土無事專
官開治並收種藝之利一舉而三善備計又莫善於此

矣儻慮淮旣入江清水之力弱無以敵黃水之力強或
致倒灌以滋衝決則現今河身襯墊日高於其洩乾之
後當就天妃閣左右橫築重隄黃水未有不順其自然
之性退聽而北向者凡此種種議論皆足以仰佐各憲
成謨顧非職境內之事未便暢引其說是惟在深計者
節取而兼用之耳緣係奉文博訪輿情不敢不併述以
資採擇

與洪山志學博辭錦屏書

弟與門下共事此地半載矣清脩好學爲近世司鐸者

所罕觀弟方倖得同心資爲模範何意俯仰紳士欲有
錦屏之舉耶此有不可者五在禮文甚明顯門下爲弟
徧致之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又次之今
五河何時乎雨澤愆期亢陽日甚諸種未植麥穗將焦
弟與諸君匍匐禱祠非以爲名也一旦釋饑饉之憂而
講侈靡之節則奔走羣望皆虛文矣卽日期日未至露
雨方興然旱災或除民志初定他務未舉遽示以不急
之爲是猶當雲漢之時而崇烏革翬飛之飾其不爲周
宣詩人所笑者幾希矣此揆之於時其不可者一也孟

子云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今之縣令非無享水陸之珍
極瑰異之奉者然旣處富厚之地凡起居服食皆天
所以優之也故雖過於豐美總非罪愆若弟之所處乃
五河也天下聲色貨利之事皆非本分中所有惟攻苦
茹澹斯爲台天今諸君乃翦絲泥金進之以逆天之物
豈愛我者乎此揆之於順而不可者二也弟自從敝業
師講明鼓山慎獨之學於今二十餘年一切意見皆與
世俗迥別雖不敢謂德性堅定而就其所至未始不自
具一體段也儻以力守諸空山麋鹿之羣者而輕棄之

淮北朝市之上諸君亦安取此人而宗主之乎此揆之於體而不可者三也此邦向迎新令有與徒百二十金弟去夏赴官縣人分此爲二一投於京邸一投於宿州道中弟封識如初道之篋嘗受事之三日集十五里士民而還之諸君諒所記憶比及冬盡吏復循例以旗蓋幃褥爲請余笑而不應迄今猶斑然諸舊物也乃於彼則御之而於此則受之得毋前後易心異於書傳所稱始終一節者乎此揆之於宜而不可者四也署中客坐三間深廣二席椽用細竹苦用雜茅以故紙爲承塵董

覆一几地皆碎磚所砌類於亂石溪灘於此之中而忽張錦屏以爲樂是何異茅茨土階之上而進以舞女歌童瓊牖繩樞之間而饋以三牲五鼎也使此中稍有未淨便當踵事增華易茅屋爲華堂更華門爲繡戶玉杯象箸迭進不休璧帶銀璫求多未已哀我窮黎其堪此且且而徵之乎此揆之以稱而不可者五也抑又聞之書吏諸君將舉而歸諸家父寒門自先鹿園公標澹泊寧靜四字於座側子孫恪守其教迄五世勿忘家父留意眞脩歷三十載之久人世綺麗之好一不以關懷自

不肖入官再遇覃恩以命服進未嘗一日御之也日者侍食敬述諸君之意家父微笑曰使吾尙需此物昨就養南來當以章綵入署矣多謝諸君所求與汝相成者不在乎此也家父之言又如此門下知我特深爲鑒其愚而卒阻之幸甚

送陸舒成之任息縣序

觀人之爲政者不待乎班朝治官出身加民而後知之也其人而處已儉約必不至奪民之財其人而宅心簡要必不至擾民以事固有卽其生平而可以相信者人

自不能細察耳吾與陸子處九年矣性警敏讀書過目不忘與之論義理他家所扞格不入者輒迎意以解無少留滯平居被服儒雅氣恂恂如不欲勝人人苟以驕橫加之必毅然而起雖獨人廣坐務直其辭而後止少失怙恃育於吾師總憲公所去令祖母太夫人可一里許旦夕起居膝下依戀不忍捨語次及兩尊人淚未嘗不數簌下也夫能親其親者必能仁其民而不畏強禦者推之必能不侮鱗寡率是以往息之人其有變乎往歲有官子劉子之鄉者余與陸子釀而爲餞酒旣酣余

舉杯屬之曰郡南古小學子劉子講道之所也君到部一月署置既定集紳士而釋菜焉此其先務矣坐客有不然余言者謂子當命以卽日乃亦俟一月後耶夫上之人貴示民以趨嚮子劉子之謁雖卽日不爲過余恐時賢未信特緩言之而語未脫口遽遭譏誚豈自武闕封墓以還一部十七史所載古昔聖賢豪傑皆好爲無益之舉耶其時余目陸子質之陸子爲之搖首太息至於再三未已則今者陸子宰息之政其必能知所重無疑矣獨是陸子生長高門不習乎人世誅求之苦一旦

威加害忱倉猝未定所裁者有之茲行過故鄉停驂十日試求湯先生行事而審察之焉凡先生所不責於州縣與州縣所不敢聞於先生者皆令長職業不關之事陸子以是爲衡持之以精力雖波搖浪撼固可悠閒處之有餘也可否在心旁無所牽掣吾師所不得行於天下者陸子乃於一邑效之使人謂何無忌酷似其舅不亦美乎

書經集解序

舍弟授一隨叔父充宗先生讀書武林因受室焉歲癸

亥叔父既喪弟謀所以爲生者余時因纂脩留兩館寓書京師以選時文輯講章二事爲問謂宜何從余答之曰選時文純乎蹈虛輯講章猶爲近實弟不如輯講章爲宜何以言之今之選家大率皆兔園常士也迫於饑寒無館授之地撮錄一二房稿雜以屬文向坊賈合本求售其詞哀其禮逸不啻施於所尊敬者迨所刻行世則更爲歷科程墨之選盡載中朝大老得意諸篇以爲堪與唐之韓李宋之歐蘇相頡頏諸大老不知其底裏而樂於頌己也亦遂借以聲譽甚至爲成就其科名於

是選家之自視其所刻竟如昭明太子之文選姚鉉之唐文粹呂伯恭之宋文鑑蘇天爵之元文類趾高氣揚偃然天下莫已若矣嗟乎使吾弟而爲此態不幾失祖父崇實黜浮之教而爲家門之敗類乎故莫如編纂講章集儒先注解之說爲之探蹟索隱窮高極深以折衷於至當雖其事不脫訓詁而溯流以得其原其於遺經之正旨猶爲不昧而叔父往年偕諸同志及余聚講五經之意亦庶幾不失也故曰講章近實也弟得書欣然先爲四書集解梓行之迨己巳易書詩三經以次成書

余旣出宰五河遂挾書

下闕

鄭義門詩序

吾嘗思世人真氣日漓無一事不出於矯飾不揣綿力思有以挽之故四年來承乏五邑周旋上下間惟以任真爲主雖緣此受侮弗卹也今歲兒子承勳歸應歲考攜鄭生義門詩一卷來爲言其人真樸無他嗜好義之所在奮前不復回撓其爲詩如其爲人吾闕之果然因念吾之抱樸以行於世屢爲人所凌鄙顧影自憐有倡子和誰之歎乃今忽得之於義門夫義門爲吾執友寒

管邨水鈔內編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邨之子吾嘗許以女字之則固丈人行也於屬爲最近十三年不相見吾不知義門作何狀顧能彼此不謀情孚意浹同出於任真如此千里比肩百世接踵天壤間有我復有義門則真氣又何嘗一日漓乎嘗慨俗下人情當其困頓爲諸生義理滿口日以古人自期迫漸亨於遇卽漸遠於道苟至都崇顯亨豐溢則漸滅盡矣若夫華貴游之子其耽於聲色貨利蓋自少至老無一日易也義門方孩提之齡寒邨卽鬱起爲孝廉接副使公之後以文章重海內近歲陟上第讀書玉堂名譽尤

足譽人於此稍不知自愛鮮有不爲俗情所搖者而義門識彌高操彌謹敝衣疏屨揭於灌浦西壩之間見之者幾忘其爲貴公子焉則任真難而義門之任真不尤難耶雖然學無止境不進卽退吾行天下三十年見有初爲奇士而卒蹈恆蹊者矣有始附清流而終歸庸劣者矣用是齒越始衰猶兢兢日憂失墜義門今猶未壯其慎無以前之任真爲可恃始信與吾有同心也夫夫氣足者詞自充吾雖未及言詩而所以爲詩之道不外是已義門其勉之康熙辛未臘日

尊經閣記

掌教呂君秋崖重建尊經閣成余適署虹至謀所以稱其名者余曰經者天下之大本達道所從出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尊則治否則亂亦尊其合於聖賢而已以全經言之如唐初之十三經注疏此其合於聖賢者也明初之五經大全此其不合於聖賢者也以專經言之如程正叔之易傳呂伯恭之讀詩記金仁山之通鑑前編湖而上之以及王肅之傳三禮趙岐之注春秋凡若此類皆其合於聖賢者也輔慶源之詩童子問陳君舉

之周禮說程沙隨之春秋解極而下之以至陳紫峯之
易經通典申瑤泉之尚書彙編凡若此類皆其不合於
聖賢者也然則經之所當尊者蓋可知矣其他史傳百
家之言莫不以是爲斷要其足以翼經者則存之其不
足翼經者則去之將見斯閣之上玉軸富於李侯青箱
多於王氏夏丘之士其自是有進矣乎嘗試與君憑閣
而眺大都楚漢之遺蹟爲多焉北則睢寧卽項羽破漢
兵彭城西而睢水爲之不流者也其東南馬臧落傳所
稱羽追漢王急墮枯井中馬伏厓下自蔽兵退垂纒下

引之而出者其西爲陰陵羽夜走迷失道之所也虞姬
墓尙存與霸王祠相對峙夫當其大風揚沙白日晝晦
五諸侯之兵力摧敗於一人之手而無餘何其壯也獨
身遁逃委命晉井四百年其主子焉惟一馬之爲僑何
其悲也然而轉戰五年勝負迥異一身莫保處兮奈何
高陵巋然延祚四百固千古仁暴之龜鑑也夫劉項不
讀書初不知經爲何物然而一心之仁是卽經之所許
也一心之暴是卽經之所惡也諸士其可曰帝王之業
非下士所敢擬不爲環顧而一悚然乎自今以往務與

諸士平恕而行不設驕悍加人之意使一心之內不爲
項而爲劉則以仁易暴斯爲有得乎經之旨斯爲可與
窮經之人其於呂君建閣之意庶幾有合也夫

西來庵碑記

以儒與釋較儒主持世釋主出世出世者一身而外絲
粟非其所有持世者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舉天下之務
莫不受其開成然則以儒者而興事將必意念所嚮百
爲聽命指麾顧盼攜取自如以釋者而興事或至左右
之無人展施之無地子子然哀號於中野莫之聽而止

管子文錄卷三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焉乃以吾所見則往往有相反者何也卽以虹縣言之
其大者如潼城小曲南四北四赤山西二六里之田畝
沈水中十有餘年縣大夫之臨此者亦已七八輩矣其
賢者不過出於下策爲請除租賦之計曾未有躬荷畚
鍤率先吾民溝而出之使寸土悉歸種藝者小則如五
門之城樓歷本朝來四十六年不加葺治任其摧頽以
至象魏失觀行道興歎一至於此也而釋者傳聖自康
熙初年芟舍西郊關侯廟其時破瓦頽垣茫無憑藉傳
聖苦力修持感動城邑因其爲佛會聚資以佐之十年

而成大殿五楹裝金像奉其中又七年復成前殿楹如
大殿之數奉關侯以崇所始更八年而東西廊悉就凡
厨庫漏浴之所無不備且買護庵田地一十八契以
所入給來往行僧又分地爲義冢瘞貧無以葬者去年
二月傳聖下世嗣孫演寬繼之克守其志弗替益虔斯
罔諸會士好善之功尤傳聖師徒篤志不移所致也嗚
呼令以一縣之力中更數人不能爲所當爲終於廢墜
傳聖空然一身把草蓋頭經營垂三十載便能金碧輝
煌成此鉅構豈非專與不專久與不久之故歟夫郡縣

管郡之少內編卷三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久任之說自漢以來皆知其益而旋行旋止不能終收
其效有志之士格於令甲不獲自伸真屬無可奈何之
事然專心致志則我可自上也奈何上官之強縱分之
世路之酬應分之妻子之靡衣美食便好田宅又分之
使方寸之間無暇更思其職業至於門庭傾壤田里汚
萊猶曰此非吾在任事吾聽之無害也然則必手決水
而瀦民之田手藝火而焚民之舍乃可爲罪歟何自待
出傳聖下也悠悠斯世同心者希吾縱喙長三尺無可
與道此語今日因演寬之請記發之亦足以見余之激

倒也

歐孝子傳

歐德耀五河諸生也父友范以鄉貢筮仕得柳州上林縣尹順治八年臘月抵任明年七月李定國破柳州諭守令降者皆復官友范不屈繫別將常姓營中已攜之賓州又攜之南寧府卒遇害時德耀未十齡奉其母家居既長爲諸生頗有文譽康熙辛未余泣五已三年矣每朔望集諸生於學講書論文且理其詞訟七月之朔德耀直講適至篤信好學章且講且流涕講畢余問故

德耀本錄

卷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耀前對其父死官事且言今四十年尙未歸葬以是觸於心不禁歎歐明府前也余謂子誠欲迎喪則吾同年俞君寅方尹上林宜莫如此時矣德耀聞之喜甚越月請移文南行明年春始達柳州至上林則已四月俞公爲詢歐尹事一城無復知者最後得諸生盧大勳邑紳韋泰運於遠鄉兩人年皆七十餘嘗及歐尹門言歐尹事甚悉曰歐仕上林而不死上林今何從得其喪耶德耀悲慟欲絕次日辭俞趨賓州俞以十緡佐其資斧至賓徧訪無所得又至南寧其無可訪一如賓蓋歐尹

篤於殉義不欲以姓名自白而營中直與俘囚等乘之
誰復識爲令君死者生以是悲鬱染疾卒於肇慶舟中
邑人悲生之志上其事學臺許公汝霖爲表闕曰至性
可憫祀之鄉賢祠

洪燕男字說

掌教洪君山至名其長子曰邁而問字於余余惟名必
以法古爲尙前代之邁其名者如霸州王恭肅公或可
爲令子廣厥志乎當余拘幽此地君遣子從受尙書此
與王公締姻於椒山正命之際亦何以異吾家自經綸
公以來三陪鳳閣四上鸞坡而尊府谷一先生方謝泰
衡未久則王公之起家甲科以邊功正位大司馬又君
家世所時有也史臣之贊恭肅曰若邁者可稱燕國男
子矣夫燕爲天子所都士之才德苟能邁出其間則其
於天下也何有哉字邁燕男君其許諸

黃詮庵雙壽序

詮庵明府參盧陵軍事十有三年辛未秋稍遷爲虹縣
尹與之遊者以爲詮庵抑首二千石之前亦已多載今
得剖符百里南面專城雖其地濱泗接淮不足爲江南

善處而詮庵承其祖若父詩禮之教風與伯兄式九以詩文書畫擅名藝林一旦同時鵲起式九揚鑣於川西詮庵奮翼於淮北亦足以揚眉吐氣發舒其胸中之奇無愧爲五桂黃門之苗裔也乃未及一年輒請於兩臺致其縣政而去咸相與詫而異之余謂廬陵之在宋有歐陽少師周益公文信公諸先生在明有解大紳羅念庵鄒南皋諸先生固詩書禮義之鄉也詮庵與其門人子弟講論周旋既久則其於虹自有格格乎不相入者況加以巨擘之久稽十九里中潼城赤山等六里之地

下無可徵上無可貸功令何如而可不速去以自違於罪戾乎雖然士大夫讀書學道於天下事幾可百之數亦何難見之明而判之決然或移於左右或格於裏言者往往有之故龐德公惟化行於其室乃能借隱鹿門而東坡之傳方山子必言其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詮庵往客京師元配陳夫人主持門戶公有賦稅私有丞嘗一不以撻旅人之懷比年任江右向平婚嫁間歲有之而夫人及期東還竣事仍溯流西上往返三千里若在庭戶詮庵未嘗一日知有兒女之累余故於去虹

之舉不特多詮庵之能斷尤善夫人之善舍也今年四月夫人花甲屆旦與詮庵坐對稽山舉借老之觴諸子諸孫及諸外孫拜起上壽共三四十人其間能以文鳴者已五六輩可謂極天倫之樂事以視世之知進而不知退日迫促於沸鼎之中者其得失爲何如耶爰書以貽詮庵爲壽筵加爵之鼓吹知必掀髯一笑而許之也

祭徐相國夫子文

維康熙三十一年歲次壬申正月辛亥朔越二十日庚午江南鳳陽府五河縣待罪知縣受業門人萬言遣子

管寧

三四期

約園刊本

浙江寧波府儒學生員門下晚學生萬承勳謹以剛蠶柔毛之儀致奠於皇清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尙書兼掌翰林院事徐老夫子之靈曰嗚呼痛哉夫子之亡於今半載矣言猶未得炙雞絮酒哭於靈几之下言豈無心肝者耶念自初夏以來刺事者靡日不至造謗者靡日不增曾不以言爲拙修之人五河爲瘠小之邑而少貸之甚至接一吳語之賓曰此東海之抽豐者也留一吳語之僕曰此東海之索債者也興波浪於盆池點汚泥於尺素上作而下應之必欲文致其罪以爲

快以是彌縫支柱心力俱疲卒至於先挂夫察之章繼
羅計處之法言顧得因此屏營息慮蟻伏羈管慮中追
惟夫子之德而濡筆以寓其哀也嗚呼痛哉憶自丙辰
入都見夫子於斜街邸第退而服夫子之清修貞志心
儀爲可師閱數日承以制使郎公哀詞見屬其時制使
在征闕戎行言爲戮力疆場死於勤事之詞以進夫子
謂非俗下應酬所有遂於武闕受事之日招言就館而
後入焉自是斜日深更布簾香几凡有所撰著言心侍
坐晰疑辨異至茶傾燭跋不厭此夫子之知言於文章

管郡文鈔內編卷三

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者也後三年夫子方服闋當補官遣奉監修明史之命
時言館夫子新園適武定公總師大末誤耳賤名馳書
見召言辭不獲命遂自吳趨衢議者以制府易於見長
而翰苑止沾沾文藝制府聲勢赫奕而翰苑惟清素相
依此行必留不返乃言當夫子信使抵蔑卽力請於武
定公而還夫子以是重言行誼定薦引之意至京後不
告於親朋不謀於骨肉密以言姓名上聞投疏還邸始
語言曰吾本緣公義薦子若預以相告則子有陳乞之
迹吾有市鬻之私故不爲耳此夫子之知言於行誼者

也十年史館飽聆訓詞三載五河益凜冰雪夫子嘗貽
書曰始以子修飾時譽近託可信者核之果能以實心
發爲實政攻苦茹淡經月不名一錢臨別所期斯爲不
媿此夫子罷相還吳小兒上謁謂曰吾今病中世事總
不關懷耿耿不忘者獨乃父清節未暴耳此夫子之知
言於政事者也嗚呼夫子今亡矣世之知言者更有幾
人言之抑鬱莫舒者更當誰訴是卽日受千金之賜一
歲九遷其官猶無以易此恨也況其在窮愁困踣奪職
待譴之際耶天高地厚崩坼無端石爛海枯摧痛何極

徐司寇文

卷三

五十四期

約圖刊本

繼自今惟有不以得喪易心不以榮辱改節尊聞行知
莫無負夫子於冥冥之中已矣嗚呼痛哉尙饗

祭徐司寇夫子文

嗚呼痛哉夫子何竟至於斯耶孝友之誼篤自性成生
事葬祭繼悉靡憾仲叔季弟教愛竝周夫子之德行則
旣醇而無疵矣取材百家探源六籍含英咀華洞微抉
奧遂用名世一匡藝林夫子之文章則旣法而且奇矣
正色相臺豺狼斂迹制中邦禁狂狷無冤舉朝憚之芒
寒氣肅夫子之政事則旣剛大而無所依迴矣以是始

則賜博學明辨之額繼復有光燄萬丈之題雖在廷之
忤忌日眾而當宁之進用不爲止雖左右之譏毀日甚
而帝心之眷顧不少衰世方其期以臯夔稷契而躋斯
民於皞皞熙熙嗚呼痛哉夫子何竟至於斯耶然此就
夫子之繫乎世者言之而未及小子言之躬被明施也
憶自乙卯受知宮允夫子獲充上舍之選宮允夫子爲
夫子所指授則猶夫子之提撕也洎乎丙辰受知相國
夫子獲與後車之載相國夫子惟夫子爲折衷則猶夫
子之攜持也自是奏爲史職進之志館凡一著作一論

說竝許參以隙照之小知此豈小子能有當乎夫子要
惟虛懷雅量如廣谷大川之無所弗受故不擇乎牛溲
馬溲而皆有以容之小子方左鞭弭右鸞韉日追隨夫
子之後以立斯道之坊維胡善作者不必善成遽中道
棄我而如遺然此猶就小子之平日言之未及乎邇歲
之仗救拔脫顛危者也小子菲材下位妄意天下之事
抑揚品目妬嫉日滋遂以孤立之身嬰不測之禍文致
周內重辟是懼使非夫子之疾呼奮臂則在朝之師友
何由能趨義而恐後在外之親朋何由能感憤而奔集

在秦諸未謀面未通名之賢哲何由能協心援手而致
致又況仇刃橫加箭痕若粟夫子此際正卧薪嘗膽而
靡支而乃專使賫囊數千緡間關跋扈留此已墜之命
於如絲嗚呼痛哉何夫子知爲小子求生而不能自延
一日之算何小子徒向夫子乞活而不能祈夫子旦夕
之稽耶夢魂長繞追呼莫前萬感填膺一語未訴此小
子所由號涕百踊上爲天下慟而下哭其私也自今以
往痛寧有已時耶嗚呼痛哉尙饗

相國徐公逸事狀

管亦文鈔內編卷三

二六四明叢書
徐國刊本

吾師相國徐公薨後三載言始脫罪南還哭於黃土橋
墓下於時窆石久封豐碑已立凡所以不朽公者亦既
明且備矣明年春再至崑山嗣子樹聲樹本出公年譜
見示有爲狀誌碑銘所未及者爰采錄其事并韓學士
焚前所爲狀寄梨洲先生祈爲立傳又明年丙子言在
京師樹本以傳至相與流涕讀之公平日之守正直屏
奸邪者蓋至是始可無憾也顧言侍公久飲食起居朝
夕不離公側自丙辰訖戊辰垂十有一年所習公行事
至多雖史法無盡載一生行事之體而君子之行事有

可傳或亦有不必傳要之公則一生皆其可傳者言受知至深易簣前一月猶語言子以耿耿未忘者惟而翁一人言獨何心忍使公有一事之不傳於後也用仿柳州段太尉逸事狀記言所親得於公者以補狀誌碑銘及今傳所未載焉公及第後世祖章皇帝嘗攜公幸近郊看花捕魚無所不在一日獵於南苑公承命得騎馬入圍場故事凡從駕與獵者馬相去各二尺許使鱗次相比自爲首至最殿一人馬與馬相銜而止其圍之大小以從駕者之多寡爲率其人皆俛身外向各以其鞭

拂馬足口俱作噴噴聲以防獸之逸而出也公在圍獨按轡立馬身凝然不偏口亦不出一聲章皇帝行圍適過之顧而喜曰爾徐某是也僑臣本賜觀圍未嘗令打圍耳同列在者皆有愧色史館開經年上偶問明史若何公卽以所定太祖朝本紀列傳裝寫進覽書至閣中稽踰月上上公異而訪之則當事者恐以本紀丞相胡惟庸伏誅一語啟當宁殺戮大臣之心故躊躇未能決須明坐以謀反乃可耳公曰惟庸誠有逆謀願其誅由不引見安南貢使起反事在旣誅後十餘年始露此見

於大誥及昭示奸黨錄諸篇爲太祖御製可據史當傳
信吾寧可凌奪前後以希相公遠慮之私耶當事者無
以應卒進之越有阮武舉廷選者居京師前門梅市街
以居積起家司坊惡其倚納弁自大不修歲時之節使
人誣以命案上諸巡城番校之提嚇四至阮無以自明
請越胥居間奉城院滿洲漢軍各三千金漢人則絀其
一金旣內矣客或以告公公曰有是哉留其人其飲夜
使親信者核其事而遣之厥明入院飯畢語滿憲長郭
公曰吾不得久侍公矣郭問何謂公曰聞中城以誣命

嚇人取八千金上聰明耳目甚遠不久當坐失察寧未
之知耶郭曰吾與公在此寧有是公舉某人某事某居
間某受金若干某受幣若干益以房券歷歷甚悉郭始
蹶然而起趨臺掾馳召之三御史知其事洩亟反所內
金而後復命阮獄竟得解壬戌癸亥間臺灣內附朱宗
之歸命者竝安插湖廣江西賜地開墾以贍其生其時
甘涼邊郡有發故肅王墓者法吏僅坐爲首一人以聞
上曰是故親王明高帝遺體寧可以常律拘乃不分首
從皆重辟故趙府宗子繇松

此趙簡王高燧八世孫非
福王常洵子立於江南者

聞而泣曰上德至矣彼久匿海表者猶給地養之豈吾
率先效順忍奪之食哉澤及二百年枯骨卽現存蕃族
可知矣時徐中丞旭齡方撫山東將以各府豪強侵隱
之地求其清給而繹公爲之主公曰王孫誠可哀然此
事一行山東六郡且大擾某在臺其可因一人而使顛
連至數百千戶耶於是趙宗清地事寢不敢復舉部院
之弊胥吏有不得志於漢人者必曠滿人力持之由司
而堂務當其欲而後已公長刑部僅七日胥吏之得售
於滿司者五事呈堂畫可以爲漢公必無如我也公
取稿視之則與情律多不協乃對眾罵言悉爲更定始
下滿司寇懼於理際不敢出一語旣改戶部禁胥吏新
歲不得爲宴會覈其老於司廨爲諸人窟穴者皆汰逐
之約束諸司自今滿漢必同時說堂商定畫行以省彼
此互異大書揭庭柱曰十四司胥吏敢仍前受賂與十
四省之人敢仍前納賂胥史者必上聞處死一日公偶
不入部滿司輒以事請於堂而試之謂急不能待滿司
農曰果爾則當造徐公宅請之耳其人慚沮而退自臘
月訖首夏屬司及諸胥史惴惴無一人敢撓法者迨公

入閣諸被逐胥吏方至中途竝忻然返轡而北之數端者非關公立身之節卽係公恤民之仁言寧敢以位卑才下未見重於世而不爲公留其梗概耶至其他一言一動自無意中出之亦莫不可爲世法長洲韓文學藉琬以醫寓公邸除夕病卒殯諸西軒爲罷守歲之宴及春凍解賃舟車具資斧而後遣之言邑陳明經赤衷客授歿朝貴家方謀出諸外舍始議殮送之具公至哭之哀其人感動遂卽書室行事公外艱服闋還朝有吾浙在言路者適與公鄰比日招其所知爲文酒之會諸公

飲酣舉外吏書問爲言某十縉某二十縉殊未愜人意公曰吏受賕一兩以上律文卽當抵罪彼冒法內交於君尙嫌其少耶何御史元英在坐以公言當情而準法歎息爲不可及公一日與言期闕下欲令傳語史館中當以次日集諸公議史事言趨候良久見公朝衣冠嚴氣正色若移山嶽而出言畏憚未敢前旣至午門則怡然而解又如引我於春風化日中也今一輩師友訛訛翕翕日以計算榮利爲事復求言論丰采似公之足爲舉朝倚重者烏可得哉烏可得哉

跋相國天子感蝗賦後

嘗讀蘇子瞻遺蝗入地應千尺之句以爲雪之所至蝗當泯跡每歲輒於積雪處標而識之比改歲及夏其地之患蝗如故則是蝗之生天固不能爲之力也又大田之次章言田祖有神秉畀炎火言往歲督民捕蝗能以一石至者予值百文多寡以是差之每四日一周境中納蝗者扶老幼而至於近川之地積薪焚而棄之五六月七月間月無慮數百千石而蝗之種終不絕則是蝗之生人又無所施其功也迺邇年以來方春舉趾天子

管部文卷之三

三十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即使行蝗使者下勅郡邑吏責民覆土掩之以絕其孳生根本仁民之心一動舉齊魯淮徐荆豫之壤天人所不能除者一旦遂殄滅之無遺育豈爲民蠱賊之似蝗者顧不可以天子之力迅掃而族驅之歟抑或有爲之左右爲之掩護者使奸回得冒忠直之名而爲誅黜所不及歟此公感蝗一賦之本指也善願在位者無論大吏與庶司各書此賦於座右以其儆夫蝗之在此而不

在彼可乎

與丁駿公太守書

昨拜賜稠疊已卽日買舟回杭北行矣深謝深謝某客
徽八日稍與此中士大夫往來采聽異聞惟紫陽書院
奉祀一節爲目前最不平之事夫紫陽天下之紫陽也
金溪無陸子靜建交無朱晦庵先儒固已言之凡讀未
子之書者皆爲朱子之弟子皆當護持朱子之後人乃
聞紫陽書院向係學役奉祀後屬本山道士兼管道士
乘機奉三清像於院中爲潛移默奪之計適去年甲戌
祭酒吳公請御書扁額懸之書院堂前郡中士大夫因
此遂延五經博士朱君坤議將黜縣朱族文公嫡派東

房十六世孫棟詳府申院批奉紫陽書院香火以杜道
士攘竊私心誠善後要著也詎有非族朱邦璠者計窺
書院祀田十六畝先以朱棟爲假冒鳴之署府蔣君繼
見閣下洩徽喉令黜縣西房朱某訐朱棟爲僞裔且指
博士所具結狀爲僞結已蒙行發嚴訊博士君以財力
不敵漸有不肯認結之意夫朱子當日已身嬰韓侂胄
輩僞學之禁今其後人更於五百年後受外族僞裔僞
結之誣奸人所爲何其前後相符若此自非閣下以大
儒秉正論夫誰肯扶棟而植之者某自七歲受書卽知

崇仰朱子曰者幸遊其地得與其門人子弟交目睹其
後人受枉顧遇閣下崇正嫉邪夙與朱子比竝而不爲
一陳其曲折朱子有靈必不能忘情於某矣此間士大
夫以邦璠險惡敢怒而不敢言伏祈閣下兼聽博採召
閩郡士大夫而面詢之其是非果否斷不能混某本外
省人且已遠去非有所囑託有所偏黨而爲此言總以
儒門一脈不能默默耳閣下幸垂察焉

平漠北頌

并序

康熙三十有五年丙子皇上以厄魯特噶爾丹侵擾屬

管部文鈔內編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喀爾喀久據其地招之不從諭之不去抗命無上罪
不可宥爰興師伐之二月吉日命臣費揚古爲撫遠大
將軍偕臣舒恕臣孫思克由西路陝西某處進師又命
臣于成龍總理糧餉臣李鋤臣喻成龍協理其事由某
口某口分路而出皇上親統大軍由中路古北口以先
之前一日告廟禱牙以迓神貺至期師出郊坰微雨載
途纖塵不起悠悠旌旆非疾非徐節適以時無或勞止
於是大駕遂以三月某日出口維時車乘之整肅駝馬
之充肥盜甲器仗之精利凡近邊諸國以師來會者莫

不震懾頌美以軍容之盛爲近古出師所未有噶爾丹
夸誕一方乃欲張其角距以抗天威亦可謂不知分量
者矣征行之際前驅報瀚海將臨道傍有碑厥惟漢字
須臾至某處果得明文帝親征漠北時立石其詞曰瀚
海爲鐔天山爲鏑淨埽胡塵永清沙漠大書深刻若豫
爲今日之徵者厥明安驅渡漠君臣交慶又數日師次
拖林則五月之朔矣謀傳噶爾丹兵駐黑盧倫河聞天
兵自東而來費將軍又從西奄至皇邊宵遁不復以顧
惜輜重爲心自此大駕所嚮五日之中無非執訊獲醜

之事迨至拖諾山之麓費將軍果以昭磨多之捷聞爰
命臣馬思哈爲平北將軍統兵西邁用代窮追兩軍夾
攻必期盡敵臣竊觀自古聖王之兵皆以不得已而後
用今皇上以噶爾丹之不可赦而興師又旋以噶爾丹
之必可滅而迴馭慮周事後知炳幾先自出塞九十五
日以來若有以豫定其機宜而次第出之罔或違越者
其視虞帝之征有苗必待舞干而方格周王之伐獫狁
僅至太原而卽還固有大相逕庭者矣臣才識謝弱不
獲荷戈戎行身與葵凱之列謹撰上平漠北頌十二章

以附饒歌鼓吹之後其詞曰

於鑠王師自古北有翼有嚴不僭不忒堅莫可搖深
莫可測天子在中凝然民極

於鑠王師臨於北荒戎車嘽嘽旂旒央央莫不震疊四
國是皇皇曰毋然安爾戎行

於鑠王師涉此大漠劣不崇朝淖當與躍東版以濟如
行邸閣日皎風清天子之樂

於鑠王師甘苦是同一飯再飯無或歉豐已臨賊境惟
急軍供士飽氣騰宜奏膚功

管部文鈔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綉園刊本

於鑠王師先聲震賊如熊如羆時萬時億彼小醜者昧
無知識亦既覲止形潛影匿

於鑠王師采入其阻不見其人但得其所獲兮有幾筐
兮有精迫不敢停棄之鳥舉

於鑠王師追亡振落始克勤河終於拖諾五日候移六
軍氣綽王者之兵祇令敵卻

於鑠王師有征無戰但求敵盡何須身擅爰命馬帥錫
之三箭爾與西師夾追無倦

於鑠王師西捷果聞昨昭磨多自晡迄曠追三十里敵

二千人婦孺羊馬數何足云

於鏐王師如雷如霆前驅鋒接後隊旗與國牌一舉萬馬齊驚欲逃何處鹿角從橫

於鏐王師闐闐振旅克宣其威不究其武瀚海一泓天山抔土宸翰勒銘長垂萬古

於鏐王師始終以律刁斗維嚴偵伺必實誅之禽獮獍之風逸後舞前歌獻功宗室

鄭母王孺人壽序

吾友鄭寒村太守以詩古文名天下其清真峭拔之氣

舊部文鈔卷三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使一家皆化而從之自余甲辰定交時其弟漢莊已如鸞鶴停峙子義門已如瑤環瑜珥見之者蓋不待今日出作霖雨而早知寒村之爲高山深林也一時品目鶴浦者舍宋氏之郊祁蘇氏之軾輟無以爲比謂漢莊必當與其兄聯鑣而起乃無何而漢莊忽赴玉樓之召寒村困頓公車隻輪單翼每以孤子自傷而漢莊之配王孺人奮興室中毅然有以自立聞其風槩幾于起漢莊而生之夫淑女以四德自修無過針縷酒漿克供婦職豈能如男子之懷鉛握槩乘時自建以成鍾鼎旂常

之業然而邑姜治內既克與周召太公諸臣之疏附後
先奔走禦侮同稱十亂則婦人之能以德御其才主持
內政者安見其不學士大夫若也以是寒村委之代養
得暫時遠出必期速負盡清方作菽水承歡之計不然
義門雖善體父意不使王父母有倚門倚闥之嗟乎向
者隻輪單翼之感寒村當亦久爲及之必不忍其外而
營心於醫藥內而俯首於旨甘矣今歲某月值孺人五
十設帨之辰義門思所以爲祝先期過我曰家君方日
望庶母舉一弟爲叔母之嗣若某豫祝其文章科第則

嫌以門地自誇至脯脩棗栗則叔母日夕經營之物某
雖極水陸之珍列之方丈仍是叔母自壽於猶子之禮
無與故不得不請文人之文以觴吾叔母丈人之文傳
庶幾叔母亦藉以不朽矣余與漢莊三十餘年之交所
不敢辭願向在館中曾分簋列女傳於鶴浦鄭氏得四
列女其明室三百年中事也本朝之興方五十載而孺
人之節視四人殆過之無不及也則孺人已能自有干
古又何待余言乎義門其檢前此四傳以待他日之珥
筆者

叔父公擇先生遺集序

陽明先生之格物以天所與我之物言之而非今日格此物明日格彼物之謂戴山先生之誠意以意爲心之所存主言之而非心之所發有善有惡之謂二先生寧漫然與先儒立異耶學至正心誠意步步鞭辟近裏使於格致所在而必向外尋求則豈天命之性爲空然一無所具又使意爲所發而果善惡竝著則必天之所與有兩歧而非一致吾師槩洲先生日舉二先生之說爲吾黨提撕亦謂此皆備於我之物本至善而無惡發卽

發此所存之意非有二道焉以雜之也自言偕諸父諸友以此爲學三十載於茲廓然闢其戶庭已如去重雲而親白日無如工力不到習見難除胸臆之間隱隱覺舊說新知不妨兩存者有之惟叔父從受教以來潛思力行於二先生所言實無俄頃少懈去歲八月見棄後言奔喪湖上由淮南返五河旣承唯一西泔兩戴君馳書以遺集爲詢冬歸接晤先公喪舟之次復敦促不已爰取舍弟世祺妹婿王錫仁所藏請稿良爲六卷反覆尋繹淵哉叔父之學其於二先生格物誠意之旨體之

深而發之暢信有如吾師所撰墓銘數十年功識一是字不媿古說不隨時徙之言也獨是言也資下悟遲固不敢望叔父之果銳而同奉一先生之教亦欲稍自樹立不失爲陽明鼓山學派下人乃以出處動靜之殊日就荒落揆諸叔父所造奚啻瞠乎其後也雨窗卒業爲泫然者久之

雪汀詩鈔序

人生天地間要在有奇節可以自見耳官位之崇卑年數之修短亦何足論哉然徵奇於班朝泣民之時易而

管邨本鈔卷三

三九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徵奇於閒居需次之時難張君雪汀內未嘗一日立朝廷外未嘗一日居州縣而最其生平之奇蓋有三焉士人平居讀書無論賢愚邪正之人皆得與之遊處一旦獲第大都嗜利之意濃而嗜理之心澹憊人伎士窺其意嚮所在皆思有以中之孟子所謂諛諂面諛之人至職此之由自此正言莊論者奉身以退而立朝之節槩居官之操守漸因以墮矣張君不然其爲諸生時所交讀書學道之士親戚中止陳夔獻和仲朋友中止范國耳旣倚之後乃有陳非園同亮介眉董在中兄弟王文

三兄弟及余叔姪輩在其坐間卽詩中所見之慈谿鄭禹梅姚江黃主一亦其登第後延爲子師也今世且以非園同亮介眉禹梅諸董諸王及余輩爲何如人乎則張君可知矣此一奇也今人之有事於書特爲取科第計固非曰堯舜禹湯文武以後諸君臣之治法皆在習此則達可兼善天下也又非曰孔顏曾孟以後諸師儒之心法皆在習此則窮可獨善其身也故其所蓄不過四書一經訓詁與近科行墨卷以圖一日苟得耳張君未第之先早知場屋舉業不足以囿吾才智凡講章制藝而外有關經史之書皆畢收之迨後所收益廣士大夫仕宦未成而架有十三經二十一史通典通志通考諸編及唐宋大家文集實自張君始乘未選之暇發而讀之與余輩從事講經之會彼此辨難務得其解而後止此又一奇也時風眾尙溺於勢位凡鄉國里黨之富貴貧賤莫不其爲阻嚼而豔羨非笑之卽己之高曾祖考猶以是爲差等苟其名位卑微人或稱道偶及輒歉然有愧色若將浼焉者張之先有味芹先生仕止汀郡學博而行潔學純歸築味芹堂以自勵君少與其父振

襄府君兄天因以光復祖業爲志比生計稍贏於先生
故所居地構屋仍以味芹名求梨洲先生爲記與吾黨
觴咏落之數十年以來祖孫父子兄弟晨夕絃誦於此
至今琴韻書聲聞於牆外人之過之者僉謂先生德澤
之綿風流之遠比之柴桑五柳之宅司馬獨樂之園此
更一奇也嗟乎張君負此三奇使天假之年內之必能
以諫諍殉職外之必能以循良發聞今顧僅有詩鈔一
編留此鴻跡則豈直一家之不幸斯世斯民固與有同
痛也雖然言者心之聲也古者太師陳詩可以得其治
亂卽一身一家亦然張君漸漬於唐宋諸家旣發爲和
平之音其遺韻所在能使一門和雍而甫田華屋修整
如故莊周所云凡雖亡不足以喪吾存楚雖存不能以
存存者莫是過也然則張君之亡其不亡者自在瓊璫
二子失父之悲其亦可以少慰矣乎

登高什序

自余叔姪與里中諸公爲講經之會其時寒邨尙未第
自溪上偕盡仲來與杲堂先生爲之領袖蛟川瞻在侍
細在京師貽書傷其子弟當竝入郡聽講一時少長咸

集尊卑齊契可謂極人生朋友之樂既而至春心友非
園在中寒邨先倚筆山怡庭滄柱相繼騰達諸未第者
各以事去經席遂而中輟余流轉中外十有八年茲幸
脫網而歸願盼同心夔獻旦復在中非園美上異子怡
庭心友吳仲與先叔公擇充宗既作古人而筆山寒邨
出守閩粵家叔允誠季野客燕山黃海文三依其兄館
河西在里者惟同亮候選貳州滄柱改葬假歸蓋仲俟
眞鈔俟錫衮尙滯文學與余及各家子弟耳俯仰今昔
不禁聚散存歿之感乃臬堂之子寅伯寒邨之子義門

瞻在之從子漢倬哀然競以詩鳴標新領異排界邊幅
之外以勳兒之駑下亦許問業其間去歲寅伯義門與
勳兒有疊青什之刻寒邨已爲之序今秋寅伯義門與
漢倬以九日山遊復有登高什之刻適余歸屬爲序之
夫詩以聲病對偶爲事視經學爲較易然本于性情各
言其所蘊結不可謂非三百篇之支流餘裔也士人登
進多途莫不逞其捷足冀得一官以爲漁取之計而諸
子顧蕭疎物外登山臨水爲人所不肯爲豈非疇昔經
席之上仁漸義摩者甚深故其好尙有出於此而不出

於彼者歟宋元來經學未見之書吳中成刻已久余方將求之以歸與諸子辨論商榷所得當有異於前日者爾時質之瞻在寒邨知不以陳廢外我也管邨遺老萬言謹序

南山唱和詩序

余一生憂患從未有歡樂之日姑以逢十之歲言之方十齡丙戌泐東兵潰王母卒沙港旅舍王父奉曾王母窶奉化榆林山中言輩幼穉皆從二十歲先母之喪除哭泣甫住父客燕前去王父又倣裝南行一家中無復

有撫我恤我者三十歲時受室方載餘而贅居東壘爲外家支柱門戶耳目所接非其族之桀黠卽縣隸里胥也四十歲副薦入京時介眉初第襍被從之生朝爲余陳饋八簋余視其于窘中竭蹶食之甚不安五十歲在館修史與菱湖孫少司空共居其日適司空出治下河走二十里送之反而移居搬書作竈薄暮始市肉沽酒治麪食之笑謂僕曰備饋與壽宴皆并于是矣昨歲六十走馬向豫章是日在恩縣早起同行者車馬盡發乃拜答上蒼受一僕之禮而行何意今隔歲之春諸君乃

復提此事且有吾勳兒在側乎夫人生所爲歡樂者必
以笑語飲燕優樂滿前爲極盛而余皆無之至若沈酣
書本而精思獨透警句忽來則又余所自得而不可以
告人卽告之而人亦罕有知其解者則人雖樂而人斷
不許之爲樂也今此它山之勝固吾州山水之交石窗
雪竇過雲樊榭皆從此發足則歡樂有其地矣諸子浸
淫六籍貫串乎羣史百家凡吾所言皆能得其意旨所
在則歡樂有其人矣入春方二日而冰凍全消梅花初
放四山煙靄之氣已蒸蒸生動則歡樂又值其時矣余

今歲元日語勳兒曰黎洲先生有祝人詩其落句云一
筆句消七十年吾一生無善狀亦當句此六十歲中事
以今日爲濫觴也諸君未嘗聞此語而忽其曾山樓賞
花琢句則憂去福來安知歡樂不從此兆乎詩旣成戲
書之簡端以爲他日證

觀海唱和詩序

甚矣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古人于山川所在足未嘗經
目未嘗睹而能發洞壑之幽深探峯巒之峭拔垂之後
人使得暢其遊陟如謝康樂之鑿山通道柳子厚之所

莽焚茅是也今人則不然行不出方隅識不越柴水圍
聰錮明欲稍拓以稀聞異見而不可得姑以其大言之
求周堂秦觀諸奇于齊魯之士訪祝融天柱諸勝于吳
楚之人以至豫洛之少室雪亭關陝之蓮花仙掌雲代
之石窟玉華什鮮有克舉一二者而況其他乎吾郡之
去普陀水行不過三百而近以其隔在海外自唐初梵
僧仰瞻菩薩神變以來迄今千有餘歲百人中或一人
至其地然皆求福田利益而行非有意于山水之觀也
余少習儒書于菩薩感應之說未暇深考又自長大後

遷界已久無緣問津昨斥廢旋里則定海新縣已建立
十四載矣值鎮府藍公愛士好文具舟遣人相迎遂與
同人泛海至普陀由舟山信宿而歸往來十二日中共
得詩如千首蓋皆登臨之作不敢妄襲禪語以蹈學佛
知儒之誚焉同遊八人商君玉少洪君簡民俱漳浦人
李君楚楊海澄人童子正成仁和人余與李子寅伯胡
子受齋戎子旌夫皆鄞人三人詩先成錄之于左丁丑
歲閏三月管郡萬言

漳海左都督藍公本儒家子以不得志於時用武略自見其在澎湖時與左都督今廣東潮鎮薛公奮勇先登以必取臺灣爲誓薛公張大鸞黃蓋立其下指部眾急攻爲賊所識聚取之中礮已仆瞑眩輿歸明日旣醒復藏蓋而前如故藍公以破溫州復長泰屯灌口龍江攻觀音山諸奇捷威名久著海上至是大揭孽孽於帆檻乘風直前賊素怖公聚眾自救飛礮及腹腸見公不顧裹瘡復前賊困於兩公無可爲計卒舉臺灣以降然薛公竟以是屢遷至今官藍公亢直不善委蛇反被劾久

不得職迨康熙丁卯之夏遇上於暢春園道中溫旨詢其功次召見賜宴始得由副將再遷以宣府之節移駐定海定海故名舟山當順治末年遷界時久棄海外後臺灣旣平海氛盡熄上從督撫之議使與閩廣諸近海地皆內屬賜舟山名定海山已建爲縣卽以定海名之而易故定海縣爲鎮海公旣至鎮屬天下承平無復軍旅之事凡鎮帥所得爲與所不必爲者悉總而任之如築城建營軫恤兵民惠商下士不伐軍功此公職所當爲者也墾荒禱旱振饑施衣施榘復補陀此公職所不

必爲者也而公遭際盛世長才莫展率行不怠皆底有成此在他人得其一節足以自鳴公顧全而收之爲士大夫歌誦勿諛猶且謙謙終日必欲更以封疆之功勒鐘鼎而傳冊書適康熙丙子秋噶爾丹以敗亡之餘喙息河外謀傳尙未解甲天子乃自臨河西以壓之驛書傳於浙公卽挺身上奏請徵福建廣東浙江三省烏鎗藤牌及弓弩手率之效力塞下滅此朝食蓋公之在鎮雖安常履順乎而厲兵秣馬無日不如向者彭湖對敵時故一聞邊報其忠誠之心便欲奮發以身出其間也

後上以歲暮還京未卽從公徵兵之舉要之向者彭臺殊績不妨需之歲月以行其酬庸之典今此之遲留上不又有深意存其間以爲公效力之地乎爰書此附同里諸君之後以爲他日左券

洪簡民閩戎壽序

漳浦洪君簡民少習諸生業以能文著庠序間比長值閩中多故則更習弓馬思以材武自見澎湖之役今定鎮都督藍公以前茅先進君仗劍從之戰艦中左右指顧最得其力臺灣平督府列其名以上得都司僉書候

遷去歲自翁洲入吾郡與東門寅君意合結爲婚姻偶
遊眺江岸樂包家道之勝因築室其間以便往來將自
閩移家定居焉適東門與里中同人有補陀之興簡民
忻然任爲東道主今春聞余旋里因拏來踐約招東門
余及胡受齋戎旌夫偕往過鎮海拉謝漢倬不果從遂
放舟由外洋直道達補陀前寺後寺俱以遇雨經再宿
其詳具余輩觀海唱和詩中簡民攜荷蘭酒而行東門
不能飲亦攜自製藥酒佐之余力不辦攜貲二子以自
給每日齋堂早膳畢私就宿處飲少許出遊歸則各寫

此日所得詩相質先完者就掌酒僕人酌飲先睡余每
據牀卧聲震比舍定僧及覺二子尙苦吟未休必余
起爲快讀歎賞其飲方止息歸舟泊定海入謁藍公公
徧覓海錯出新成閩樂觴之越二日辭還簡民又觴余
輩於私室所列諸方物盛漆器零雜中器與物光交映
几席酒半起行檐牖間見牌棍二事森然架其傍余笑
謂簡民君必善此幸爲我演之簡民謝惶空卽抽棍至
中庭盤旋數四晴空皎日若繞電光而下也深院層牆
若引潛蚪而下也旣已左持藤牌右掣利劍舞庭下兩

周飛奔堂上若將取余者余心懾趨戶後避之在坐諸君皆大笑而止吾觀晉文謀帥卻縠以敦詩說禮得之漢祭遵在征虜營中亦投壺雅歌不輟今洪君能詩若彼精武藝又若此朝廷方急於選將豈久與吾儕留山水間者耶會返郡君江干新居成九月某日又值君四十懸弧之旦東門謂同人將以是日爲壽且共發此室焉屬余一言余南遊不得與會聊述數行爲諸君先君當與諸君復爲我一軒渠也

董周池字說

管聊文集內稿卷三

四九四朔叢書
一約園刊本

董子原名孫篋字周柱缶堂先生所命也先生旣歿免喪薄遊杭州遇歲試杭例客籍者皆得與董子以未試郡邑用胡駿名入院補郡學弟子員念已孤不更名之義怒然有不安色以學籍無可爲欲仍其字以見志過余商之余謂柱之字於駿義未合若更柱爲池字之音雖異字之母則同先生固將許之况余爲先生老友稱遺命而更曰周池亦何不可董子因請其說夫駿之見於經傳者惟周穆王八駿爲最古彼享國百年齒耄而志侈得驪騮駃騠之乘去宗廟荒政事使造父爲御馳

騁至於西極與西王母宴瑤池之上其事本無足法然
本朝以馬上得天下超羣逸足之材大抵皆入天廐無
或有監車終困伏櫪悲鳴者董子年方壯氣方銳苟逞
其驥足當奔奏禦侮之任鞭撻遠人拓地萬里外使崑
崙西極之地皆爲國家疆域固非異人事也則爲董子
廣其名之義舍周王之瑤池何之乎然吾聞之養馬者
且且而飼之雖青芻豐粟祇足爲癡肥蹄嚙之資鮮有
能發其神駿者必也勤以千里之勞重以五七日之餒
使其夙昔顧羣戀棧庸庸之意都盡而後予之豌豆飲
之流泉則神旺骨堅所向無不如意摧鋒陷陣殺敵致
果皆可於馬力決之也豈僅區區萬八千里之迴還爲
足極其所長乎哉董子幸勉之

九人圖序

李子寅伯篤學好古集同業於笑讀居月爲一會相與
講道論文以承臬堂先生之志去年仲秋集者九人陳
子克諧在焉因爲之圖以傳適予自淮北歸命爲序之
余謂當世士大夫皆逐逐聲利之事無暇以閒適相聚
其聚者亦不過商捐輸謀鑽刺而已今寅伯與諸子泊

無所營夷然相對於城隅寥泝之地非古聖賢人之書
不讀非性命道德之語不陳亦何可多得乎顧諸子皆
當世英傑年方盛志方遠聚散無常行當竝以勳業自
見非屑屑終淹里下者斯圖不過一時鴻跡耳然余昔
在史館與施愚山高遺山倪闈公陳其年范秋湄李渭
清黃俞邵諸公輪番上直以禹鴻臚尙基筆妙期令爲
同直圖傳寫值尙基伴送安南貢使至粵俟其歸方爲
之則在館者止遺山渭清俞邵及余四人矣克諧之及
時圖此余不能不爲之幸也吾觀世之圖形像者在晉

豈惟竹林七賢在唐豈惟香山九老在宋豈惟洛社耆
英然而竹林香山洛社特嘖嘖人口則以風流弘長德
業醇茂爲足以法今而傳後也今諸子之才氣上之將
希踪洛社次亦不失爲香山竹林然非可安坐致之具
必能相師相勉以有成可知也獨余以迂戇無識見嫉
當途幸蒙寬恩得返故里向與臬堂先生暨范鄭張諸
子之尊人晨夕砥礪今升者雍容芸閣沈者寂莫泉臺
握手惟二陶一人耳撫卷不禁爲之慨然

樂記聲成文謂之音論語注道之顯者謂之文虞書詩
言志歌永言詩亦文也夫人皆有聲人皆有道則人皆
有文人皆得稱文人可知自用人必由科目科目必由
文章於是文人之稱其上者止在貴位次者止在學宮
而山林技藝之士遂盡割之鴻溝以外若不得與乎文
章之事矣噫嘻既以文人自命吾意其所讀者必五經
二十一史之書所師者必司馬遷揚雄班固范曄韓愈
歐陽修之輩所作者必三都兩京上林子虛諸賦之文
而後可以曠古今邁等夷而不愧也乃問之以典故而

不知試之以經綸而莫任其所沾沾自喜者惟試牘墨
卷行稿三數帙而已蒙存淺達之講章三數册而已幸
而崛起貴位則漁取民間之膏血而擁之以自雄不幸
久滯學宮相與奔走乎州縣之庭依息乎胥吏之側竊
其餘潤以資衣食以是而號爲文人吾恐不滿乎技藝
之士之一笑也世運流轉天下之利柄專歸太史無論
學宮一輩無從奔走依息爲衣食之計卽凡在貴位者
欲稍肆其漁取而有所不能不若技藝之士率其故常
驚所操之技用以仰事而俯育翻寬然無所不足焉以

此知天下之理有往必有復有陂必有平士苟善勵其所長固不必以技藝自少而視貴位爲足多也吾里翁翁君賓少習舉業有聲里黨中一時學校之士未能或之先者數奇不得志於有司間以其所學發抒於山水人物花鳥輒精絕爲人所稱其於文沈唐仇雖未必過之無不及也以翁而言視近世蒙存淺達試牘墨卷行稿之文人其優劣爲何如與翁今年八十步履如飛與人言明晰能貫其始終聞親友一行之善獎勵之不容口所居郭西偏蒔花種竹饒有林藪之致膝下一子一孫讀書之餘皆令世其業以自給諸人世儼巧之習一不使有所染也計翁五福之中所遜者惟富耳然量入爲出歲計嘗充卽世之富者莫過焉吾州西郭爲入京通衢凡寶錦而來者率取道於此翁八十載間有一過者未幾而傳其望於吏議矣有再過三過者未幾而又傳其溺於文網矣翁顧筆花璀璨墨清淋漓往往有情翁之黠綴以留於代者翁殆所云不軒冕而榮不鍾釜而祿者與翁之門人陳子克譜乞余言爲侑爰書此引翁一觴且以愧世之貌爲文人者焉

謝天愚先生詩序

天愚先生先王父之同年友也家江海之交自幼與兄
若弟讀書城北僧舍朝旭迎眸夜濤撼耳風雲之變幻
霜月之淒清日相易於其前而盡收之濡墨吮毫之內
故能出而占上第宰專城平三百年盤古洞倔強不服
之寇使之馴擾無貳先生之才洵可謂無所不具矣乃
措施未能什一而鐘石變聲一斂其經文緯武之用於
耕山漁水中徒以感時觸物寫其胸中所蘊結此如生
龍活虎盡屈其擎雲嘯風之長技而困伏重淵拘縶密

管耶文鈔內編卷三

第四十四冊讀書

一約謝詩本

檻惟有呻吟跳跟鳴其不得自由而已嗟乎先生何不
幸而有此詩文一編也然一輩遺逸之士類多不安於
寂寞而因緣朝紳通納賂賄冀爲死灰復然捲土重來
之地卽不然彈冠無望故侯猶存假此遊歷江湖款門
乞貸歸營三徑以自託於採薇種瓜者往往有之而先
生行李不越濤江杖屨僅環甬水自三五退人宿老而
外絕無與爲歡者先生又何幸而尙有此詩文一編也
猶憶四十餘載之前干戈滿眼城門有時晝閉先生每
數數過我其與先王父所言皆王霸大略無一語及米

鹽瑣屑事蓋標致如此曾幾何時而學士大夫相聚或
內而父兄弟或外而親戚朋友所爲交臂接席刺刺
不休者非東鄰之市利三倍卽西舍之稼取十千也夫
言而筆之於書卽爲詩文詩文而發之於口卽爲言曾
言之不雅馴而猶望其爲詩文可以信今而傳後乎則
先生此編雖不足以見一生之大全而端爲今日所稀
有宜其子孫視之猶天球河圖之不敢褻矣今年正月
余至蛟川先生之孫子楷奉其叔父之命申幣於言請
爲選定序之於是乎書

文孝先生私諡議

先生旣卒之明年小祥適矣其孤百家以謝弔至寧門
人二十有五人聚於言舍援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懼之
例謀所以私諡先生者董允璋曰先生之在本朝徵聘
不起則猶然士也檀弓記禮所由失謂士之有諫自縣
賁父始可知士不當諡矣吾黨以此加先生不幾誣乎
萬斯備曰先生嘗以副憲從亡景炎祥興之除拜至今
正史猶遵之先生所仕雖偏隅之主夫寧得竟泯其迹
乎副憲三品當諡先生之諡無所疑也陳自舜曰然則

當諡爲文先生淵源六籍貫穿百家賦物則萬態畢呈
論性則三品俱絀以此爲諡其庶幾乎裘璉曰自宋以
前諡多一字今之典制必取兼美先生袖錐北闕以刺
父仇承歡箭山以康孀母文而加孝斯爲允宜仇兆鰲
曰不然孝者一身之行而一家之事也先生抗蹈海之
踪而高不事之守直使商山可五首陽可三此字內正
氣之宗有明三百年綱常所繫也諡以文節乃不失先
生之大全矣言於是與馮政仇雲蛟陸鑿李開高宇亮
高宇隆陳寅衷陳之璿毛文強王錫庸李嗽鄭性張錫

琨張錫璜張錫聰陳汝登王錫仁董胡駿董孫箭萬世
標折衷眾論而斷之曰道德博聞先生之又不待言矣
顧非先生之孝無以啟先生之節之奇抑惟先生之節
愈以成先生之孝之大蓋言節而先生之制行固直而
彰言孝而先生之立心尤深且遠也爰取諡法秉德不
回曰孝之義而以文孝擬正更取好廉自克曰節之義
而以文節擬陪共就先生像前決之得文孝二字先生
之靈殆欲自昭其起意之苦心歟於是退記其語以傳
於門人之去寧者門人萬言百拜謹識

趙玉峯先生文集序

今之稱文者吾知之矣其一曰練格其一曰修詞修詞則必求如六朝練格則必求如唐宋諸家然吾非謂格之不必練詞之不必修也彼六朝唐宋諸家之文要亦自其沈酣乎六經研極乎秦漢以來諸史諸子之後聚精會神含英咀華灑然抒其胸中所得而發之爲文故能無意於練格而格自成焉無意於修詞而詞自麗焉假使其先立一練格修詞之見而曰吾之爲文必斷合乎某篇之格必斷敵乎某人之詞則其情識所趨早已

管部文鈔內編卷三

至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踞人陳迹寧復能潛思冥搜而使其天機之自運天聲之自和乎吾嘗主此意以論文世之文人非不共相然許而當其伸紙落筆終不免脫胎捨筏之爲趨此無他胸無古今難於自度故不得不依人牆壁以覆蓋其庸劣也乃吾今日始得之於仙湖趙公公之言曰自吾始爲諸生每遇解試歲當七月初誦時文尤勝者不十日可得千篇加以涵泳之工一月卽闔中取用無所不具其他皆學古時也以是用工不甚苦而過於時最早今之學者自十五六至五六十率鑽研於一舉之內倖而

得輒棄去之不倖不得則有沒身焉爾矣又何有暇日以肆志典籍乎又曰吾所居遠隔中土既無士大夫詩壇文社之交亦無服食器用奇巧之物誘奪其耳目未第時固惟書卷之爲事卽通籍後之所處食息不能舍此更有他端也以是相習旣久漸至與之相忘其於讀書固猶之乎處事其於處事亦猶之乎讀書前此無論十數年以來於浙則靖裁兵開塞河人以爲吾撫浙之政而吾不過以讀書視之於吳則咨利病正風俗人以爲吾撫吳之政而吾依然以讀書行之被召以來八年

於此進而銖箸退而養堂不敢有一日之自遠於書固往來士大夫所共信今之學者以科名爲彼岸以書策爲津梁得度卽休無復繫戀其所日夕營幹者惟陸遷貨賄而已公曾有一於是乎今年丙子言在京師以舊民進謁門下公不以爲無似進而示之以文且命爲序言竊惟陸士衡之言文怵他人之我先夫經史百家孰非先我而言者今日怵之則凡他人所已言必不使有一語之或襲矣韓退之之言文惟陳言之務去夫退之起衰八代豈復塵羹塗飯之是虞其所爲務去者大都

欲使一字一句皆未經人道過耳至他日以師其意不師其詞爲訓則又了無障蔽示千古以爲文之極則矣嗚呼如吾趙公之文乃可爲得昌黎師意不師詞之傳而推陳出新遺世獨立者耶言譴廢何敢更言文而公以爲非余言莫能明公爲文之心也爰泚筆書之四明萬言謹述

陸公泉碑記

陸公諱瓚浙衢龍游人明嘉靖間進士以部郎出守雷州陞任去官雷之人不忍舍相與追送之者數千萬人

行可二十里至山下公停車慰勞曰吾無德於雷何敢煩若輩遠送耶若輩其抑情而返可也公且言且泣下雷之民竝攀轅長號淚與聲俱轟然震林木時方秋旱水澤枯涸忽有泉汨汨從路傍石罅發若於公與民垂別之淚相應然者嗚呼此豈人爲之也哉蓋公之不能忘情於民民之不能忘於公固將山川竝其久長日月同其明晦而當朝命際臨則有不能不懸割而去者天故發爲此泉使公旣盡之淚得有以續之而雷民之見此泉卽如挹公之淚庶幾公與民不盡之情長與斯泉

榮迴於雷陽之郊北而未有已也其視召伯南國之棠

勿翦而勿拜者又寧有所殊耶入本朝康熙三十年仲夏

秋季吾郡左都督徐公星垣以協鎮之節來蒞是邦睹道

右之清泚泓然撫泉上短碑未泐念與公同為浙產爰

啟行彙創為精廬自夏徂春始歌落止凡禮佛延賓庫

竈滷浴之具無不畢備又於其右偏南嚮之地祀陸公

之主以主之示不昧所自焉然則陸公之泉固當與雷

之社稷其其不朽而徐公之泉亭又當與陸公之泉同

其不湮而皆出於吾浙斯以為奇也又明年余適過其

管學文鈔內編卷三

卷一 朔湖雜書

一約園刊木

地徐公與郡邑諸賢迎餞備道其始末并囑記之越四
月自海南北旋遂書以復

合選小學論序

古者小學之教男子生七歲而後日肄以灑掃應對進

退諸事其有餘暇則惟詩書六藝之文是力故其時幼

學之輩循循謹飭為能化其氣質而軌於義理蓋至十

五入大學時獲聞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訓其聰明日

開而學問日進加以父兄之所涵育師友之所漸摩日

就月將勉勉勿怠平居遊於黨庠術序之際粹然皆為

良士爲端人一旦班朝泣官自不至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也自秦棄禮義先王教士之法盡亡漢興雖嘗求道經而立學校而小學教人規條歷魏晉六代以迄唐竟未之講陵夷至於五季益無可言幸紫陽朱子崛起宋世中葉因呂氏舊本定爲小學一編士大夫之嗜學好古者忻然其傳習之迄今五百一十餘年而聖朝遂用以取士蓋其示民以所重之意深矣夫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幼學爲士人立身始基先儒之諄諄致戒者不一而足然前此功令未頒家自爲學其賢者自知嚴

子弟之教使不至長傲遂非以輕薄子取誚當世中材以下往往因循玩愒視爲無關重輕而膜外視之甚且爲之設謀運術以求其速成今既定使童試次藝於此命題得與大中論孟相爲比竝天下縱有不嗜學不好古之人亦寧有不從庠序而能自獻者則相與扼首小學論文一吐其胸中之奇由以達於鄉闈達於禮部固猶入室者之必由戶也儒者動謂三代不可復今豈非且暮間事耶順德翁君續學善文以名孝廉掌教肇郡聞命下之日卽徧購諸家小學論選合刪爲一集問世

屬余爲序余方艤舟欲返羊城爲疾書小學始末復之
至其論之新穎合度讀者當自得之無俟余爲之贅也

雷州府祭雷神廟文

嗚呼神之降鑒於言久矣言被罪以來七載於今今日
乃得叩首廟下一披此衷曲也憶言前在史館違養十
年冀得近父以截留謁選果值五河近浙之地寧敢更
萌非望故至五之日卽謀築壩障淮以除民害明年壩
成其費皆言典衣鎔酒器而辦所煩民者特力役三日
耳此非可以爲言罪也未逾年壩圯於水其地水勢直

瀉形家言不利縣民因爲建橋以連屬之橋木六十餘
杉半出言俸半借叔父公擇淮城脩脯足之迄今叔父
已逝而木價未償此非可以爲言罪也庚午淮濱大旱
言自郡會禱而還沿流東下鄰邑臨淮積蝗如牆北蜚
入境者蔽日言不敢入署遣人告父齋宿城隍廟中期
必得雨方歸縣例祈雨拈香自城隍及關壯繆祠真武
殿龍王堂觀音庵五處而已言謂旱乾水溢有變置社
稷之舉山川有出雲致雨之責風雲雷雨亦歲享邑中
彝祀爰與屬吏從城隍廟步至西郊社稷壇又自社稷

壇步至南郊山川壇風雲雷雨壇各致虔禱始徧於前五神止焉初日如常次日陰霾四布又次日甘雨滂沱四郊霑足此非可以爲言罪也迨及辛未歲首當議一年經費前令定以每兩四錢言至減爲三錢其年以里胥乾沒令鬪民老成者自掌之又易銀爲錢減其二十歲當編審從前多因以爲利言則盡削無田窮戶使田多丁少者均任之窮民候審四散歡騰此亦非可以爲言罪也他如課士則逢期望而曾文除蝗則計斗斛而給直凶荒以勸分行振春秋以勸勞勵農至使大盜自

縛羣醜移家三載之中不聞案留一牘此又吏職所當自盡而非可以爲言罪也顧言欲稍盡其職而必毅然沮尼之言罪無一可以坐死而必婉轉傳致之此神之奉行天討者所爲不得其平而於壬申六月望日覆審時轟轟蕪湖泉院之棟脊乎嗚呼小吏非誣人則不能以媚人大吏非殺人則不能以自免從古已然夫何足怪況當日所以致壽於言者本非爲言之身今其人已死言以師友高義靦顏尙存爲曲爲直復何容辨獨神於冥冥之中皎然不昧泉堂一震上下其驚所不可不

播之當時傳之後世使殺人媚人者知天不可欺而當有所警懼也此言之所以入廟而爲此訴也尙享

寇萊公祠堂記

寇賊侵軼之事國家之大患也能攘而却之鮮不以爲不世功者而小人則必從而破壞之邪妄矯誣之說朝廷之所甚慮也必黜而正之斯能有以立世教防者而小人則必起而倡導之何則小人心非甚遠於人也亦知奇功有足慕而力有所不能建則惟破壞之而其位乃可攘亦知邪說爲當遠而量有所不能恢則惟倡

管邨文鈔內編 卷三

空齋四明叢書

續國朝本

導之而其妄乃得肆如宋眞宗時之王欽若是也夫博者之孤注以博本將盡故悉出所有注之以庶幾一振耳今宋室全盛未嘗損尺寸於契丹帝戎駕渡河六軍皆呼萬歲契丹諸營爲之氣奪此豈孤注者之所能乎且當時準之成畫固將堅壁老敵於情歸擊之邀使稱臣獻幽州地而後和爲百年久遠計也帝自厭兵以爲後當有扞禦之者遂遺利用成約罷兵乃於臨事則不從準計事後顧內慚不競竟信夫邪妄而以爲得符瑞行封禪爲揜飾誇耀之具耶卒之寇相三貶皆非眞宗

意至問歲餘何不見寇而不知其揭劍馬首迫令自裁
而自若其君之憤憤宜乎小人之得縱其奸而無所不
至至使寇相之竄死雷州而不恤也然小人之所能者
人也所不能者天也

下闕

附錄

先集告成祭文

雍正壬子

嗚呼吾父一生理學經濟概見于文鈔奈作史釀爲禍
階乘外出傾陷蒙恩得生卒以憂憤病廢文亦播遷多
散失不肖于東雙橋僦屋固請吾父訂定蹇澀拘攣不
能用心力淚曰汝異日能訂則訂之後二十七年孫敷
前奉稟至磁署見其母死後不肖老病日增亟促從事
未幾敷前亦死俯視三四歲兩曾孫未有成立彌自震
恐顧篇多不全又素用鉛粉塗改難遽辨自去冬至今

舊部文鈔內編

附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偷閒案牘廢食寢力疾校補得一百有八篇定曰管
邨先生文鈔內編擇今吉虔告不肖姿學卑淺妄意搨
測誠恐有誤千秋惟吾父靈在日星河嶽不憚夢寐通
之哀哉尙享男承勳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